

雲海爭奇記

還珠樓主著



還珠樓主著

雲海爭奇記
第四集

正氣書局印行

503874

前 題

第 四 集

破金鉞凶僧授首

伏白刃鉅盜輕身

活火烹茗深山來舊雨

隻鷄斗酒古廟戲神偷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34 87048

武俠名著
長篇小說

雲海爭奇記

第四集

還珠樓主撰

那飛鉞颼輪電轉般飛來，又急又勁，先是直飛，臨快到時，忽然往側歪斜出兩三尺，彷彿力竭，將要墜地，又似受風吹歪神氣，臨了仍是直的，照人頭上打到，而且越快到時，勢子越急，如換常人，見他一歪，勢必不以爲意，那就非被打中不可，幸而康成，因凶僧，雙環擊鉞，聲帶錯音，悟出其中玄妙，知他利害之處在此，不是尋常暗器可比，見鉞急漩着往側一歪，趕緊往側迎去，側讓了尺許，果然那鉞漩向直路，由身側飛過，方幸得計，那知凶僧本領，尙不止此，這頭一下，祇是試探深淺，和觀查敵人的閃躲應付的地位方法，真正利害手法，全在後面，康成頭一鉞，才得讓過，跟着二三兩鉞，聯翩飛來，第二鉞改照直飛，第三鉞一出來，就是歪歪斜斜，但那來勢，却迅疾無比，康成見狀，知道凶僧聲東擊西，這次再躲，恐中道兒，忙將手中拐一提，單臂用力迎去，意欲先將第二鉞打落，跟着再打第三鉞，不料第三鉞，凶僧用足真力，變化巧妙，雖然後發，臨快到時，條地一個歪斜，超出前面，竟朝康成頭上砍到，康成祇顧先敵第二鉞，沒想到凶僧暗器，如此神妙，不禁大吃一驚，慌不迭把身子往下一矮，同時拐柄倒轉，向上一挑，錚的一聲，擊中鉞邊，一片寒風，拂面而過，鉞從頭面近處，帶着冷森森的耀眼寒輝，被擊向

上，朝身後斜飛出去，說時遲，那時快，擋第三鉞時，第三鉞時跟蹤飛到，康成忙將拐頭佛手，順來勢往外一擊，這鉞更是奇怪，來是直的，一碰就拐彎，祇往側一歪，又向直飛來，尙幸康成內功深純，使的是真力，鉞已側飛數尺以外，先後，與前鉞一同流落地上，康成覺出其力又勁又沉，暗自驚心，雖然未被擊中，情勢也是險極，幾乎開了個手忙脚亂，尤其超出前頭那第二面飛鉞，相去面門，不過三寸，略緩一瞬，便非被擊中不可，時候稍差一點，不死也必帶重傷了，康成這裏，剛擋罷三鉞，忽見凶僧，哈哈大笑道，姓康的，果然不愧五老門下，居然躲過我三面飛鉞，你佛爺還有十面飛鉞，從來用他不着，除想尋找那放天門釘的鼠輩一試外，還不會全數用過，難得遇見對手，你既有本事，老佛爺就益發作成你，開開眼吧，隨說，身子一縱，早又縱近丈許，康成方欲答話，猛聽林內有人話答道，你這老賊禿要尋我麼，康賢弟，且讓愚兄一場，我老彭來也，跟着一股寒風帶起一條人影，由側面林內飛出，直落當場，同時凶僧把話說完，也將飛鉞放起，這次並未用一條環上月牙去挑，祇身子一搖一抖，穿鉞的十字花，離胸自解，順絨繩滑到兩臂上面，凶僧祇將臂往上一揚，十面飛鉞高高低低先凌空起了四面，凶僧原意，康成必定難逃毒手，一聽仇人上場，又驚又喜，更不忘慢，怒喝一聲，姓彭的，佛爺尋你，不是一年了，隨說，日月雙環起處，錚錚幾聲，四鉞相次飛出，來人正是那化名凌風在破廟中隱居

多年的彭謙，仍是一手持拐，一手持鍊子鎚，頭上面具，已然取下，康成知難而退，應了一聲，便自退向一旁觀戰。彭謙脚才沾地，凶僧第一面飛鉞已疾風吹葉，斜漩着砍到，彭謙落處，相隔凶僧，約有丈許遠近，深知凶僧，以內功真力，錯用勁發出，不容人用兵刃抵擋，一擋便順敵人擋勁，激漩起來，直砍面門要害等處，如若躲時，後面還有數面飛來，都是練就多年的巧功夫，發時覷準敵人躲的方向地位，看他直飛，却又側擊，上下左右，無不由心所指，如針附磁，躲那裏，打那裏，極少不中，端的虛實莫測，變化無方，躲也傷，不躲也傷，暗器練到這等地步，已臻神化，康成與他初會，居然躲過前三鉞，已是難能，凶僧懷恨多年，復仇心切，必以全力拚命，非將這一面飛鉞，給他破去不可，又恐康成失閃，累他盛名，一上場就打好主意，將手中兵力舞動，迎着那鉞而來，兩下動作，都是快得和電一樣，連答話功夫都沒有，見鉞迎面飛來，也不躲，也不擋，祇將左手鋼拐，朝來鉞右邊沿，輕輕一點，錚吱一聲，那第一面鉞，吃彭謙用順勢，逆轉之力，借勁使勁，逕由拐頭上，往右肩側，漩飛出去，第一面才得打空，後三面跟着品字形，精光閃閃，電一般飛來，彭謙會者不慌，看出來勢，知道一三兩面，必定易前爲後，同時夾攻，第二面反到要超出前面先到，三面中，獨這面不正，斜飛來，臨了却照直打，非實擊不可，又因這四面鉞一破，那六鉞，也跟着飛起，稍緩一瞬，便難對付，忙將真氣運足，果然第二面

鉞，快到時，超出中左兩面，改灣爲直，當頭打到，彭謙右手鎗，早已抖直，恰好迎住，噹的一聲，鎗頭往上揚處，鉞被激起空中數十丈高，星馳電轉，精芒飛射，逕向斜刺裏樹林之內落去不提，鎗才打中，另外兩面，一霎眼中，已然迎面飛來，彭謙身子不動，把左手拐一橫，又是微微一挨，這次鉞離面門甚近，祇吱吱兩聲，逕由彭謙肩側急漩而過，飛得多遠，往下一落，深深砍入草泥地裏，康成在旁，暗暗喝采不已，凶僧以爲仇人必難躲閃，一見又是打空，雙臂一振，下餘六面飛鉞，又向上空飛起，內有三面，飛高逕有十來丈，滿擬這次殺手，六面同發，神仙也躲不過，誰知彭謙，早防到他這最後一招殺手，四鉞一破，手先朝上一揚，人也捷如飛鳥，跟踪朝空縱起，朝鉞起處飛去，凶僧萬想不到，多年未見，仇人輕功，竟臻絕頂，方覺不妙，先聽叮叮三響，接着又是噹噹噹三響，祇見日光之下，一條人影飛過，定睛看時，空中精光映日，四下飛舞，那六面飛鉞，上三面吃暗器打落，下三面更妙，逕吃彭謙，就着一縱之勢，身在空中鎗拐兼施，全數打落老遠，紛紛斜飛墜地，再看仇人已落在身後七八丈遠處，凶僧恨極，未容張口，彭謙一躍，又到面前，拐指凶僧喝道，一別多年，新近聽人說你以雙環十三鉞，號稱無敵，原來不過如此，鉞已領教過了，我再見識見識，你那日月雙環，凶僧急怒交加，無話可答，一擺雙環，惡狠狠殺上前去，彭謙長嘯一聲，縱身迎敵，兩下殺了個難解難分吧，足打一個把時辰，未

分勝負，這時盜黨中，是好樣一點的，多被蒙面人，和黑摩勒童興等殺死。因為伊商，素得衆心，除了趙連城一夥刺客，見機先溜外，下餘盜黨，明知本領不濟，依然拚死上前，不肯逃退，無奈武功一道，優勝劣敗，絲毫勉強不得，這幾個蒙面人又都是成名英俠，以卵擊石，如何能是對手，不消多時，除却伊商和凶僧而外，場上祇剩下一個，叫鐵叉手飛燕屠義，一個叫死臉子林松的，尙與兩小俠相持，餘傷亡殆盡，蒙面人中，甘同朱文燕顏尙德韓文約四人，業已停手，走到康成一齊，站在一旁觀戰，屠義林松，原非童興黑摩勒二人敵手，祇爲甘同，雖知衆盜黨，平日手辣心狠，做事不留活口，殺孽太重，理應全數誅戮，不爲過分，但念二人，俱是老南極的舊部，推愛故人，意欲網開一面，特喝兩小俠，不可傷害，須要生擒問話，原意二人，素來腿快身輕，祇兩小俠，聽出語因，不下絕情，總可逃命，誰知兩小俠，緊記師長之言，今日這些盜黨，一個也放逃不得，聽了甘同之言，便以假作真，硬捉活的，屠林二人，見伊商情急，志在拚死，決不肯就此退去，回想老南極相待之厚，自己從小便隨他兄弟二人，吃綠林飯，眼看冰消瓦解，大勢已去，後進諸人，都沒一個逃去，如何好意思，丟下一走，也抱着拚命的想頭，奮勇苦鬥，終無退志，黑摩勒暗忖，這姓甘的老頭，尙是初會，看神氣，與興弟師父，頗有交情，如若聽他的話，將兩強盜捉住，難保不放他逃生，將他打死，又與此老面子難堪，看兩強盜，年都

半百左右，漸漸氣力不濟，不如借着生擒爲由，也不傷，也不放逃，祇是一味軟纏，活活將他累死，豈不兩全其美，乘甘同被人拉去觀戰，走向遠處，朝童與使了個眼色，低聲拿話一點，童興久聞羣盜罪狀，知道師父，除惡務盡，適才祇是迫於甘同情面，聞言領會，立即改變打法，和黑摩勒一樣，不再求勝，仗着身手靈快，祇是一味引逗攔堵，縱前躍後，圍住屠林二人，在場上亂轉，二人久在綠林，武藝雖然不弱，一則年老血衰，自從老南極死後，二次隨着伊商嘯聚，伊商見是亡兄舊人，甚是尊敬，輕易不甚差遣，養尊處優，功夫拋荒了好些，先時鼓着一股勇氣，義憤填胸，還不覺得怎樣，時候一久，吃兩小俠一路軟磨，越往後越覺力乏，戰既力竭，罷又不能，到了後來，簡直氣喘汗流，臂麻手軟，敵人偏又刁滑異常，一味引逗，互相對說便宜話取樂，直和開玩笑相似，氣得二人破口大罵，無計可施，鬥到後來，二人祇覺頭暈眼黑，口裏發甜，力竭神疲，再也支持不住，林松暗忖，看兩小賊，這等打法，分明是想使自己力竭現眼，今日之事，反正無計求活，與其受小孩子捉弄，何如在被擒以前，落個痛快，免受凌辱，主意打好，朝屠義看了一眼，喘吁吁喊道，屠二哥，小弟本領不濟，說不得，要先走一步了，一言甫畢，回手一刀，立即翻身栽倒，屍橫就地，屠義原和他同樣心思，尙在躊躇，見林松自刎，把心一橫，連話都未多說，祇應得一個好字，左手一鏢，照頭使打，童興正往前進攻，看出他要自

盡，恐血濺身上，脚剛往後一撤，不料屠義憤恨已極，死前忽生毒計，左手回鐮自殺，同附却將右手鐮，照準仇敵打去，童興幸是手疾眼快，舉起騰蛇槊一擋，噹的一聲，斜振出老遠，墜落地上，就這樣，還幾乎沒被鐮把掃中肩際，屠義自是腦漿迸裂，死於非命，童興火起，正要縱上前去，打他兩槊，黑摩勒喝阻道，人已死了，你還打他則甚，強盜業已斬盡殺絕，祇剩賊頭，老秃驢兩個未死，和你師父師叔，打得多麼熱鬧，還不學兩手去，童興聞言停手，剛隨黑摩勒要走，神魔伊商，在百忙中，看見手下諸人，全都死亡淨盡，凶僧飛鉞，被彭謙破去，敵人身法特異，日月雙環更佔不得半點便宜，可知利害，最怪是自己動手這一個，除了頭戴面具而外，不但口音穿着，連所用兵刃，以及身法解數，都和彭謙一樣，戰久以後，凶僧似還能夠應付，這蒙面人，竟是越殺越矯健，尤其那柄鍊子鎗，能軟能硬，使起來筆也似直，靈奇神妙，變法無窮，自己連遇幾次險招，幾乎喪命，再打下去，非敗不可，想起今日之事，俱由趙連城一人而起，越想越恨，覺着早晚無幸，就這樣死不甘心，念頭一轉，條地買個破綻，將此縱向一旁，大喝朋友且住，同時把手中刀，往地一擲，刀未沾地，蒙面人已自縱到面前，見狀停手喝道，姓伊的，你待如何，伊商兩道濃眉，往上一挑，怒冲冲答道，我自認虧輸，今日之仇，今日決不能報，我也無顏再在世上立足，但是是一件，我還有口惡氣難消，你如信得我姓伊的，是個好漢，結個鬼交

情，讓我一步，容我十天，我連家都不回，祇消却這口惡氣，十天以內，仍回原處，自己交代，你們如不放心，錯以爲伊某，不是尋人報復，另有詭計，或是做那不要臉的勾當，借此逃走，我已不願再打，此時任憑殺死，姓伊的縋一縋眉，不是丈夫，蒙面人未及答話，那旁凶僧，自從飛鉞破後，打了一陣，覺出仇人本領高妙，自己任是如何，也祇打個平手手，心氣已餒，情知此仇決報不成，又見大勢已去，和伊商動手的蒙面人，直似仇人化身，伊商內功，不如人家，久必無幸，早有退志，無奈平素受人供養禮敬，不好意思，捨了便走，一聽伊商停手發話，暗忖這些人，都有來歷，伊商不論是死是走，他們都不致上前助戰，以多爲勝，自己要走，却難免合力堵截，看神氣，這些人，那個也非弱者，尤其和伊商交手的蒙面人，竟和仇人，是一樣家數，還有康成這小輩，也不是個好鬥的，一個勁敵，已難應付，何況三個，此時如不見機，再想走時，那就難了，想到這裏，振起精神，招式一緊，殺上前去，彭謙萬沒想到，凶僧已是成名多年的人物，在這種場面上，還會貪生逃走，沒有骨頭，見他加急進攻，祇當是敵愾同仇，情急拚命，方欲變招相敵，凶僧欲退先近，祇一個照面，乘着彭謙，用拐一格之勢，施展輕身絕技，下面日月環，借勁使勁，身子微扭，雙脚一登，由蛟龍翻身，化爲驚燕穿雲之勢，斜着飛起，凌空扭轉，逕朝左近林中縱去，彭謙也跟踪追去，兩下相隔，不過丈許遠近，凶僧縱落林邊，彭謙也自縱

到，方要施展輕功，搶先入林堵截，猛聽林內，哈哈一笑，飛出一條人影，凶僧正提氣上升，驟不及防，來人身法又快得出奇，凶僧雙環，竟吃來人雙手攔住，一抖便自奪過，罵了聲不要臉的老賊，隨手扔去，凶僧知道遇見尅星，後面又還有對頭，暗道不好，方想往側逃竄，不料來人，竟未容他二次起步，上面一掌，打向胸前，喝道，老賊找地方挺屍去吧，凶僧便倒退了好幾尺，知道身受內傷甚重，連聲也未哼出，如飛往斜刺裏跑去，彭謙自那人出面，便沒再上，見將凶僧放走，上前說道，老賊雖中了這一掌，但他內功很好，遠非昔年之比，莫不又活着害人吧，來人答道，這一掌我足用了九成力，他曾用右手來擋，也吃我斫折，到了胸前，我也加上按勁，除非在這一晝夜中，尋到肉芝之類靈藥，三日必死，還不能走出百里以外，他既內行，也必知道，念在他偌大年紀，苦練一世，我向來作事，不爲己甚，且容他尋個隱祕所在，藏尸骨吧，彭謙又問道，司空兄照顧許多刺客盜黨，臨還在暗中，監防老賊逃走，本領真高，那幾個刺客，在那裏呢，來人答道，這夥沒出息的敗類，已吃我擒住，點了啞穴，繞到林內，交給黑牛看守，今日所殺盜黨，沒一個不帶幾條人命，死得不冤枉，伊商心辣手狠，害人更多，萬萬容他不得，可笑甘同老兒，因和他兄老南極有交情，再三向愚兄求說，饒他一命，我知此人，雖然從小就在綠林中討生活，人却任俠尚義，極有骨頭，不肯服低，故意給甘老兒，一個整面，他果然不肯

懸崖勒馬，適從林內遙望，已然停手，正和凌老弟答話，想是痛恨那幾個刺客不夠朋友，臨難先逃，打算要幾天期限，去將這幾個敗類殺死，出了怨氣，然後回來納命，江湖上這等行巡原有，這斷性情剛直，也決不會作出不要臉的事，一則事涉官場，這斷本惡閻撫一類人，推原禍始，難免不連帶着，同下絕情，恐其連累我那三位朋友，再說這斷殺孽太重，死得委實不枉，休說刺客，全數落網，無一逃走，就是逃走，也不能容他自己走動，看那旁兩人還在爭論，甘老兒也在那裏，必定推在我的身上，此着我已想到，待我前去發付他回來好了，說時，康成也趕了來，三人一同走向場上，凌風早看出三人神色，知已大功告成，先開口道，伊朋友，這便是我那位朋友，我不過因這幾個小毛賊，不值費手，讓你稍待片刻，並非不講江湖義氣，這不是來了麼，祇要那幾人，有一個漏網，伊朋友祇管隨便好了，甘同在旁，見三人一同走來，並未攜着什人，私心還代伊商希冀，誰知泥中人，聽完了話，便對伊商笑道，這幾個小毛賊，太可惡了，平日做人鷹犬，倚勢橫行，遇上亂子，連累好朋友受害，一見不好，偷偷夾了尾巴，丟下一跑，這樣綠林中的敗類，休說你不饒他，我也怎肯輕放，適才逃沒多遠，都被我擒住，因恐伊朋友，惡氣難消，連毛皮都未稍動，如今俱在林內，待我着人取來，任憑你給他一個報應吧，說罷，將手一揮，兩小使使飛也似，往林中跑去，伊商聞言，哈哈大笑道，我本意親身擒殺這個豬狗，不想勞

動閣下，又多費事，怎意得過呢，我縱橫半生，今日跌倒許多能人手裏，死得總值，不過彭家雙俠，以前祇知彭謙一人，今春才稍稍聽人說起，還有一位孿生過繼外家的兄弟，也同拜在天寒老人門下，一向在山中隨師，近三年才辭師下山，爲尋多年未見長兄下落，沒有多時，便名滿川湘，今春又聽一位好友說起，他已訪得乃兄隱居江南，不久要來，此時很想見識見識，適才談起，才知乃兄借用他的雅號，易名凌風，就在附近古廟中居住，弟兄二人，前日在此無心中路遇，本領我已領教，果然話不虛傳，司空老俠，盛名爲人，更是不消說起，祇惜道路各人不同，無緣親近，末路相逢，也算幸會，餘者諸位，除却甘老大哥，是先兄好友外，想都是有名人物，可能將姓名來歷見告麼，這時除彭甘司空四人外，康成、顏尙德，朱文燕，韓文約，還有奉泥中人之命，去往盜巢，搜殺留守餘黨，遣走伊商愛妾幼子的赤城山人金癩，五人面具，仍在臉上戴着，虞舜民等一行，祇周平一人，站在左近，鍾盧二鏢師，可在崖下守護，相隔尙遠，韓文約聞言，首先答道，我等隱却行藏，實是爲了顏兄，是虞老先生世姪，不願使他知道，並無其他原故，我等姓名來歷，有何不可告人之有，隨說，五人一同卸去面具，各自通了姓名來歷，伊商聽完，兩道濃眉，往上一挑，剛要發話，恰值兩小俠和黑牛，三個小孩，分用竹竿，將趙連城等五人，似僵屍一般，挑了跑來，這五人均吃泥中人，點了啞穴，兩小俠祇就各人腰帶，攔腰筆直挑

起，並未網綁，剛放地下，泥中人迎過去，每人給了一掌。全都醒轉，伊商見了五人，不由怒火上升。霍的一低身，將地上那把厚背鋼刀拔起，待要砍上前去，忽又眼珠一轉，笑對衆人道，這五個鼠輩，並不是我親手擒到，我此時已不屑和這般豬狗答話，仍煩諸位，自己料理。伊某要告辭了，說罷，將刀往頸下一橫，便行自盡，甘同見伊商，右手緊握刀柄，刀夾頸內，鮮血順刀口，突突往外直冒，凶睛怒突，滿臉厲氣，尸首兀自不倒，首先厲聲喝道，伊二弟，這幾名豬狗，決難活命，我讓他死在你的眼前好了，說完，縱身到了五人身前，伸手便抓，趙連城被泥中人點倒了好一會，醒來四肢麻木，見了衆人和伊商，又驚又愧，明知難討公道，私心仍萬一之想，正乘伊商自刎之際，和同黨使眼色，令分路逃走，逃一個，是一個，不料甘同，見伊商慘死，愛莫能助，心中忿愧，恨極了這幾個罪魁禍首，趙連城還想抵敵，才一照面，便被甘同，用重手法，劈折兩臂，左手一把，抓向胸膛，五指立即連衣服，深深嵌入肉內，疼得趙連城，嚶呀一聲，幾乎暈死，甘同手法真快，左手一斬掌，砍向面上，隨鬆右手，抓向面門，往前一推，微聽吮吸一聲，趙連城頭骨，立即折斷，搭向後背身死，甘同雙手舉起，剛向伊商尸前擲去，就這瞬息之間，下餘四人，見勢不佳，不顧腿麻，縱身便逃，却不想有這些能手在場，如何能夠，泥中人等，還未動手，兩小俠早有準備，四人才一起步，兩個吃黑摩勒，一人一鏢，打倒在地，一個

逃得稍慢，剛覷好方向逃路，身子一轉，童興正站身後，見伊商自刎，刺客又想逃走，喝聲毛賊敢走，聲到人到，手起一槊，立時扎中那人面門，死於非命，另一人身手比較靈活，早相好了逃路，故作前縱，身子微往側翻，却使個風颳乘楊的解數，一躍兩三丈，往斜刺裏縱去，方覺無人追趕，腳一點地，慌不迭二次待要縱起，忽聽急風過頂，跟着眼前人影一閃，迎面落下一個持鐵拐的，暗道不好，想逃無及，吃康成一拐，打向頭上，腦漿迸裂，翻身栽倒，先中鏢二人，也吃童興，補了兩槊，全都扎死，甘同將將四賊尸身，一齊提在伊商尸前，說道，二弟陰靈不遠，家事自有愚兄照料，安心去吧，說完，伊商眼才閉上，身子往後便倒，甘同一縱步，搶上前去，將尸首扶臥地上，劈開右手，輕輕取下頸刀拭去血跡，撕了趙連城一塊衣襟裹住，條地臉色一變，仰望衆人，待要說話，一眼望見泥中人，正含笑看他，忽又低頭去，淚便奪眶而出，嘆了口氣，二次抬頭，向衆說道，諸位兄台老弟，並非老朽，不知愛臉，祇爲生性耿直，不會耍弄花巧，我與老南極，原是至交，今日他兄弟，遭此大禍，老朽見不能救，已然愧對死友，聞他尚有一妾，生子年才數歲，他弟兄爲人如何，已死無須說了，諸位都是英雄豪俠之士，今日他的黨羽，全盡於此，剩此寡妾孤兒，和寨中一些男女下人，想可少看老朽薄面，從輕寬饒了吧，彭謙知道此老心灰，昔年曾受老南極恩遇，伊商一死，心中悲憤，連在場諸人全都恨上，祇爲泥中人，決

非對手，不便發作，忙接口道，甘老仁兄，不必難過，今日之事，不祇爲了維護良善，還有許多因果在內；當年朱韓二弟，好些親友，還不是爲伊氏兄弟所殺的麼，我們早知他雖家居本山，自從納妾生了以後，便作長久打算，爲他年地步，家中除了幾名丫頭，妻亡多年，並未續娶，祇有二十來名囉嘍，當傭工使喚，也不隨出打搶，平日非值不劫，每出行事，多在千百里外，此次如非貪心過重，報復急切，也不會有此一舉，我與他相隔不遠，已連探查過幾次，委實凶殘已極，事主從無活口，便他下人，稍有違忤，如想辭退他去，或是逃走，也休想活命，近年性愈暴烈，幾於人人自危，巴不得離他去，適才已有人前往遣散，難得他爲聽趙連城之言，惟恐對頭走漏，又疑心鏢行，求人相助，傾巢而出，他那側室，又非尋常無知婦女，所以事情順手，未傷一人，如今寨房火焚，這一母子，已然上路，取道江蘇，投親去了，甘同聞言，牙關微挫，答道如此也好，老朽與他弟兄，相交一場，寸心未進，待老朽尋口棺木安殮，免遭消骨化尸之慘吧，說罷，朝衆人一個環揖，道聲再見，一手扶着伊商後頸，一手托起尸身，飛步往山僻之處走去，顏尙德便問這些尸首，如何處置，彭謙答道，這幾個鷹犬的尸首，爲防累人，祇好連山口洞後幾具，一同化掉，馬由我們，分別送回顏莊，下餘死人死馬，尋個隱僻山洞收藏，外用大石，將口堵死，此輩盜黨，雖然死有餘辜，我等也不爲已甚了，這鍾盧堯民等人，見事情已完，想

親身拜謝，見識見識泥中人，和這些位蒙面英俠。正商問，泥中人老遠看出來意，忙令周平過去攔阻，並令即速起程，說完，向衆作別，往適樹林中走去，周平因聽黑摩勒說，衆人誰也不願現露名姓行藏，忙即回趕，玉麟見狀，料有原故，便請衆人止步，問明來意再走，一會，黑摩勒和周平，近前相晤，傳了泥中人的意旨，說衆俠士都有事，無暇相見，吩咐鍾盧二人，速護堯民等一行上路，不可遲延，一面誥誡脚夫們，今日之事，不許對外洩露。堯民等主賓三人，忙搶前拉住黑摩勒，稱謝之後，再三相煩，務必代爲致意，請令師叔，途中一晤，同去舍間，盤桓些日，黑摩勒笑道，我師叔着實說你三位老先生是好朋友呢，我想許能答應，不過他老人家，皮氣古怪，勉強他不來，我把話說到，聽說虞家花園很好，將來說不定，我還尋了去玩玩呢，堯民道，老弟光降，再好不過了，玉麟還想與衆俠士，見上一面，無奈黑摩勒，力促速行，祇得稱謝而止，好在一切，早已準備停當，一聲令走，便即啓行，黑摩勒直看着起了身，方始作別自去，玉麟回顧場上諸人，仍然戴着面具，正牽着馬匹，在那裏網載尸首，隔得既遠，又都以背相向，盤問周平，祇說衆人曾應伊商之請，脫了一回面具，語聲甚低，祇知大有來歷，枉在江湖多年，竟一個也不相識，玉麟料這些英俠士，不肯與鏢行中人來往，回去將來見了譚鎮南，也許能夠知道，既不願見，且自由他，因前途已入康莊，至多祇有伊商在山口前後，假充官人辦案，

設來攔阻商客的一二盜黨，照今日局面，想已做掉，無足爲慮，便乘途中無人之際，誥誡脚夫，推說適才那場與鬥，乃江湖上，正邪兩派相爭，途中所見，全出盜黨誤會，並非有意劫鏢，這般人都不好惹，如要胡說，留神性命，好在兩行人，不久分路，黃李一行脚轎夫，久受鏢行雇用，見過陣仗，自不必說，堯民等所用轎子，原是沿途零雇，沒有一定去處，此時脚夫們，都曉得一點江湖行道，客人相待又厚，聞言齊聲應諾，誰也不敢亂說一句，這場爭殺，祇便宜了九龍溝嚴氏弟兄，沒有遇上，後文另有交代不提，當晚住店無話，早起又趕了兩站，良夫因明日便須分路，老早到店，將脚轎夫重賞開發回去，次日過午，方始另雇轎馬起身，早上黃李二人辭行，送了些貴重禮物，堯民等三人，執意不收，各定後會而別，單走了幾天，行抵楊墅關鎮上，相隔永康，祇有二百餘里，堯民算計離家已近，此去沿途青山綠水，人家繁庶，便走過了鎮集，也不愁沒有食宿之處，這還是自己在外年久，又不願露出行藏，如再提名道姓，休說附各縣，遠親近戚甚多，到處逢迎，便那些村民，聽說永康虞家，也無不延納之理，見天色不過將近黃昏，急於還鄉，意欲多趕兩程，良夫新民，征塵僕僕，也願早到，吩咐張福，給了轎馬加班的錢，主僕四人，當即起身前趕，堯民久未還鄉，地理不熟，祇知這一路，民殷物阜，雞犬相聞，却忘了中間還要穿三十來里山路，雖有山民，人家都在山谷裏面，不當大路，生人不易尋到，時又

下旬，沒有月亮，走了一段，眼看山色迷濛，暝烟欲收，夕陽西逝，天已入晚，良夫看沿途村舍，逐漸稀少，此時已入山徑，不見一處人家，繁星漸晦，彷彿雲生，野風吹涼，似有雨意，才想起適才因聽堯民之言，祇顧乘興，忙着趕行，忘命張福，打聽途程歇處，自覺疏忽，路已趕走大段，勢無返理，心還以為轎馬雖然雇自鄰縣，此間地理，不會不知，看他們踴躍爭先神氣，料不致無可投止，那知轎夫們，因客人厚道，路上又吃飽了酒肉，祇知趕路得賞，別的通沒理會，見天一黑，各將燈籠點起，一味抬着轎子，前呼後喝，朝前急跑，後來還是張福，見黃昏以後，路絕人踪，恐怕迷路，回馬到良夫轎前請示，良夫先問轎夫，俱說以前走過幾次，都是白天沿山常看見種山田果園的山民，因非落脚之所，何處有人家村舍，不會留意，良夫問不得要領，黑夜看不清切，祇得命衆留心查看，見有人家，速即打聽借宿，一面仍就趕行，準備將這一段小路趕過，正走之間，張福在前，瞥見前面山凹，樹林之內，燈光掩映，忙向三人稟報，堯民方命張福，前往借宿，忽聽前面兵刃相觸，聲，揭開轎帘一看，祇見兩條黑影，各帶着一道白光，此竄彼躍，上下翻飛，除了兵刃相觸，叮噹亂響，聽不見一點步履聲息，黑夜之間，也看不清二人面目，良夫閱歷較深，又和鍾盧二人，相聚些日，得知江湖上許多過節，適見林內燈光，因當地民風勤儉，黑夜張燈，料有原故，聽要借宿，本想攔阻，再見道旁有人苦鬥，更生疑慮，無奈一行俱

都持有火把，踪跡已被發現，無可隱藏，故作不知，就此過去，對方如懷惡念，幾個文人和轎夫，也抵擋他不住，如若故示大方，朝問他路，人家正在拚命爭殺之際，上前打岔，又覺不妥，方尋思間，轎子已然走近，良夫恰是第一乘，抬前肩的，偏是個不識事務的鄉愚，見那兩個動手的，有一個好似吃了敵人的虧，忽然的一聲，格開敵人兵刃，往斜刺裏，縱起老高，鄉下人幾曾見過這等相打，不禁脫口高叫了一聲好，這一來竟將那人激怒，大喝一聲，落在轎前，攔着轎子喝道，不睜眼的東西，我們自家弟兄相打，與你何干，要你放屁，把轎子放下來，不許走了，良夫轎內外看，火光照處，那人竟是一個身有短襖，年約十五六歲的小孩，生得貌相甚是清秀，手持一根錚亮的白鋼棍，正攔轎子發威，因黑摩勒和童興，年比這人還小，竟有那大本領，不敢輕視，聽語氣不是歹人，忙命停轎，準備陪話，偏那兩名轎夫，都是阿贛，欺對方是個小孩，不肯將轎放落，嘴裏更強，小孩冷笑道，你要連坐轎子的，都放倒麼。良夫見勢不佳，再三呼叱，張福也從旁喝罵，轎夫才行放落，當頭一個，自恃有幾斤蠻力，未容小孩開口，先發話道，這是客人，叫我落轎，不是聽你的話，你一點點年紀，惡形惡狀，拿着根哭喪棒，敢是要打人麼，皇帝的街，百姓的路，喊聲好，也不要緊，不讓走試試看，小孩等他說完，冷笑道，小少爺打你這樣豬糞，還要這個，二哥接着，右手將棍拋給緩步走來的同伴，迎面一掌，跟着底下一腿，等良夫

走出轎外，張福下馬相勸，轎夫已被打跌在地，後面轎子，也都停歇，見同伴被小孩打倒，不容分說，齊聲喊上，各將轎後打野狗の木棍取出，祇留兩個，擎着火把，下餘五六人，一擁上前，這班轎夫，多是鄰邑山民，性情粗野，其勢汹汹，良夫等阻喝不住，正在爲難着急，忽見火光影裏，多出一人，好似喝醉了酒神氣，步履歪斜，擋在衆轎夫前面，又像解勸，又像說醉話道，你們不許相打，不聽好話，一個個都給我量量地皮再走，先被小孩打跌的一個轎夫，羞惱成怒，量是憤激，搶着爬起，也抽了一根木棍，搶到前頭，見有人出來強解勸，喝道，我們相打，關你什事，說罷，伸手想推，却不料醉人力大非常，臂微一振，便吃撞退出丈許遠近，幾乎跌倒，下餘五人，也都趕到，當醉人是小孩一面，出來強解勸，越發忿恨，有的用手推，有的舉棍就打，醉人竟連頭也不回，仍是東倒西歪，口裏說道，不聽我話，誰也不要打算過去，說完，祇見衆轎夫紛紛倒退，有的震得手疼，拋了手中棍，直喊噯呀，對面小孩，正在點手叫陣喝，我今天非叫你們這羣豬獠，一隻隻爬了過去，忽見醉人出現，晃眼功夫，衆轎夫全都退倒，心方奇怪，醉人已走到面前，指着小孩喝道，你叫他們爬着過去，我的朋友，叫誰抬呢，小娃兒不安分，前村放着現成喜酒不吃，半夜三更，出來闖禍，乖乖回家睡覺，還要我抱你去見你家大人麼，小孩聞言大怒，迎面就是一掌，醉人哈哈笑道，憑你也敢和我對敵，黑影裏也沒見怎動手，語聲歇

處，小孩已被夾起，另一小孩，本在旁觀，見狀大驚，大喝何方野狗，敢欺負我兄弟，還放不下，聲隨人到，一躍丈許，脚才點地，手起一棍，朝醉人下三路掃去，叭的一聲，正打腿上，醉人竟似不會覺查，右臂下夾着一人，也未放下，反笑罵道，你這不識時務的小娃兒，更非抱去你家人，打幾下心，教訓一頓不可了，隨說，伸手便抓，這小孩比較機靈，一棍打中，不但敵人未倒，反震得手臂酸麻，便知不好，方想縱起，拔刀應戰，敵人業已抓到，連忙回棍抵擋，誰知醉人身法真快，抓住棍往回一帶，跟着鬆手，往前一步，身子微俯，伸手一撈，連人帶棍，又被夾起，小孩手脚亂舞，還待掙扎，醉人喝道，放老實些，小孩也真聽話，便不再動，任憑醉人，一手夾着一個，朝前走去，晃眼沒入黑影之中不見，轎夫們各吃了一點苦頭，氣已中餒，心猶未甘，還待鼓勇再上，剛趕近前，人已走去，因醉人這般說法，再加良夫張福，不住喝阻，也就此收風，好在除了打人的，吃虧稍大外，都未傷筋動骨，略爲結束，仍然抬起轎來上路，走了好一路，再經此一鬧，衆人均覺有些飢疲，良夫陪村，適才兩小孩，和醉人行逕，都非歹人，所說前村喜酒，必係張燈之所，照此看來，決可無慮，便命張福騎馬先往借宿，衆隨後跟去，張福先聽醉人說話耳熟，黑裏看不真切，又忙着和良夫，喝阻轎夫，都不及留意細聽，走到路上，忽然想起，稟報主人，醉人已跑沒了影子，騎馬自去借宿不提，那人家位置在前面山凹以

內：無數紅燈，掩映林樾，彷彿相隔甚近，順着山徑，曲曲灣灣，走了二三里路，黑夜之間，雖然看不真切，火光照處，到處流水灣環，竹樹茂，估量日裏山青水碧，風景必然清麗，遙望燈光仍還未到，山路却越走越仄，野草漸深，高低不平，甚是難走，方疑走錯了路，忽聽蹄聲得得，響動山野，由遠而近，知是張福回轉，却不見人馬和燈影子，良夫忙令停步高舉火把等候，約有半盞茶時，忽聽福高喊轎夫回轎，不要再往前走了，跟着坡下黑影裏，閃出兩枝火把，一盞燈籠，近前看時，騎馬的正是張福，還有兩個步行的壯漢，相偕起來，到了三人轎前稟報，說這條山徑，名叫碧螺灣，七灣八拐，外人到此，極易迷路，有紅燈之處，全村祇十來戶人家，地最幽僻，主人姓何，隱居山中，已二十年，當晚正爲長子完娶，張福也是把路走迷，正在爲難，忽見兩名壯漢，持着火把趕來，將他喚住，說他家主人，知有貴客經過，特來迎接，並說轎子必定迷路，再不追來，恐怕誤走蛇牙口等險地，黑夜裏難保出事，問他別的，却答不知，因此着急，忙同回趕，直到轉過那片崖壁，才見轎子火把，跟着兩壯漢也說，家主人聞說三位老爺路過，剛好今天小主人娶親，備有薄酒粗菜，正好留客，本當親出迎接，因家中還有幾位不常到的遠客，不能分身，祇在家中恭候，命我兩人來接三位老爺，務必光降等語，三人一聽主人未到先知，想起適才所遇，越發心喜，隨口謝了，兩壯漢便在前面引路，一行沿坡而下，走完一段草

地，所行之處，左倚峭壁，右有小溪，流水湯湯，與人馬蹄踏石之聲，相與應和，倍增幽靜，山徑不寬，到也平坦，前可紅燈，早已不見，走了一陣，路轉峯迴，由一片果林小徑中穿過，再順林側危巖，轉將出去，條的眼前一亮，祇見前面大小紅燈千百盞，高低錯落，燦如繁星，煙火光中，現出一叢莊舍，舍前廣場上擺着數十桌酒席，每席三五七八人不等，正在划掌轟拳，笑語如潮，再行數十步，又是廣溪前橫，上面架着一道赤欄杆橋，兩壯漢早往莊中跑去，張福下馬請示，問遞名帖不遞，良夫算計主人，必非庸流，看情景，行藏已露，便命投帖拜會，張福連忙牽馬跑去，一行過橋不幾步，便見當中所懸燈結彩的大門內，走出一個身着吉服的老者，堯民等三人，忙命轎夫落下，走上前去，張福知是本案主人，搶前請安，投了名帖，一會賓主相見，老者先開口道，老朽何異，佳客遠來，適值小兒完婚，未及分身遠迎，山居無多美饌，不嫌簡慢，請至裏面，先用一杯水酒，略洗長途征塵，良夫暗中查看，門前廣場上，殘席未撤，賭酒方酣，坐客祇主人出時，略加欠身，外客直如未見，裝束神情，均不似土著山民，口音更不一樣，主人却氣度閑雅，吐屬從容，迥然不類，愈知不是尋常人物，一同謙謝了幾句，和主人一同入內，裏院宇寬闊，碾牆粉壁，甚是整潔高大，屋內外到處燈彩輝煌，有十多桌筵席，坐客已散，肴核滿地，七八個青衣壯漢，正在打掃，耳聽笙歌細細，由裏院傳來，入耳清娛，不同俗奏，三人心正

驚異，主人已領了三人，繞了兩處迴廊，走過大片菊花畦，一幢高約千丈的雲骨，忽然當路，轉出峯側，數十盞紗燈，湧現出一所精舍，琴書在壁，陳設無多，別饒清麗之緻，東頭一張大理石的紫檀雕花圓桌，圍着五個紫檀圓凳，桌上設着五份杯筷，都是極精雅的好瓷，除兩個供役使的青衣小僮外，並無他客，何異先請三人，隨意落坐，一僮打了手巾，端上嗽杯，一僮便到室外峯脚下，將風爐上雙耳銅吊，取到階前放下，堯民見那銅吊，形如大肚石鼓，四邊俱有篆文，雙環無嘴，蓋有通氣驗水的活眼，知是用極講究的隔水煮法，知主人精於此道，以上賓之禮相待，忙起致謝，何異見他內行，越發高興，手微一擺，前僮便走向室角茶具架上，取了一把形式古雅的紫金沙壺，走下台階，忙忙奔去，另一僮便將銅吊水蓋，往上一提，跟着一把沙壺，隨手而起，新民坐離門近，見那沙壺，也是定製之物，用玉根做成方形把手，煮水時，恰好可以嵌在銅吊蓋底凹槽以內，爲免燙手，蓋柄也似黃色玉質所製，小僮提水進屋，隨將門側矮條几上，原放的宜興壺蓋打開，三起兩落，倒水下去，將蓋蓋好，取過一個茶盤，上放五具明磁細碗，先將茶倒去一杯，重又加水，略隔分許一一斟，捧了敬客，動作甚是敏練，事完退下，將壺中餘水，倒入吊內，趕出門去，堯民等三人，一嚐那茶，果然色香味三者俱勝，知是明前嫩芽佳製，各自贊美，何異見堯民，擎杯微笑，直誇水好，便知他不以茶爲盡善，笑答道，此茶祇是龍井

春芽，祇供遠來解渴之需，不值高人一品，這水却是本山白燕峯頂小天池中靈泉，經老朽每年冬至，先期澗乾石池，然後親率家人僮僕，挑了沙甕，由後半夜交子時起，用竹製汲管，對準池底七個小泉眼，汲取入甕，縋下峯來，平抬回家，按着汲取時刻，標明封識，原甕不動，埋入地底，大小三百餘器，逐日取用，以子時所取者爲最佳，祇惜泉源不暢，一個時，所得，不過一二十甕，老朽嗜茶成癖，不遇知音，輕易不以款客，山泉乃靈石法乳，每年祇冬至後半夜起十日前後，舊泉漸涸，新髓初生，是其精華所萃，真比金山惠山二泉尤勝，十日以後，泉源日暢，漲滿全池，雖比常泉尙佳，與此不啻霄壤之分了，三公所飲，尙係末兩日所汲，既遇知音，當以同享，適才已命小僮鋤烟往汲當夜靈泉，理好茶具，以備三公評賞，遠來腹飢，請先入坐小酌吧，說時，另有二僮，端了食盒酒菜，放在圓桌上，來請入坐，賚主佳賓，更不客套，隨意坐定，主人舉杯勸飲，良夫見樣數不多，肴酒精美；桌旁虛着一份杯筷，連坐未撤，方欲動問，何異已先說道，少時還有一位老友，要來共飲，到時早晚無定，山野之人，脫略已慣，請各自先用吧，良夫心中一動，忙問此公何人，何異道，此人性情古怪，老朽暫不爲之先容，等到見面再談吧，良夫不便追問，祇得住了，何異隨把談鋒，又轉到茶上，由選茶談起，直談到採摘焙製，洗泡烹煮，以至於汲泉養水，火候茶具，一爐一炭之微，條分縷晰，無不精絕微妙，堯民望族顯宦，

久居大江南北，產茶名區，於茶尤有夙嗜，平日極爲講究，聞言也愧弗及，傾佩不已，四人正談得高興，忽聽門外有人笑道，都要像你們這樣吃茶，人都麻煩死了，跟着湘簾起處，走進一個身材短小的中年人來，堯民等一看，正是屢次深夜投函，拔刀相助，自稱泥中人的那位俠士，連忙起立爲禮，稱謝相救之德，泥中人一邊還禮笑，答道，我雖山野之人，三位也非俗宦，主人有的是美酒名茶，何苦多此一番俗套，耽誤清談，我已忙了半日，這份空着的杯筷，定是主人爲我備下的，我們仍各坐下，且吃且談如何，三人知道這類風塵異人，多半脫略形迹，便道遵命，各自歸坐，何異給泥中人斟滿一杯，笑問老弟事體如何，停當了麼，泥中人道，自從那年，在分別，已有四次過門不入，今日我却料我必來，我的事想必也早在你的算中了，何異笑道，那個自然，你此次幫了新朋友的忙，又爲故人，報了大仇，真乃快意之事，不過那賊是姜家內弟，照今日算起，連我也沾了親，你的手脚，做得乾淨麼，泥中人道，做得乾淨，還會落到你的眼裏，今日到此，原爲向你打個招呼，並請你會會我這三位朋友，代作一個東道，我早就想往華嶽太白兩山一行，滿擬把他三位，送到永康，即可動身，不料會有一點波折，說不得祇好去永康虞老先生花園中，暫住些日，再定行止了，何異略爲沉吟笑道，司空老弟，你一向行踪詭祕，不肯以真姓名示人，魏兄適才問我，未曾奉告，難得你自要往虞公家下榻，我想世上那有主人不知

來客名之理，你們相交在前，還是你說，還是我代說呢，泥中人也笑答道，你真老奸巨滑，人家與你談正經，却拿閒話打岔，我和他們三位，此去相聚，非三五日可了，什話都說，不必忙此一時，我祇問你，令新親可知今晚之事，是我做的麼，何異道，憑你老弟，還忌他不成，泥中人冷笑道，適在路上，見他兒子同他外甥，野地裏過手，魏兄轎夫，不合叫了一聲好，鄉下人曉得什麼，他竟羞惱成怒，意欲橫行，我往勸阻不聽，吃我一手一個，挾去交他以後，嚴加管束，我如忌他，也不在他嫁女兒的好日子給他難看了。投鼠忌器，此人又喜遷怒，你曉得麼，何異一邊勸着酒菜，隨口答道，我怎不知他爲人，今晚的事，對你一說，就不足奇了，今晚爲了酬客，並未出門，事先也並不知你來，因有一位多年未見的老朋友，本是看了一門好親，趕來給我送信，不想來晚一月，小兒已然聘定姜女，今日恰好完姻，他還後悔，早有此心，爲何懶散，直到聽說女家要移居，才行起身，遲了數月，誤此良姻，姜女雖然不差，比他所見之人，却有遜色，說過也自拉倒，我和他原是背人私談，說完，正要請他入席，忽又說起他到時，天近黃昏，在山口內，遇見那兩個敗類，掩身林石後面，取出乾糧酒肉在吃，行藏鬼祟，似有用意，他原見過二賊，深知來歷，以我隱此多年，恐怕於我有什麼鬼謀，也把身形隱起，暗中查聽，才知二賊不是爲我，老姜也洗手在此，乃是受了老禿驢之託，專爲行刺虞老先生三人而來，老禿驢因被能

手，傷中要害，逃出不遠，自知難活，打算尋一山洞，藏身等死，巧遇二賊，這廝枉活這大年紀，祇知對頭名叫彭謙，康成，乃五老門下，用內功傷他那人，竟沒看出是誰，說完受傷經過，便託二賊，往閩撫那裏報信，再去行刺，先給對頭一個難看，然後尋找他的愛徒孫璧，探聽仇人姓名來歷，約請能手報復，二賊聽那對頭是五老門下，又有仇人康成在內，同病相憐，更想借此結交孫璧，於中取利，增長聲勢，立時應允，偏有急事在身，就攔了兩日，等把事辦完一商量，這幾個對頭，俱是有名人物，老禿驢尙非對手，何況自己，便那保暗鏢的，也不好惹，好在事無人知，打算變計行事，祇給孫璧送信拉倒，因他姊丈在此，多年未見，繞道來此看望，冤家路仄，昨晚宿在前途店內，遇見虞公主僕四人，容貌，口音，頗與老禿驢所說相似，半夜往窗下偷聽，果然不差，並聽出與鏢師們，早已分路，心想五老門下均尚俠義，決不甘爲達官顯宦所用，必是鏢師請來，現既分路，殺這幾人，豈不易如反手，這一來，不但給對頭種下禍根，還可挾制閩撫，得他一份重酬，鎮上人烟稠密，不便舉動，算計此間必由之路，又從轎夫口裏，得知客人心急趕路，特地到此，就着野意，吃喝個飽，靜等三位過時下手，不料老弟，忽然同一小孩出現，借着討酒吃爲名，將二賊逗急動手，二賊俱吃小孩打死，移屍化骨，他見你二人分路走去，才到我家，我已料你這次要來，隨後小徒殷銘，又來說你要我準備食宿，代延佳客，越發知你必

來無疑的了，泥中人道，原來還是這樣，我當你真有什玄妙處呢。老醉鬼想必還在這裏，我代他把昔日大仇，一掌打死，適才爲何掩掩藏藏，不肯見人，是什麼原故，何異道，他一見你，便知老禿驢，死在你手，這斷年已近百，仗着雙環十三鉞，不知傷害多少英豪之士，近十年間，自知樹敵太多，青城峨眉兩派門下，誓欲殺以除害，川湘等地，難於容身，潛來江南，匿跡銷聲已久，不料仍有今日，如論武功，目前休說除他，連和他能打對手的，都沒幾個，不是你是誰。泥中人道，那不一定，你是不常出門，現在各派中，後起之秀，儘多着呢，何異道，話雖如此，畢竟火候還差，你去永康，能住日子多麼，泥中人道，這也到時才能定準，醉鬼何在，何不請他來此一談，何異道，他此時代我，在作主人呢，你祇去永康，他必前往尋你，此時不見也罷，泥中人笑問何故，何異答道，少時再說，祇顧和你一人談話，連客酒都忘敬了，說罷斟酒，二人更不再談前事，堯民二次稱謝，請問姓名，才知泥中人覆姓司空雙名曉星，乃當派中名宿，看雖中年，實已古稀，比起何異，才小三歲，武家內外功，均臻絕頂，到處仗義任俠，濟困扶危，行踪飄倏隱祕，如神龍見首，不可端倪，又善內家縮骨斂神一術，貌相身材，均可變易，江湖梟惡之徒，死他手下的，不知多少，但知道他真實姓名來歷的，百無二三，近年自悔疾惡太過，殺孽日重，屢擬尋一玄山，隱居學道，無奈好些世情未了，遷延至今，中間又遭了一

次仇敵暗算，乘他銳身急難，由蘇起閩，奔馳於炎天烈日之下，支使出兩個死黨，在山路要口上，買了一家茅舍，在門前設攤賣茶，茶內下有極利害的毒藥，旁邊用山泉，浸着兩個上好西瓜，將毒藥抹在刀上，到時應用，惟恐不易上鉤，又令一人，手持收斂瘴毒煉製而成的毒砂，埋伏相待，毒藥並無異味，按說不易覺查，誰知曉星久經事變，機智若神，過時見那敵黨，雖然居室衣服，都與山民一樣，雙手却是筋粗骨健，祇有浮污，並無皺紋，尤其農間賣茶，略博微利，應是勤儉人家，可是舍旁耕具，乾泥叢積，至少數日未往田間操作，茅舍三間，不見一個婦孺，再稍留意，便看出那山民身輕步捷，詐多做作，當時明白，不合藝高欺敵，意欲耍笑一番，再行處治，敵黨見他端茶不飲，反勸主人，忽又放下索瓜，等舉刀代切，又被攔住，說向來皮氣，吃瓜須用手開，不然不香，吃後須喝缸中熱茶，才能免去肚痛，邊說邊吃，語多譏刺，等吃了一點瓜心，假作拿碗舀茶，又裝失手，用半邊殘瓜，暗運真力，將茶缸砸成粉碎，敵黨知已看破，不動手也難逃公道，手抓袋藏毒砂，未及撒出，已吃曉星點倒，問明來歷處死，挾了屍身，準備尋一僻處，用藥化去，免得遺害，不料敵黨，情知必死，詭計祇吐了一半，容到曉星移屍化骨，重行上路，行經山崖之下，崖上埋伏的敵黨，早看出他的行徑，憤恨已極，乘他輕過，猛將一袋毒砂，全數向下撒去，曉星正在下風，連忙屏氣縱起，鼻孔中已嗅了好些進去，心中大怒，

祇一兩縱，便追上敵黨，一掌打死，照樣移屍化骨，尋着山泉，將身帶解毒諸藥，亂吃了些，一面運氣嘔吐，先還以為聞無多，或可無害，走不十里，忽然煩渴昏暈，知道不好，意欲奔到省城，求一名醫救治，趕急飛馳，又跑了數十里，中毒之餘，又在暑天烈日之下急馳，祇覺渾身酸痛，喉間腥燥欲裂，腹中煩惡悶脹，頭暈眼花，兩眼直冒金星，神志已亂，瞥見左近崖側，似有一條白影，下面還有小溪，當是瀑流，急不暇擇，縱身一躍，便自到達，廣花撩亂中，彷彿迎頭有條東西打到，順手一撈，似是活物，奮刀一扯，猛覺大地旋轉，腳軟如棉，再也支持不住，住前一仆，倒在水泥裏面，失去知覺，溪旁崖上，原有一條瀑布，酷暑久旱，水源已將乾涸，剩下一縷細流，涓涓滴滴，緣崖下注，溪水雖也將涸，淤泥未乾，尚有餘潦，野草得此滋潤，怒生滿溪，毒蛇惡虫之類，日間怯熱，貪此濁泉，紛紛奔赴，飲息其中，上有酷晒，下面地氣鬱蒸，叢草遮蔽，無所宣洩，加以蛇涎虫沫所萃，蘊爲奇毒，常人休說飲此溪水，性命不保，此在日午鬱蒸之下，聞着裏面那股瘴氣，也要中毒昏暈，尤其適見白影，並非瀑布，乃是山中一種最毒之蛇，名爲白美人，生得通體雪也似白，角腮紅眼，長信如墨，口噓黑烟，人如迎面被他噓上一口，百步以內立死，其行甚速，見人就追，追上便照直往人頭上竄去，一個撲空，落在地下，旋身再竄，不死不止，此蛇雖然利害，但有一樣短處，骨節甚脆，尤其頸骨是他要害，別的

骨節碎了，仗着皮韌堅實，不易斫斷，祇被逃走，日久自能長好，頸骨一擊即碎，碎便異命，山中居民，一見此蛇，手中如無器械，總是趕緊拾兩石塊，搶向上風立起，容他迎頭竄來，切忌心慌，眼要看清來路，屏着氣息，往旁一閃，蛇是直勁，轉折較緩，掉過頭還要蓄勢鼓勁，才能竄起追人，不等全身轉過，趕上前去，照準頸間，一擊立斃，曉星奔到溪邊，蛇見人來，立即下撲，曉星終是武功精純，死前餘力尙還未盡，撈的又正是頸骨要害，再一扯一甩，立即斃命，人蛇一同墜落溪裏，曉星本來中了重毒，萬無藥救，這一來恰好以毒攻毒，跟着天大雷雨，人連浸帶進水，涼氣一逼，悠悠醒轉，祇是人吃大虧，四肢無力，不能掙起，比時如無人救，崖上洪瀑下注，溪中水漲，也要淹死，幸而巧遇堯民等主僕三人，避雨巖洞，聞得呻吟之聲，前往尋視，救了回去，先給服了自帶珍藥，又請名醫診治，曉星爲人肝胆，此行原爲救援故人之子，病榻尋思，行藏已爲對頭所悉，保不乘隙加害，越想越不放心，竟不顧病後體弱，強自掙起，留一紙柬，不辭而別，事完以後，又到福州，閩撫與堯民作對，屢在暗中維護，堯民卸任時，探知閩撫，派遣趙連城等刺容，沿途狙擊，以曉星之力，本不難夜入撫衙，懲除貪頑，因閩撫爲全省大吏，恐將事情鬧大，牽累無辜，想給他個啞叭苦吃，使他手下爪牙，一人不歸，一面向堯民投書報警，一面暗中佈置，這時小俠黑摩勒，適奉師命，前往常州尋他，聽說曉星在福建，許久

未歸，入閩尋訪，相遇途中，隨侍身旁，正好相助，幸堯民遣走家眷，隨後微服起身，二人總在暗中保護，曉星滑稽玩世，沿途仗着本領機智，大開衆刺客的頑笑，因悉刺客，要借公濟私，劫殺黃李二富商，奪取他的珠寶財貨，曉星久聞黃李二人，樂善好施，一試果然，知所請鏢師，官私兩面，俱非刺客之敵，有心救他，自己又不能兼顧，便在暗中撮合，將兩行人，連在一處，刺客經他戲侮，也有了戒心，暗請綠林能手相助。曉星方覺黑摩勒一個幫手，尙嫌太少，打算尋人相助。堯民恰在無意中，遇見顏尙德，尙德感念舊恩，又是父執世交，立即銳身急難，星夜約人暗中護送，所請的人，正是曉星多年未見，隱居山中破廟，化名凌風的好友，鐵衫客彭謙，餘人都都英俠之士，刺客時已約了好些退隱的盜黨，次日路過都天王廟前峽谷，不等一行出境，就要發動，曉星因約人路遠，緩不濟急，爲求萬全，祇有先下手爲強，夜入盜莊，給他一個利害，又覺這些盜黨，平素行逕，尙有可原之處，况已洗手家居，上門尋事，勢必羣起拚命，不死不止，難免增重殺孽，方自躊躇，忽遇故人，好生忻喜，商定行事，次日尙德，同了朱文燕，韓文約，康成，金彝等，一行五人，走出不遠，巧遇彭謙的過繼給外舅家的胞弟凌風，凌風，尙德等雖和彭謙交好多年，尙不知他真實姓名，因見來人步履非常，知是武家名手，下馬請教，一聽姓名，再一問所尋的，也叫凌風，好生詫異，兩下氣味相投，尙德說，貴友現在前面相候，不防同

去，那人大喜，到了約定地頭，彭凌二人見面，談起前事，才知彭謙爲避一仇人，隱名輅晦，此時凌風尙未下山，便借了他的名姓，以便日後下山，易爲尋訪，彭謙武功精純，與曉星不過伯仲之間，實因誤信流言，傷了仇人丈夫；仇妻一個女流，師門中有好些瓜葛，一誤不堪再誤，諸多礙難，祇率引避，並非怯敵，爲免洩露，再惹煩惱，連愛徒童興，日常侍側，都未明言，尙德等更不用說了，師兄弟敘完闊別，凌風久聞神魔伊商等一千盜黨的惡跡，便沒堯民這場事，早晚也要前去相會，尙德請他相助，自是樂爲，事有湊巧，臨動手以前，又遇見甘同，他和伊商兄老南極，是患難交情，和彭甘凌顏諸俠，多半舊好新知，見後問明衆俠士行徑，聽說司空曉星，也在一齊，不禁大驚，暗忖以前曾聽傳言，說伊商背後，常說姓甘的，乃兄死前，故意規避，不爲助場，死後不爲報仇，反與仇人交厚，種種不夠朋友，提起就罵，乃兄在日，本就氣味不投，多年未見，又有前嫌，如往相勸，徒自取辱，一個不巧，動起手來，勝也不好，敗也不好，再三向衆商懇，說曉星爲人，聞名多年，共祇見過兩次，并無深交，此事是他主持，此人以前，出了名的手狠，除惡務盡，事涉官府，關係重大，不便向他求情，務請看在老朽薄面，設法轉圜，平息這場干戈，彭謙早和曉星商定，敵人方面，個個惡跡昭彰，無一善類，爲免後患，刺客固在必誅，盜黨也不能容一人漏網，無奈甘同情面難却，想了一個計策，一面答應，先由甘同出面，

勸告伊商，曉以利害，令其交出刺客，便可兩罷干戈，一面暗中布置，使伊商無法下台，非打不可，甘同爲人忠厚，明知伊商未必肯聽，此外別無善法，祇得允了，到時朱文燕受了彭謙之教，與甘同一同先出，伊商剛懷自恃，素不服低，再加朱文燕話說得一點也不客氣，黑摩勒童與兩小俠，再把刺客首級，和趙連城往外一獻，面子上如何能掛得住，當時便動起手來，甘同本想和伊商打對手，好把他引向一旁，再行苦勸，誰知鐵沙掌劉開邦，和黑虎胡四，兩名盜黨，不容分說，首先殺到，伊商爲了指揮全局，觀查敵勢，反往後退了幾步，甘同竟不得便，後來伊商凶僧，連同羣盜，全數畢命，甘同心中難過，却說不出，越想越恨，抱了伊商死屍，逕自走去，曉星遣走堯民等一行，因料前途無事，便命兩小俠，帶了黑牛，暗中護送，自己曉夜飛行，趕往閩撫衙內，將閩撫長辮，剪去半截，再用刺客口氣，留下一封書信，大意說，閩撫待人太薄，諸人每月薪金，還不如從先在綠林時所得之多，這次又令行刺，虞某雖然告老，終是朝廷監司大員，早晚事情敗露，都遭殺身之禍，况他爲官清正，口碑載道，綠林人最重義氣，殺害忠良，必遭天下人唾罵，在已決計不辭而別，但是盤川缺少，擬向閩撫，借用十萬兩銀子，如蒙慨允，請換成金葉，次晚放在後衙樓上，自會來取，此事餘人不知，切忌張揚，彼此不便，行時所給密函手諭，敬爲保留，異日得便，自當奉還，閩撫不知刺客已死，還當衆人叛他，看完紙柬，嚇得目定口

呆，通體寒戰，把柄在人手內，事關重大，沒奈何祇得自破貪囊，依言行事，後越想越害怕，身邊還有十幾名護院武師，萬一再生變故，如何是好，便和心腹幕賓密商遣散之策，好在事還機密，衆武師各有私心，互相嫉妬，衆刺客以趙連城爲首腦，這夥人本領較高，自成一黨，平日趾高氣揚，恃寵驕橫，與殘餘諸人，祇是表面和氣，私恨甚深，行刺一節，並不知情，一聽閩撫說，近接京中大老密信，日前御史奏參撫衙養有不少江湖之士，每日在外，欺壓平民，將要派員密查，先去諸人，多半互相援引，來路不明，業已遣走，昨日又接京信，風聲越緊，爲此請衆北歸，等風浪過去，再行通知聘請等語，因平日相待優厚，突然遣散，刺客遺留的衣物行李，又經閩撫命心腹人裝着運走，另行藏起，多當眞事，紛紛告辭起身，內中也有兩個疑心先走武師鬧鬼的，搬在外面，候了些日，委實無一回衙，更無新人到來，同時閩撫行巡，也謹慎了許多，也就相信，仍理故業去了，閩撫遣散爪牙心中稍安，不料又受幕賓挾制，太阿倒持，任憑胡爲，日久滿盈，終於惡蹟敗露，無計彌縫，各受刑誅，不在話下，曉星盜走黃金，交給那故人子女，藏放山中，以備異日濟人之用，自己追上堯民，護送了數日，見離永康不遠，便命黑摩勒回去，等候周平來訪，準備將堯民等，送到永康，前往華山訪友，快要到達，又生波折，那二賊一名金眼施威，一名兩頭鼠冉明揚，乃何異新親，以前江南俠盜，六指飛俠姜繼尙的內弟，二賊自受

凶僧之託，因聽對頭，有兩個是天山二老得意門徒，餘者也都能手，一想大門和尚，仗着一身內功，雙環十三釵，縱橫天下，幾近百年，就是神魔伊商，和手下一夥人，也都不是尋常綠林，俱死在敵人手內，無一倖免，憑自己這兩個個人，如何能是對手，加上手邊有事一耽延，連閩撫那裏，也未去送信，本想不辦，再明揚和姊姊多年不見，意欲便道看望，因姐夫雖也出身綠林，但是性情剛直，與自己極不投機，如非懼內，礙着乃姊，直不願認這門親戚。施威手辣，又愛採花，姊夫最恨這種風流人物，如與同往，自找無趣，便施威也不肯去，打算請施威在附近鎮店裏，住一兩日，單身入山，看完乃姊回來，再同往尋找凶僧愛徒姜璧，這日到了黃義渡村鎮上住店，恰與堯民等四人，同宿一店，二賊看出堯民，是微服行路的官宦，以爲必有珍物隨身，先想順手牽羊，偷他一水，及至留意查考，頗似凶僧所說之人，於是起疑，夜往窗下偷聽，果然不差，斷定諸俠士，俱是鏢行請來，堯民等不過結伴同行，無心脫難，此時無人相助，殺他易如反掌，事後將人頭送到閩撫那裏，不但可得鉅萬重酬，還可告知姜璧，居功露臉，沿途官道村鎮櫛比，祇楊墅關過去，有一段山路，甚是僻靜，便於下手，偏生姜何兩家，隱居山內，如被知道，決不容許，加以沿途山內頗多行人不斷，須候黃昏以後，才能行事，尾隨了一日，正想如無機隙可乘，寧到永康下手，也不在附近露出形跡，使姜何兩家，得知是己所爲，偏的堯民歸心忒急，日

裏打尖時，命張福傳話，轎夫加急趕路，多備火把，到了楊墅關，天如未黑，仍往前趕。如能在明晚或是後日午前，趕到永康，加倍給錢，二賊探知，好生心喜，忙在鎮上，買些酒肉，先期趕往山中冷僻之處，埋伏等後，以爲對頭自己找死，殺人之後，將屍首携棄澗壑之中，帶了人頭，連姜家都不照面，人不知，鬼不覺，去見閩撫索酬，以此要挾，不特予取予求，還有無窮好處，心中打着如意算盤，誰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二賊落店時，曉星早把他行藏來意，探查明白，當見二賊搶前先走，便料定要在前途山僻中，動手行刺，隨即趕去，二賊果然隱伏深林僻靜處，正把帶去的酒肉，攤在石上，開懷暢飲，商量行刺之事，曉星本心，看在冉明揚姊丈分上，不想殺人，便上前討酒吃，拿話點醒，也是二賊惡貫滿盈，明看出曉星，不是等閒人物，偏倚着酒興，自恃本領，不問來人姓名來歷，先自下了辣手，曉星久聞二賊，惡跡昭着，見他忒已凶橫，不可理喻，留着也是禍害，這才用重手法，將二賊打死，因地當往來孔道，相隔姜何二家甚近，明日屍首發現，既恐良民受累，又恐六指飛俠姜繼尚，說他上門欺人，又生嫌隙，急於化屍滅跡，匆匆挾了二賊屍首，去尋隱壑僻澗消滅，却不料山石後面，還伏有一個多年未見的老友，蹤跡已被看破，事完回來，聞得村中鼓樂之聲，紅燈點點，掩映林樾，暗村山中祇有姜何兩家是大戶，今晚必有什麼事，二賊老遠來此，不知老姜事前得信也無，登高回顧來路，堯民等一行

，相隔尚遠，預計還有些時才到，抽空往探，才知姜何二人，結了兒女親家，姜女小飛仙，姜渭珍，嫁與何異之子神又何耀。當晚正是婚期，兩家各來了許多江湖上的老朋友，施再二賊，竟被人提起，也不知是否爲了道喜而來，在姜家繞了一圈走出，忽想起堯民等，必將頭錯過，此時無處安身，必然人困馬乏，饑渴交加，老姜固舊交，但平日嫌他魯莽，未脫綠林積習，何異雖也做過幾年江湖行當，人品氣味，都要高明得多，近年退隱納福，起居飲食，俱甚考究，更喜結交雅士，與堯民等三人，一定投機，樂得借他地方食宿，於是逕往何家，且不與何異相見，祇令下人傳了話，便自回趕，那和轎夫動手的兩少年，一是姜繼尙，子姜紹周，自幼愛武，天分却比乃姊，相差過甚，性情又暴，常在外面惹事，老姜管束頗嚴，時常受責，兀自不改，因愧本領，不如乃姊，頗下苦功，遇見比他本領高的同輩親友，便百計苦磨請教，這晚喜事，老姜妹夫支劬山毛女浜，吳江釣客許一山，命子許明，前來道賀，表弟兄見面，甚是親熱，他知許氏父子，水旱兩路，俱是能手，許明家學淵源，打得一手好魚梭，強着要學，許明不便推拒，女家席散較早，吃完晚喜酒，乘着諸尊長相聚談笑之際，各帶兵刃暗器溜出，跑到大道旁邊空地上，過手練武，打得十分起勁，姜紹周自非許明之敵，一個失着，正值堯民等路過，轎夫無知，喊了聲好，紹周羞惱成怒，要拿轎夫殺氣，眼看出事，恰巧曉星趕來，適在姜家窺探，認得二人，上前解

勸紹周性傲，不肯輸氣，才一照面，便吃曉星擒住，許明較長兩歲，人甚聰明，先和紹周過手，祇是虛應故事，及見他學了兩招，仍是老不休歇，意似要佔一點上風，恐出來時久，舅父尋人，這才給他一個敗著，不料遷怒轎夫，攔路發橫，自己不願助他欺人，但見轎夫蠻野，氣勢汹汹，倚多為勝，也是可恨，意欲等紹周打倒兩個，再行過去勸解，暫時祇作旁觀，忽見能手出現，紹周已吃人虧，不容再為袖手，其實許明不是沒看出來人不好相與，比時如若過去，說幾句好聽話，唱個喏，曉星也就不為已甚，也是年青好勝，自負家傳武功，羞於服低，欺來人未持兵刃，上前張口便罵，持棍便打，憑他如何能是曉星對手，照樣被人夾起，曉星本意，老姜為人尚可，老姜繼室冉金紅，乃五台派門下，大盜冉傑之女，舊日同門徒黨，具信服他，如知乃弟被殺之事，定非報仇不可，自己雖然不值一慮，熱火頭上，保不住遷怒堯民，前往生事，意欲借此探個口氣，二賊到此，姜氏夫妻，是否事前有信，好代堯民預防，一面招呼堯民等一行，前往何家投宿，自挾許姜二人，前往姜家。許明還不知曉星是誰，老遠到來，我知你二人同出，一人有過，彼此難堪，我和他父親是朋友，如若縱容，慣他下次，事非面告不可，你們祇想個遮羞之法好了，許明答道，祇老前輩高抬貴手，容我二人，自行投到如何，曉星點頭應允，姜繼周最怕父親毒打，身落人手，又羞於求饒，祇是心頭發慌，放下後仍是一言不發，設明忙拉他行禮拜見，請

問老前輩姓名，曉星道，我的真實姓名，南明老人知道，你回去問他好了，許明原非南明老人門下，祇是見過兩次。想要拜師，未蒙收錄，因見曉星，武功出奇，口氣甚大，一時急智，冒充老人門人，以求脫身免辱，曉星雖覺他手法不類，但知老人，與許父頗有淵源，也許新近拜師，尙未學藝，或有口約，便不爲己甚，將二人一齊放下，姜繼周知道如被來人，押見父親，仍是一難，幾番想溜，都吃許明，暗扯衣服止住，曉星隨問南明老人近况，因而得知堯民弟兄，說不定還有一場事故，好生驚異，再加上當日之事，祇得把華嶽太白之行作罷，且去永康虞家，住上些日，看事而行，當時祇作隨便聽過。姜家住在後山，地勢更僻，一會走近，許明又向曉星婉求，裏面親友甚多，好夕請老前輩，當衆留臉，曉星笑道，你舅父不會當着許多人見怪，知你兩個，在我手底跌倒，也不覺難過的，許明又問如何通報，曉星道你二人先進去對他說，蘭陵舊識，路過相訪好了，許明笑道，那怎底下，就說我二人正和路人相打，吃老前輩喝住，同來好麼，曉星頗喜他聰明伶俐，無意中又探知了一樁奇事，甚是高興，點頭笑道，我知你謊要說圓，却失去我來時本意了，念你二人初犯，少時我見老姜，話說好些，就是了，繼祖聞言，才放了點心，說罷，許明姜繼祖，搶先奔去，許明見了乃舅，並未十分隱瞞，祇把過錯，攬在自己身上，說二人出外練武，受人嘲笑，動起手來，遇見一個中年瘦子，強行解勸，全吃點倒，數說了幾句，一

同走來，自稱蘭陵舊識，要見阿舅等語，老姜聞言大驚道，這個魔頭，你們怎敢惹他，瞪了繼祖一眼，趕忙跑出，將曉星接到裏面密室之內，賓主略敘闊別，曉星便說，紹周本領太差，今晚與人相打，錯處雖不在他，終是浮淺無知，幸遇是我，如換旁人，你祇一子一女，爲人所傷，老來怎處，我看他頗能用功，祇氣太浮躁，以後務要嚴加教管，不許和人爭鬥才好，老姜知他好意，不然也不會進門，平素看着兒子不濟，想不到會將生平敬畏的人引來，可知還有點希望，不但不怒，反到高興，一面稱謝，一面又喚二人入室，拜謝老伯父教訓，二人在外偷聽，先還以爲是場羞辱，及見老姜比客年老得多，相待那麼恭敬，引見也不提名姓，料非等閒人物，禮畢侍側，老姜笑道，小弟不是不想兒子成器，無奈他天分太劣，內人祇此一子，又愛護短，我一教他不會，就有氣，如今隨便，內人有一天，沒一天的胡教，也懶得管了，曉星笑道，古者易子而教，參也以魯得之，天分差的人，越肯用功，你把獨子，放在家中，素又懼內，怎生教得好，這不怨娃兒，實是怪你自己不會想法，老姜笑道，那我求老兄台，成全他一下，怎麼樣，曉星道，你知我不會再收徒弟的，行蹤不定，一出門往往好幾年，也沒法教，目前江南，有本領的明師，祇三數人，我看小許與南明老人，還有交情，不妨託他轉求，或者能行，也說不定，老姜性直耳軟，連聲贊好，許明惟恐曉星再說他是老人門下，忙插口道，老伯父遠來，可要吩咐備席麼，老

姜大笑道，我真該死，一喜歡，連杯水酒；都忘了招呼，這正是他愛的，快傳話去，今晚須要暢飲一回才好，曉星攔道，這個無須，我來時才知道你和老何聯了姻親，既到你處，也須往他家一行，道完喜，還有別的事，聞得老何近年講究飲食，我要試試真假，酒擾他的，天已不早，要告辭了，老姜知他脾氣，祇得作罷，曉星隨問今日親友可多，老姜說洗手多年，隱退已久，無什驚動，連內人想給他沒出息的兄弟一封信，都因久無音息，無處投遞作罷，曉星聞言，知不會再生枝節，當即作別起身，由此許明想拜南明老人爲師之念更切，次日堅辭回蘇，和乃父說明，逕往南明山白水村，投師不提，曉星趕往何家，途中遇見何異得意門人追風手蒯欽，說奉師命黃昏前得報，知他有事路過，祇爲長子婚期，遠客衆多，不及分身出迎，適聽卜人傳語，有同行友人借宿，知師伯必往後山姜家一行，特來迎請等語，曉星方以爲今日之事，做得乾淨，不知殺二賊時，有人伏側窺伺，洩了機密，聞言暗讚，老何畢竟比老姜強得多，瞞他不過，姜何兩家，已是新親，早晚難隱，到不如把話言明，由何氏夫妻透話與冉金紅，免得異日貽累堯民，及至見面一問，才知洩機的一，也是一個老朋友，事情祇他和何異知道，並未對第二人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憑冉金紅和所約黨羽，雖非自己對手，終難免牽扯到別人身上，既能無事，自然平息爲是，料知何異不會告人，也就罷了，賓主五人，正談之間，門外忽來一人，小童鋤烟，連忙走出。

問了幾句，進屋向何異低聲稟，何異笑謝堯民等三人道，三公辱臨，蓬舍生輝，怎還賜此厚禮，堯民等謙道，令郎嘉禮，適在客中，無以爲贈，微物淺淺，不足掛齒，何異道，我祇願延款佳客，還未及令小兒參拜呢，隨命小童傳話，着新郎來此拜見，原來良夫在路，已和堯民商好，命張福到了何家，即將行篋中所帶的文具書籍，和兩匹文錦取出，作爲賀禮，所送俱是精品，管禮的人，見來客素昧平生，投宿路過，送此重禮，不敢作主，逕來請示，何異因堯民等三人，不是風塵俗吏，一見如故，又是曉星知己患難之交，頗願結納，並未客套，來人聞命去後，曉星笑道，老何你明知我身無長物，難道叫我白受小輩的禮麼，何異道，我因三公淵雅端凝，一見心折，故令小兒出來拜識，日後也好得些教誨，還不知你隨身法物，祇是一領青衫麼，你便說得怎俗，曉星笑道，現有三兄在此，虞公固今之名宦，便魏錢兩兄，戟門揖客，鈐閣上賓，也非寒酸一流，便看得我輩落拓文人，一錢不值麼，老姜那裏，我沒有送禮，也沒擾他，憑你這一說，我到不能空手，反正慊他人之慨，連你那新過門的令賢媳，也叫出來我見見吧，堯民聞言，見曉星深秋天氣，祇穿着一件單布衫，連個荷包都沒有，一想自己身上，帶着幾件漢玉，良夫新民，也都各有精巧玩物隨身，方欲開口，良夫忙使眼色止住，何異已命鋤烟，進去傳話，一面答道，數年不見面，居然世故起來，這到我意料之外，拜見應該，祇是姜女幼得父母鍾愛，金珠珍飾

，非其所好，你又名滿天下，不比尋常人物，莫拿出手來，叫人看低了你，連我當老的，也不好看相，最好把你那三十六形掌法，略爲傳授一點，算做見面禮兒，一文不花，他們還感激一世，你看如何，曉星道，人說你老奸巨滑，果然不差，怪不得當着生朋友，一點也不客氣，我才張口，立時喊人去叫，原來看準我來得荒疎，身無長物，就有也是一些世俗東西，就勢取巧，說到容易，此掌非一朝一夕，所能傳授，我那有心情閒空，在此久留，是件禮物，就拉倒了，素不好名，管他看高看低呢，何異因長子何璟，武功頗好，知曉星不肯收徒，意欲請他略爲指點，一聽這語氣，料定曉星不給則已，祇出手決非尋常物事，但是曉星傲着一身絕藝，遊戲人間，平日揮手千金，取之盜泉，挹彼注茲，晃眼輒盡，往往身伴一文不名，也不攜帶一件兵器，來時倉卒，有什出奇之物，帶在身旁，心內尋想，不禁對曉星，看了幾眼，曉星笑道，你看我囊中空空，拿不出東西來麼，何異笑道，我知你神通廣大，詭異莫測，但這倉卒之間，常物不足爲奇，如真罕見之物，却也難得呢，曉星含笑不答，一會功夫，鋤烟入報，兩小夫婦請見，何異吩咐進來，跟着兩個身容俊秀的侍兒，手持紅燈，引了新郎夫婦走進，何異一一引見，先命拜過堯民等三人，再拜曉星，三人見那新郎，年約二十左右，生得猿臂蜂腰，英姿颯爽，却不帶一毫粗獷之氣，新娘長身玉立，貌頗美豔，略嫌鳳目含威，英芒內蘊，性情好似不甚柔和，拜罷起立，堯民等

因與主人一見如故，既以父執之禮來見，自免不了有一番祝勉之辭，好在三人，都愛收藏古玉，身帶零星玩物頗多，各取了兩件，作見面禮，何異對於此道，也頗內行，見三人所賜，俱是精品，心中另有打算，並未客套，逕令新夫婦，拜謝收下，何異見曉星，望着兩小夫妻，祇不作聲，隨向何璟，使個眼色笑道，你司空伯父，見三位老伯，賜你夫妻這些精品珍物，早就說有好東西賞賜你們，祇是來得匆忙，不知你今日授室，未曾帶來，你夫妻先上前拜謝罷，何璟夫妻來時，早得鋤烟報信，知道父翁意欲備激曉星，好學他一點手法，聞言恭恭敬敬，走近前去，禮謝起身，何璟笑道，老伯父以前，答應過我，早晚教我幾手，如今又是好幾年了，重賜我不敢領，祇求略為指點，便感謝不盡了，曉星笑道，這話不錯，我原答應過，早晚偷人家一點門道給你，但見面禮，是見面禮，與傳授手法不同，照你這樣說來，你用得着的東西，也不要了麼，那麼賢姪媳這一份呢，何璟方欲答言，何異却聽出曉星所賜之物，果在身邊帶着，既稱合用，必不尋常，忙插口笑道，司空伯父厚賜之外，仍要傳授手法，我兒何修得此，還不快謝，何璟重又單獨拜倒，曉星叫道，老何，你要兒子做磕頭蟲麼，告訴你，一定是有，這忙作甚，又對何璟道，你老子欺我身無長物，想叫你儂我呢，如何信他，再磕頭，我就走了，何璟笑答，小姪不敢，明早我多敬老伯父幾杯新開罈的陳酒，走時再帶上兩罈如何，曉星笑道，一罈裏燒不出兩樣好瓷，礙

年不見，也學得這麼壞法。實對你說，我隨身那會帶什麼好東西，這原是日前無心中檢的，當時有我一個師姪想要，我因他手辣，不許學這類東西，沒有給他，本意還你昔年願心，不過要等事完回來，或是異日路過再送，後想到會在今日來此，這東西恰好是一對，用雙的，你已無此功力，小夫妻二人，各用一柄，再好沒有，我適才是看你三人秉賦，好用那一種手法練習，你老子以爲我耍賴，就喉急了，今晚我下榻此地，天明即行，無多餘暇，其實一說就會，不用怎教，如要多學兩手，少時客眠是靜，略來片刻，即可學會，不過你正新婚之夜，誤你洞房吉時，却來從我學武，未免有點煞風景罷了，新娘原是巾幗英雄，久聞曉星大名，一聽便知是一對珍奇武器，巴不得也隨着從學，聽曉星祇令夫婿到時往前，忍不住答道，家父也是老伯父的朋友，爲何祇傳授他一個，莫非這還分什麼厚薄麼，曉星笑道，姜賢姪女，莫挑眼，我因世上俗禮太多，弄不清楚，吉日良辰，新夫婦都離房他出，恐有什麼禁忌，故此祇教賢姪一人前來，我教他，他再教你，不是一樣，既然如此好學，東西給你們看過，暫放這裏，先各回房，三更後一同來吧，隨說，伸手衣內，由腰間取出兩件軟兵器，兩手分持，微微一抖，錚錚兩聲，立時挺直，何璟夫妻，見那兵器，長約三尺二寸，共是七節，每一節一寸半寬，四五寸長，寸許來厚，首節直柄，是個上有鋒稜，七八寸大的圓環，環上橫著一個比環略大的月牙，另一柄沒有月牙，環上却有二十

四個寸許長的芒角，精光湛湛，鋒利非常，通體都有機簧連接，不用時，可以化成一條鐵環帶，束在腰間，用起來能剛能柔，運用隨心，不禁喜出望外，忙又拜謝，何異知是大門和尚的七星日月環，適聽凶僧，死在曉星手內，本想詢問，此環下落，不料會落在愛子手內，曉星身材瘦小，又祇穿件單藍布衫，圍着這麼兩件易現棱角的兵器，來了半日，竟未看出，又是驚喜，又是佩服，稱謝不已，堯民等遇盜時，相隔戰場尚遠，祇覺凶僧所用兵器，精光閃閃，上下翻飛，不是尋常刀劍，並未看清，這時近前看了，也都驚讚不置，曉星却冷冷的，對小夫妻道，你們想必尚有許多禮節，先回房吧，三更人靜，再來好了，兩小夫妻，祇得放下鱗環，分別拜辭而去，何異問兇僧飛鉞下落，曉星道，當時在場人多，除甘老頭子，自覺不好，相，抱了伊商屍首先走外，下剩還有六七位，每人取上兩三面，都分散了，何異道，此鉞聚五金之精，千錘百煉而成，能砍斷好幾層鐵甲，端的人間少有的利器，休說全得，禱要有三四面，加上精鋼，找一個鑄刀劍的極好工匠，重新化煉鼓鑄，打成刀劍，凡可吹毛削鐵，賊禿是你殺死，怎不取他幾面，曉星道，那十三面飛鉞，俱是彭謙，康成二人打落，人家把賊禿追到林邊，我乘機縱出，將賊禿一掌打傷，本心連日月後，都不想要，還是我師姪黑摩勒，想檢便宜，因他素來逞能自恃，留在身邊，不問能否使用，早晚必有一場大爭端，想起以前，曾經答應過令郎，徒弟一收，

早晚送他一點東西，老着臉皮，許了小黑一點願心，強要過來，怎好意思再分一份，我這些年來，雖然老想物色一口寶劍，如用這類東西化煉打造，却不合我的用呢，何異道，千莫之類，神物異珍，世上能得幾口，照你這樣胃口，慢恐再過些年，也難如願吧，曉星答道，那也不能一定，心堅意誠，神物自能求主，早晚總會遇上，你自聽我好音吧，何異又代愛子探問，練那日月雙環之法，曉星一一告知，祇囑這類功夫，須要循序漸進，不可任性求速，須知大門和尚，內外功均臻上乘地步，練此數十年，並非一朝一夕之功，我雖另一手法，與大門不同，年青人多好勝，還是穩一點，祇慢加功，免有不到之處，弄巧成拙，尤忌資稟功力不夠，妄用雙環，遇見能手，易現破綻，何異與曉星，雖門路不同，武術一道，終是行家，自然一說便透，全都記下，賓主五人，又略談了片時，何異早命人來，照曉星意思，將客榻安好，中間張福祇進來，回了一次話，堯民見主家已有精潔鋪陳，小童伺應，靈敏周到，便命退去，何異見夜已深，請客安歇，堯民等知主人已累了一整天，明日還要餞別，無法辭謝，如若早起，定累他不能安睡，好在離家已近，多耽擱半日，一樣趕到，臨時變計，說明日過午方走，少時還與曉星對榻夜話，恐起不早，務請主人，不必早臨，曉星笑道，這兩三天，正是他作牛馬的日子，囉裏囉嗦，好些禮節，便沒我們，他能睡得早麼，人逢喜事精神爽，他自爲兒子高興，用

不着承他空頭人情，還是一早起身，早到永康的好，何異笑道，我正嫌禮不誠，挽留不住佳客，難得虞老先生多留半日，使我少伸地主之誼，稍得快聚，你不代我留客，反到強勸客走麼，曉星道，他三位什麼時走均可，反正我一天亮，非走不可，你那令郎賢媳，都等急了，還不快些進去，何異又向三人叮嚀，莫聽曉星之言，務必再聚半日，他愛走，走他的好了，三人話已說出，自然諾諾連聲，何異辭出，三人便問曉星，是否真個先行，曉星說，自己有事，一早必走，就同起身，也不同路，你們祇管後走，行抵永康，自會趕來相見，三人知他行飄條，形跡脫略，也就不再深問，因新人夫婦，尙等學武，各自就臥，一會便聞窗外有人，低喚師父，曉星取了日月雙環，開門出去，與來人見面，聽口音，果然新婦也同到來，雙方略說幾句，語聲頗低，良夫靜心細聽，好似曉星囑咐新夫婦，不許前往永康尋找，免生是非，跟着便聽日月雙環舞風之聲，已在傳授武藝，暗忖何異談吐風雅，不似出身綠林一流人物，今日相見，已成知交，以後當然不免來往，乃子人雖英俊，也還端重，怎會生出事來，曉星不令前去，好生難解，途中疲乏，略聽一會，也隨堯民新民，相繼入睡，次早三人醒來，紅日滿窗，天已不早，一看曉星榻上空空，被蓋未翻動，好像昨晚教完武藝，便即起來，連枕頭，也未沾的神氣，二童侍側，一見客醒，忙去打水，捧進面盆，三人起身洗嗽，問鋤烟可知曉星何時走的，鋤烟答說，

昨晚傳授武藝，主人不許旁觀，客睡即去，天快亮時，來此侍候，那一位客人已不在此了，正問答間，何異忽然走來，進門笑道，曉星真是怪人，他的事情也真多，平生竟極少安寧時候，昨晚我再三挽留，依舊非走不可，他說此番去到虞公府上，許能住些日，不過請三位不要拿他當客，一任他孤雲野鶴，自去自來才好，堯民道，曉星今之奇士，我等知他脫略形迹，當然不以世俗款客之禮相待，何兄向平之願已了，山居想多清暇，難得曉星，也下榻舍間，良友相聚，人生樂事，何妨日內枉臨，共圖平原之聚呢，何異道，便虞公不邀，老朽也有永康之行，祇目前還有一些瑣事，不消十日，便可辦妥，彼時必定專誠拜訪，謀一快聚呢，四人閒談了一陣，下人擺上餞行酒宴，菜肴不甚多，却比昨日還要精美，堯民席終少坐，即行辭謝，新郎夫婦，也趕來拜送，何異父子，直送出村外，雙方才慇懃訂了後會而別，一行加急趕路，行抵永康，天已昏黑，離家還有二十來里，忽見一夥人，各持燈籠火把，對面趕來，近前一看，俱是家中子姪下人，因知堯民當晚到家，特來迎接，堯民還當曉星送信，問怎知道，長子虞庶答說，前者家眷平安抵家，因接父親福建來信，說尚有耽擱，歸期未定，以爲暫時不會起身，昨日全家商議，久未接信，正要專人入閩探望，今日一後，忽然來了數十名壯漢，挑着四十罈好酒，四十罈山泉，另外四磁瓶好茶葉，說父親已在途中，當晚準可到家，茶酒山泉，乃一好友所贈，趕先送來，放下禮

物，討了名帖，便蜂擁而去，脚力洒錢，一文不要，人都一色藍布短衣褲，足登草鞋，說話神氣却又不像脚夫鄉夫，問他何人所贈，他說父親着一姓張的管家所雇的，別一概不知，走得更是飛快，晃眼出村，便沒了影，事後越想越覺可疑，無奈人已走遠，追趕不上，姑且照他所說，沿路接來，果然接到，莫非父親還不知此事麼，堯民知是何異所爲，見來接人多，不便明言，說事是有的，祇想不到這麼快就送到罷了，邊說邊走，一面分人騎馬趕回，準備酒飯，一會抵家，脚夫轎馬，自有下人開發，堯民等三人，正往裏走，曉星忽在人叢中出現，良夫知他用意，裝着同來，邀了進去，堯民便命子姪，先去上房相候，自和良夫新民，把曉星陪到後花園精舍以內，還要陪用飯，曉星力促堯民入內，與家人團聚，自和錢魏二人同飲，無庸作陪，堯民知他性情，祇得進去，由此曉星，便住虞家花園以內，每日祇和堯民等三人，聚談飲宴，不見外人，常時獨自出遊，也不過去個一天半天，來去多不告人，堯民等三人，聽其自然，並不過問，侍客下人，仍是前在福州官衙，第一次服侍曉星的侍琴侍棋，俱是虞家世僕，侍琴姓王，待棋乃張福之子，均極聰明勤謹，一句不往外走口，曉星也頗喜歡二童，有時還帶了出去，良夫最是心細，又和曉星晤對時多，漸覺二童臨睡以前，必往花園僻處，去上個把時辰才回，日間常在曉星房內，背人密語，對於曉星更比誰都親熱周到，自從客到，不奉呼喚，隨時都在花園以內，永不再和前

院同夥厮混，這晚託辭早睡，與新民各自進房安歇，伏窗偷窺，不多一會，便見二童，悄沒聲的走過，魏錢二人所居乃是五間一幢的精舍，當中一大敞廳，隔旁各有兩間，一明一暗，俱是紫檀雕花隔斷，滿壁圖書，陳列精雅，舍後一座小土山，兩旁環植芭蕉，雜花夾徑，紅紫芳菲，舍前種着幾株抱多粗的梧桐樹，奇石三五，嶙峋矗列，溪水右來，到北匯成一池，與精舍正門相對，夏日荷花滿開，碧梧高柳，鳥聲噦噦，爲園內納涼消暑勝地，曉星住室，在右側假山側面竹林以內，中間曲曲灣灣，通着一條石子鋪的小徑，兩下相去，並不甚遠，因曉星喜靜，魏錢二人，不在前面，便在曉星屋內相聚，日裏回房時少，晚間安歇，俱由二童兩邊分道，除却張福，時常進出，和幾名後園門住的花匠外，下人輕易不許走進，二童夜間去處在土山後，良夫住室窗外，乃是必由之路，良夫發見二童，又復走過，悄悄追出，掩在後面，二童想不到會有人跟他，一過土山，便飛步往前面月亮門內跑去，跳跳迸迸，互相說笑，甚是高興，良夫知道門內有樓五楹，樓外有一平台，爲堯民藏書之所，日常封鎖，無人去，二童到此作甚，好生奇怪，跟踪掩進去一看，二童已然揆着前一株桂花樹，扒到平台上去，一到上面，便沒聲息，也未開動樓門窗戶，心恐二童年幼無知，做出不好的事來，堯民窮途知己，患難至交，身雖是客，既然見到，不容不看個明白，仍掩在牆角背陰之處，暗中查聽，等了一會，仍無動靜，平台離地

丈許，又看不見上面人影，想不出二童在上面，作些什麼，後來越想越怪，見對面院牆，有一大桂樹，相隔平台較遠，似可仰望，試貼牆根，繞將過去，掩在樹後，抬頭往上一看，二童竟在平台上，面對面相隔三尺來遠，盤膝而坐，彷彿老僧入定，態甚莊肅，祇兩手不時抬起，各把掌心朝外，互相徐徐推抵，此進彼退，住復不已，當中明是空的，却做得和有實物相似，間隔遠近，總是一樣，雙方都是聚精會神，目不旁注，認真已極，良夫對於這類內家功夫，雖是個門外漢，但在各地奔走，頗有閱歷，自和鍾玉麟等鏢師，長途相處，更增了好些識見，不難想像，深知二童，素不習武，參禪打坐，更談不到，忽然有此舉動，再想起曉星和二童相待情景，益發明白了大半，祇不知曉星，與何異多年老友，乃子何環，再四請業，俱都堅持不肯傳授，反垂青到二童身上，是何原故，有心等二童下來盤問，又覺深夜偷躡僮奴縱跡，未免失了身分，曉星也必不願人知，說破反而不好，既未爲非作歹，仍以不去驚動爲是，仍輕悄悄繞牆退出，回轉房內，睡在牀上，暗忖慢遊半生，直到此次閩浙之行，才知江湖上隱伏着如此凶險，設無異人相救，豈不賓主三人，全死賊手，看來防身之道，不可不有，自己兩個兒子，俱頗聰明，前接來信，次子幼弱多病，何不乘此時機，託託曉星，拜在他的門下，就不練到他那地步，學點防身本事，大來出外，也可免却許多危害，即便他閒雲野鶴，行踪靡定，不肯親傳，託他另拜一位明師，

想必不致堅拒，盤算了一夜，次日見了曉星，拿話一探口氣，先以爲他性情古怪未必肯收，多半轉薦旁人，誰知曉星並未推却，祇說老弟品學心地，我所深知，雛鳳聲清，十九不差，不過我們所學，與目前讀書獵取功名的人不同，一個是祇要讀些高頭講章，略熟經書，便望成就，有的還可憑着遺澤命運去撞，一個不但要有恆心，能下苦功，天資稟賦，尤其缺一不可，並不在身子強弱，心志也是最關切要，我對別人矯情，實是做作，誰不願有衣鉢傳人，祇是太難罷了，休看璟老友之子，我不肯傳授，那是他早把功夫用錯，從頭再來，無一恆心毅力，資質也還不夠，將來難保不爲門戶之差，所以老何怎麼說，也不答應，我多年來，簡直未有傳人，心裏實在隨處物色，此事暫難定准，也不必把令郎喚來，半年之內，我自處，至不濟也必傳他一點強身健力之法，好在書香子一個，自有正業，學成與否，祇不到處炫耀，便無關緊要，既承重託，必有以報，休再對人提說好了，良夫大喜稱謝，當天曉星出遊未歸，堯民到家數日，因候舜民遊杭，尙不知自己辭官之事，年老弟兄，急於見面，恐在西湖還有耽擱，專人送信，趕了回來，也恰是這一天回到家，弟兄見面，談起前事，舜民聽說老兄，也結識了這樣異人，亟欲見識，偏又他出，以爲一二日內，准可見着，偏生曉星這次出遊時久，舜民連等數，俱未回轉，虞妻因蘭珍有救命之恩，人更美麗溫淑，甚是看重，不以側室之禮相待，到家安排好後，便擇吉日，與

舜民合卷，一切多按正室行禮如儀，虞氏望族一家，虞妻又看得這事，十分隆重，雖因忙着舉辦，不及知會遠方戚友，單是本地的親族朋友，就非少數，辦得甚是火熾，直熱鬧了好些天才住，舜民見室人和美，親如手足，燕爾新婚，也頗得意，又值葦村家信催歸，還有隣縣待信趕來道賀的戚友，也要陸續告辭，因是賀喜而來，席俱設在自己家內，堯民良夫新民，日常在坐，未聽提起曉星，以爲尙未回轉，本想把乃兄經歷，告知蘭珍，偏生虞家留有幾個女客。蘭珍日隨虞妻陪客，未得其便，這裏後走的戚友，又都至好，賓主相聚，往往談至深夜，才回上房，人已疲倦思眠，加上些家庭瑣事，就此岔過，忘了提起，過有十來天客才走完，舜民天性恬靜，接連應酬多日，未免覺着勞乏，正打算休歇一兩天，忽然下人來報，江氏母女，應約前來，舜民夫妻三人，想不到江小妹來得這快，聞報大喜，連忙迎了進去，落坐歡敘，舜民見小妹雖然英秀如前，玉容却清減了幾分，眉宇之間，隱含孤憤，隨身行李，祇帶了一個換洗包裹，一個舖蓋捲，和一個似裝兵器的舊藍布套，衣著更是樸素，料他有什心事，也不便問，虞妻因有前約，早爲他母女，在後園中，備下靜室，陳設用具，無不齊備，午宴接風之後，便同陪往後園中，看是合意也不，小妹見虞家花園，佈置風景，無一不佳，所備房舍，自成一個院落，門外假山屏蔽，修竹成叢，門內祇靠東北牆角，一所房子，對面兩株梧桐樹，粗均合抱，時正深秋，落葉飄蕭，樹下分列

着石几磁墩，想見夏日碧陰映窗，清風送涼，幽靜景象，西南面又是一座假山，山角一亭，可供登眺，通體苔蘚鮮肥，雜花滿生，山下玉蘭數年，均在半抱以上，屋側還種着七八株梅花樹，也都丈許高下，進房一看，房祇四間，內有兩間打通，餘下一明一暗，江氏母女宿處，便在其內，外有一小間，藏在屋後，另門出入，不與相通，小妹見屋宇寬敞，陳設精雅，牀上舖陳，以及奩具一切，無不華麗，不禁苦笑道，主人情重，樣樣周到講究，已然備就，辭謝固覺矯情，有辜主人盛意，就此領受，怎敢當呢，虞妻笑道，家中現成東西，並非重新購置，況且愚夫婦，前者富春江上與妹子曾經約定，等老伯母臨，便擇吉日行禮，與外子結爲兄妹，既是一家骨肉，何分彼此呢，小妹淒然道，妹子命薄，幼遭顛連，家母暮年，飽嘗艱苦，自恨女子，無以爲養，衣食起居，無一安舒，不想得遇大哥大嫂垂青，視若骨肉，如此厚待，盛意慇懃，我也無法推謝，不過以後相處日長，仍望守着前約，○此已足，不再厚施，此院既借妹子暫住，最好賜我炊具，除兄嫂三人外，不必再令他人來此，尤其家母的服務勞奉養，飲食起居，須由妹子自理，以便略盡女兒之責，才敢在此久住呢，虞妻本派有兩名使女，住在小屋以內，供他使用，聞言方要勸說，蘭珍知道小妹妹性情用意，在旁使了個眼色，虞妻祇得改口道，伯母高年，那有不要人服侍之理，賢妹的話，我也不能不遵，這樣，今日賢妹新來，什麼都不熟悉，暫時仍叫他們

服侍，等爐灶安好，一切停當，再行遣走如何，江母看了小妹一眼，意似允可，小妹笑道，賢嫂盛意，我所深知，妹子實有難言之隱，過承厚愛，祇好遵命，但以三日爲期好了，虞妻答應，江母手拄一根漆杖，老態龍鍾，一雙眼睛，半睜半閉，舜民夫妻慙慙慰問，祇含笑答謝，沉默寡言，神態却極莊凝溫靄，不似尋常老婦，談了一陣，使女端來點心，虞家肴點，原極精美，虞妻因老人多愛吃甜的，添做一樣珍珠湯元，江母吃完誇好，小妹見那小湯元，此龍眼核還小，都一般大，顏色雪白，裏面包着三兩種細而香腴的甜餡，放在極清的紫色棗湯以內，端的顏香味三絕，雋美無匹，便問怎麼做的，這樣靈巧好看，虞妻道，與普通湯水元，一樣作法，不過小些罷了，那餡子是用黑芝麻，瓜條，核桃仁，花生米，桂元肉，分別磨碎，先用肥母雞腹中板油，加蜜生釀，這時取來，和在一起，用石臼搗爛成泥，再加上自製花露拌勻，用模壓成黃豆小粒，外皮是好糯米七成，香粳稻三成，磨成了粉，再入小磨重磨過一次過篩，加水揉勻備用，另有木模一付，共是三塊，一塊是底，上有一百零八個大半圓的小木槽，中間一邊是百零八個，和餡一般大的圓球，濕粉放在槽內，木球對槽一壓，正好成了一個餡窩，把餡放在裏面，上層一塊，也有同木槽，祇是淺些，也放濕粉壓過，兩邊一合，倒出來放在篩內，略加點乾粉一滾，便顆顆均圓，大小如一了，湯用北方帶來的好紅棗，洗淨蒸漲去皮，加冰糖冷水煮開，文火

熬湯，去棗不要，再用細絹濾過，等湯兀煮熟撈起，放入棗湯以內，就成功了，另外兩種餡子，一是豆沙，一是蓮泥，並不事，後園花多，居家無事，任其開敗可惜，每當花事，我便帶着下人，在天明日出以前，擇那含苞半開的，採摘下來，去掉鬚蒂，和蜜裝磁封緊，有的是蒸，有的用隔水燉，製成元葉花留露，原罐封藏，用時取一半勺，便有極濃郁的香味了，小妹妹道，先右在日，與家母一樣，都愛吃甜，曾用過幾個川廣名廚，彼時小妹妹年幼，記得着點樣式，也還不少，那有這等精細，一個湯水圓，便許多考究，別的更不用說了，這固然是大嫂能幹，也可見得大家世族的起居飲食，絕非一般暴發戶，所能夢見呢，蘭珍插口道，這話實不錯，就拿我說，小時光的事情，記不甚真，可是義父撫養這些年，也到過不少富戶人家，他們多半穀米成倉，金銀滿庫，當時賓朋滿坐，儘量擺些山珍海味，酒肉歡呼，再不叫些男女倡優，吹彈歌舞，鬧得亂轟轟吵人頭疼，她們也有花園，有的還比這園，大好幾倍，到處油漆得金碧輝煌，紅顏綠色，樓台亭閣，滿眼都是花木成雙配對角，栽上許多，無一株不是整齊齊的，地不是三合土，便是方磚，房內陳設，也是以多爲勝，朱紅漆的傢俱和一些不論真假的古董字畫，亂糟糟聚在一起，塞得滿滿，而且每一個地方，必有匾額對聯，和那吉星高照，四季平安的金字紅牌，掛在一齊湊熱鬧，是牆都有八仙過海，封神西遊等彩畫，說不出那一種火辣辣的味道，叫人走到那裏，看着

都不舒服，說他不好，那樣都費了不少金錢人力，心裏還自奇怪，極好的地方物事，爲何做得這麼不順眼，那沒經人佈置過的荒山野景，到比他強萬倍呢，及自這次，隨姊姊到家，從進大門起，就與以前所見，迥乎不同，家居禮節，也不似平日所聞富貴人家，那樣繁苛，可是下人們，老是很謹得那麼自然，自家主以下，永沒見人有過疾聲厲色，個個滿臉春風，和和氣氣，這大一片花木園林，還有前院好幾進房子，單陳設傢俱有多少，共總男女下人，帶花兒匠，不過十多個，老爺好客，常時家中宴會，還有留客住的時候，我永沒見他們手忙腳亂，連桌椅背底，都摸不到一點灰，所來的客，也都淺斟低酌，談笑從容，聽不見怎樣叫囂吵鬧，園中景物陳設，更是不村不俗，濃淡相宜，各具匠心，別有佳趣，到處叫人看了心清神爽，日常都是恬靜安逸景象，花木有很多異種，這還是秋盡天氣，要到春夏之交，想必更好，大老爺那邊，也有一所大花園，我祇去過一次，因住有外客，不曾走完，地方差不多，佈置不是不好，要比這邊，就不如了，飲食兩房，一發現好的，便彼此仿作，長房大嫂也頗能幹，到差不多，一樣精緻考究，這些都是我姊姊親督家人佈置管教，才能到此境地，這麼精細能幹，親友全家，却沒一人不佩服稱讚他賢惠的，真正少有，虞妻忙攔道，蘭妹不要說了，伯母賢妹，雖非外人，那有自己把自己，誇得這樣過火的，要被外人聽去，牙都笑掉了，小妹道，書香世族的氣象，固與暴發之家不

同，但現時的主人，能幹與否，是否俗物，最關緊要，否則雖有名園，也作踐了，蘭姊心直口快，早年所見，多半土豪暴富，和綠林中洗手人物，有了許多臭錢，一意仿富貴之家，自然滿眼俗惡，不倫不類，難怪他說，可是草澤之中，也大有人在，不能一概而論，卽如在離這裏二百來里的杜仙山碧螺灣隱居的何老先生，他那且住園中，便具泉石臺榭之勝，茶酒尤極精美，聽醉鬼說，他與蘇伯，乃是至交老友，蘭姊可會到他家去過麼，舜民在旁聞言，忽然想起老兄經歷，尙忘向蘭珍詢問，聽小妹口氣，頗知道這些人的來歷，剛想插口，忽然使女人報，說前面來了金華來的生客，說是劉老爺託他來的，有信面投，舜民因劉氏父子，爲富不仁，好好紳耆，與賊通氣，拿親戚往虎口裏送，如非遇見異人，轉禍爲福，豈不葬送他手，自己雖得無事，蘇半瓢仍因此送了性命，心中恨極，喜事並未通知，劉家送禮壁回，也不補帖，原是借此示意，以後兩家不再來往，就此疏絕，劉氏父子想已明白，也未來賀，這時忽命人投信，還要面見，料定沒什麼好事，便叫使女傳話，說老爺有病，不能見客，留信與否聽便，使女應聲要走，小妹正和虞妻說話，沒有聽清，問是何事，舜民說了，小妹道：來時妹子聽說，惡婦遷怒劉家小賊，怪他既要立功，就不該顧全親戚，將圖記在了隱秘之處，以致走眼，惹出亂子，今日來人，必無好意，不見他不是事，大哥還是出見，妹子和蘭姊，隱身屏後，見機行事，說話時，據理對答，無須客

氣，不論來意如何，對大哥決無傷害之理，舜民應諾，先命使女傳話，着一心腹下人，將來客延入裏花廳待茶，略等一會，便同小妹蘭珍走出，虞妻不放心，也跟了去，那花廳在中進偏院裏面，共是五楹廠廳，院落甚大，對面堆有太湖山石，窗前有幾株合抱老樹，廳內屏門後面，有一小門，與內院可以通行，地頗幽靜，舜民夏日午睡，或與人對奕於此，平時絕少在此會客，小妹問明路徑，教舜民由前面角門繞進，自和虞妻蘭珍三人，由內走出，舜民到了前面，來客已然先到，下人報過，賓主見禮分坐，舜民見那來客，穿着齊整，年約四旬上下，手裏拿着一柄黑漆的扇子，比常用摺扇，約長半倍，貌相舉止，也頗開展，看不出是何路數，便問姓名來意，來客見下人獻完了茶，即行退出，微笑了笑，答道，姓單，名子鐵，與令親也祇新交，明公近月所經，我已盡知，無須再說，不過明公暫時雖然無事，後患實多，令親更是一時失着，眼前便有性命之憂，此事祇我可為兩家解厄，但有一物，必須割愛，惟恐無因至前，難以徵信，特請令親，寫了封信，前來面商，我知令親對於明公，頗有負咎之處，但他也是實逼處此，後悔無及，仍望念在多年戚好，不以前事介懷，概允所請，令親固可免難，明公也永保平安，至於詳情，請看完令親的信，就明白了，說罷，從懷中取出一封信，舜民接過，正要拆看，忽聽廳門外，有人罵道，好不要面皮的東西，憑你也配看相人家的東西麼，快滾出來吧，單子鐵當是舜民先伏

的人，且不答話，冷笑一聲問道，姓虞的想不到你有這大膽子，底下話未說完，廳外又接口罵道，瞎眼狗賊，太爺路見不平，隨你到此，與人家姓虞的什麼相干，還不快滾，要太爺在別人家裏，給你好看麼，言還未了，物隨聲到，跟着飛進一溜黑影，其疾如箭，朝單子鐵面門打去，單子鐵也真手疾眼快，使手中黑漆扇一擋，叭的一聲，落到地上，乃是一根半尺長的樹枝，敵人新折下來，竟當了暗器，才知勁敵尾隨到此，心雖一驚，仍裝鎮靜，一面留神防備，笑向舜民道，適才誤怪明公，幸勿見罪，割愛與否，明日奉訪，再行領教，現有鼠輩作鬧，須我管教，先告辭吧，舜民雖信小妹，來客不會傷人之言，見了這等情勢，終是心驚，信也未看，不知如何答好，說時遲，那時快，舜民話未答出，單子鐵已起立外走，舜民還要出送，忽見小妹，輕悄悄縱出，搖手示意，祇得止步，小妹跟着掩向廳門庭柱後面，單子鐵一意防了前面，竟未覺查，走出廳門，厲聲喝問，鼠輩何處相見，我同你去，話才出口，一眼瞥見太湖石後，帽影一閃，叭叭兩聲，却無人答話，以為對頭在彼，戟指喝道，我來是客，主人並無失禮之處，你既找死，不必賊頭賊腦，掩掩藏藏，快滾出來，隨我到外面見個高下，正說得起勁，忽聽頭下喝道，憑你也配，單子鐵猛覺頭上有風，知道不妙，想躲已自無反，暗器竟比話還快，吧叭一聲，頭上着了一下重的，汗水淋漓，滿頭都是其臭難聞，無明火發，不願得再裝斯文，使袖往臉上一擦，屏着

氣息，跟踪往房頂上便縱，縱時舜民瞥見小妹追出，把手一揚，仍縮回來，單子鐵好似微微哼了一聲，略停一會，小妹把舜民夫妻三人，招出同看，地下打碎了一個破瓦罐，濺了滿地澆花用的臭肥水，房上人影，已不知去向，再找太湖石後，却留下一頂舊帽，一根與石一般高的樹枝，一粒黃豆大的石子，小妹見了，恍然大悟，和三人一說，不禁笑得肚疼，原來單子鐵的對頭，仍祇一個，早就埋伏廳外，不知何處，弄頂舊小帽來，用樹枝撐向太湖石後，略帽頂，以爲疑兵之計，人却端了一罐臭水，伏在廳外大樹上面，等將來客引出，用石子一打石後帽沿，活似有人藏伏，使其全神貫注，再把一罈臭水，當頭打落，來人武功雖好，未受重傷，可是這滿頭滿臉的臭水，如何承當，不追心又忿氣，不甘忍受，末了小妹乘機，又打他一暗器，來時自問手到成功，那麼從容，去得如此狼狽，啼笑皆非，怎不好笑，當時喚進下人，打掃乾淨，說客已走。不許多言，一同回到園內，小妹蘭珍已知打人的是自己人，但看來人情景，必非無名之輩，這一來，冤孽轉到別人身上，此去如不估盡上風，決不再來，祇是單子鐵這名字太生，竟從未聽說過，方道奇怪，舜民正看那信，忽道，這人怎麼又姓鐵呢，小妹忙要過信來一看，上面詞意，先是極力認罪，說自己一時糊塗，鑄此大錯，愧悔無極，尙幸舜民吉人天相，不但化險爲夷，反成就一樁美滿姻緣，從此金屋藏嬌，宜男有慶，可喜可賀，繼述自己却是失

足在前，難於彌縫，對方異常嗔怪，早晚必有不測之憂，全家惶急，眠食不安，日前鐵老前輩駕臨，才知如夫人，不特將門之女，巾幗英雄，而且還有奇珍異寶，與之同歸，鐵老前輩，爲了此寶，物色多年，新近才知下落，知劉虞兩家，老親世戚，特囑函懇，願以重酬轉讓，明知負罪如山，不應再有不情之請，無奈全家老幼，危機已迫，非鐵老前輩，不能挽救，況且這類神物，最受江湖上人覬覦，不比金珠珍玩，非你我這類人家，所能保有，強留適足賈禍，如夫人雖然武勇，終亦保存不住，與其早晚因此受害，何如轉讓出去，既獲重酬，還保平安，自己事迫倒懸，萬般無奈，爲此肅函奉商，務望寬宥前愆，念在多年世戚之情，特賜俞允，即將此寶，面交來人，恩深再造，鐵老前輩，今之俠士，崑崙押衙一流人物，本來取如探囊，爲知德門善士，不願強取，故令函介面懇，至祈詳爲斟酌，審慎概允等語，小妹看完，不由大驚，秀眉一縷，正要說話，回顧虞妻在旁，恐他受驚，又復忍住，祇對蘭珍道，適才那厮，竟是你義父去年和我說的那鐵扇子，他把同音的字，故意顛倒，所以先沒想起，老侯適才乘他驕敵，出其不意，給他吃此大虧，照這厮平日爲人，怎肯干休呢，虞妻看出小妹蘭珍，詞色有異，便笑道，兩位賢妹，不必吞吐，有什麼話，祇說無防，我雖文弱女流，自從上次江行遇險，得蒙救脫後，長了不少見識，胆子也大，了許多，真要有事，豈是胆小，就能躲過的，到不如明說的好，省得叫人胡猜，舜民也跟

着追問，小妹道，說否俱是一樣，我因嫂嫂雖然明白事禮，不似庸俗女流，大家閨眷，終是文秀。那知江湖上凶惡粗野行逕，反正事已有人担去，不致防害尊府，說來難免虛驚，任他糊塗過去到好，既然大哥嫂嫂，都想知道，祇請安心不要害怕，我說就是，今日來人真名叫作樊秋，因他武藝精強，慣會點穴，平日不攜兵刃，祇用一把精鋼打成的鐵摺扇，江湖上都稱他鐵扇仙，當年在西北甘陝一帶，着實有大名望，提起鐵扇子，幾於婦孺皆知，他就此把真名隱起，改姓爲鐵，此人雖是一個獨腳強盜，却極講理，也頗義氣，以古俠盜自命，專一鋤強扶弱，却富濟貧，不輕欺壓良善，祇有一椿短處，手狠心辣，睚眦之怨必報，樹敵太多，六七年前，不知爲了什事，跌翻在一個仇家請出的能人手裏，由此一氣，遁入陝西黃龍山內，隱居苦練，立誓不報前仇，決不再在江湖上，出頭露面，蘭姊來時，所帶有兩件寶物，內中一件，分兩極重，乃是一塊頑石，內含至寶，名爲金母，又名金髓，爲西方庚辛之精所聚，比起常金，重約百倍，用鑄刀劍，勝於古之干將莫邪，惟以良工難得，開鑄無方，至今仍藏石內，尙未取出，先父當年，爲了此寶，不知費却多少心力，沒等神物鑄成，便吃仇人暗算身死，臨終遺囑，命家母第一教養小妹，第二保存此寶，俟小妹長成，訪求能人，將他鑄成利器，爲父報仇，比時小妹年幼，石重千斤，不是尋常人力，所能取攜，最可恨是仇人心毒，害了先父，還欲殺我母女，斬草除根，尙幸家母機

智·本領不弱，又得一義僕相助，忍着悲痛，將先父草草埋葬，將此寶移運山中隱秘之處，連小妹一齊藏起，自裝殉夫假死，棺木四角，暗留氣眼，又由那義僕，弄來一個死女孩，同放棺內，才將仇人瞞過，棺中原暗藏有食物，家母在內，臥了好幾天，仍由義僕乘便，冒險開棺，換了一具假屍，主僕連夜逃走，在山中藏了數月，方始帶了此寶，母女主僕三人，展轉逃亡，到富春江邊，隱居避難，先父當年，爲防外人覬覦，真弄了一塊假石，仇人得去，也因物色不到良工，至今尙未開視，因係至寶奇珍，風聲傳出，到給他惹了不少亂子，我母女住了幾年，義僕陳英忽得一身奇症，入陝求醫，從此不回，也無音信，我母女益發孤苦無依了，家母逃時，悲痛憤激，竟未想到多帶金銀，事後想起渡日需用，已無法往取，又不善於治生，更爲先父之死，悲憤成疾，時發時愈，陳英走的前兩年，尙能勉強度日，嗣後日益困苦，尤其老病犯時，必須珍藥，始能調治，典質俱盡無可奈何，我母女雖學有一身武功，爲守先人之戒，決不取一無義之財，近年實在無法，才由小妹，仗着家傳，識得水性，入江捕魚，又受漁人之氣，祇能駕船在江心打魚，不能傍岸，所得無多，幸蒙蘭姊義父蘇翁，和一老漁人，常時相助，始得苟延殘喘，前月家母老病復發，較前更重，蘇翁最精星命之學，算出日內貴星照臨，不久便入佳境，命小妹去至江 等候，正值大哥船過，仗義相助，誰知蘇翁，却因此喪命，死前又爲小妹占算，說小妹復仇機緣

將至，但須一開當地，另投居處，不然仇報不成，此寶還有被劫之憂，蘇翁神算，本人福禍，俱早先知，無不應驗，小妹方在躊躇，第二日蘇翁去世，他有一好友，正助我姊妹二人，辦理身後，義僕陳英，忽然回轉，談起別後情形，才知他前番入陝，乃爲代主報仇，伺隙行刺，不料仇人利害，歷時數年，仇未報成，反受了許多艱險傷危，本心不成無歸，因那仇家，到處延請良工，開石取寶，近被能人識破，那石頭是塊假的，寶不在內，因而料出先母殉節破綻，說此寶真金精英，所在之家，必有寶氣透出，但有原石包藏，非近前數丈以內，不易查見。那斯也會占算，並還算出落在江南一帶，現時各派中人，得了信，趕往江南尋訪的，已然不少，陳英着了急，連夜趕回報信，正與蘇翁卦象相合，知道府上德門望族，庭院深廣，外人不會走進，也決想不到此，這才與蘭姊商妥，決照蘇翁遺言，先將此寶由蘭姊帶來，然後奉母託庇宇下，因太沉重，人力難勝，更恐洩漏，由寒家起連上船，沿途搬卸，直到尊府，都是蘇侯二人舊友，相助抬運，外人無一經手，機密仍然洩露，劉家來信口氣，似把此寶，當成蘭姊陪嫁之物，尙不知此中底細，據小妹猜想，此事定是蘇翁至友，酒後失言，被姓樊的聽去，因大哥一鄉德望，不便強取。這他平日信條，知道劉家現受金賊責難，日夕憂危，借他與府上親戚的一點因由，前來善說，看他來意，真要善說不成，也必捨就此罷休，這廝本領高強，雖我母女在此，勝負也還難定，卽或

能勝，展轉傳揚，仇家得了信，定必跟踪查訪，府上固然不免虛驚，我母女和蘭姊，勢須暫避兇鋒，均難在此安居了。總算這斷行逕，被侯老英雄探悉，暗中尾隨到此，給他一個大無趣，把仇恨先移在自己身上，免與府上魔纏，我們也可早作準備，雖得緩和一步，但他二人，勁敵相逢，高下難分，最好乘他不知我母女來歷以前，將事辦完，否則日子一久，難保不被仇人探悉，仍有後患，所幸仇人洗手多年，便平日對於外人，也講節情理，不肯無故欺害善良，我母女祇一走，即可無事，今晚明早，侯老英雄，必來與蘭姊相見，便知究理，如真無法，說不得祇好向大哥大嫂告辭了，說時，秀眉軒舉，粉頰紅生，秋波瑩瑩，隱含悲憤，舜民夫妻，自從回舟遇救，重會小妹，先還當是江湖上成名英傑之後，繼見他不但英姿俠骨，至性過人，而且舉止安詳，吐屬嫺雅，大家閨秀，也難有此風範，江母雖然衰病，極少言笑，神態也極端凝大方，舉動不類庸俗，因江氏母女，對於流亡經過，還略吐露一二，故鄉家世，和先人名諱，却是諱莫如深，蘇翁萍水相逢，祇說小妹是個奇女子，也未及深談，雖然怎麼想，也測不透他的來歷，却打心裏欽佩敬愛，再加上感激救命之恩，真看得跟同胞骨肉一般，開言齊聲說道：妹子怎如此說法，自來吉人天相，事有命定，以伯母和妹子的賢孝，至行孤誼，神佛均當默佑，況且妹子也服蘇翁神算，既說舍間安樂，可以同居，定必無差，愚夫婦脫險入生，皆出兩妹所賜，即便相累，也所心

甘，何況天道決無如此夢夢，我們方得快聚，走之一字，再莫提起，有什事情，大家從長計議好了，小妹道，兄嫂高義，我豈不知，無如事到臨頭，非走不可，就無法了，其實小妹從小，便從家母，朝夕下苦，五年以前，又蒙一恩師，間月一至，時來指點，自信不是無力防身，一則仇人勢盛，顧慮尚多，二則殺父之仇，深如山海，不是伺便一擊，可以洩恨，必須手操必勝之方，到時能爲所欲爲，方不負母女二人，茹苦含辛，十多年來薪胆，義僕陳英，私行己志，幸而未成，不是小妹力勸，幾受家母重責，便是此，兄嫂厚愛，盛意懇勸，但能不走，自然不走，自等到時再看罷，虞妻仍往下勸勉，江母本在倚榻靜聽，聲色未動，忽然喚道，妹兒過來，小妹忙走過去，虞妻當他要茶，也忙端茶趕過問道，伯母要茶麼，江母笑謝，對小妹道，大哥大嫂，不願你走，我也覺得這裏，一家祥和安舒氣象，有點不願離此而去呢，那姓樊的，什麼東西，也敢無理欺人，你怕給大哥家惹是非，半瓢不說何異住家就在附近麼，明早把你爹的金環拿去，請他爲我母女，舉一回手，總可以吧，小妹笑道，娘這多年來，從不願人幫忙，怎麼今天皮氣改了，江母嘆道，我因仇人利害，不願貽累別人，更恐洩露行藏，所以不肯找人，自從小英回來，才知老何，爲了你爹，居然不辭艱危，輕擣虎鬚，雖然漢中一挫，便即歸林，不再出問世事，好像借此下台，也是實在力有不敵，况他已早洗手的人，爲了此事，特意出山，千里跋涉，幾受重傷，

爲朋友的心腸，總算盡到，比起那一般平日逞強誇口，臨難退縮，事完置諸腦後，不聞不問的人，就強多了，便不爲此事，早晚也須見他一面，我看這廝，侯紹一人，決難打發，事機貴速，率性今晚，你就找老何去，殺父之仇，不應借助外人，我因老何，仗着機巧本領，生平未怎吃虧，漢中之行，雖然過節還好，終算吃虧的事，此去無須提起，更不必向他道謝，祇說我母女，隱姓埋名，韜晦多年，受盡艱難辛苦，好不容易才到大哥這裏，有了安身之處，又受這姓樊的侵擾，我自這次大哥贈金服藥之後，許是心願將了，日前運氣，已能自如，不似前者，不能過於用力，按說可以應付，一則手法生疎，二則恐累居停，即便出面，最好能由外人出頭，問他如何，這多年來，他也把我母女假死，當成真事，他退隱頗早，你小時不會見過，你爹金環，必須帶去，但決不能使第二人知道，此去不妨深入內庭，見了本人，請其屏退從人，始可交付，大意不得，舜民早聽出他母女，和何異是至友，大想插嘴，因見江母，向無多言，這一開口，便一條有理，滔滔不絕，兩目開合之間，彷彿有光，端的氣足神完，不現一絲老態，好生驚異，候他說完，才接口道，伯母說那何異，我也知道，妹子不便跋涉，將他請來，豈不更好，江母小妹，驚問這類退隱人物，如何相識，舜民道，我到不相識，他與家兄，却是新交莫逆之友呢，小妹問起詳情，舜民隨把堯民辭官避盜，屢避異人之事，從頭至尾，一一說出，小妹益發驚異，回向江母道，

想不到星叔也在這裏，還是虞府佳客呢，江母道，曉星本不知我母女，尙在人間，如真在此，事更隱祕易爲，連何異都無庸去找了，舜民問故，小妹答道，司空老人，比先父祇小一歲，此公今之奇士，武功精絕，少與倫比，如得他出援手，多大的事，也可無礙，不過我母女還不到見他的時候，難得他是大長兄患難知己之交，又下榻在此，蘇翁與此公，也是舊交，正好求助，大哥可密告大長兄，把事情全推在蘭姊身上，祇說蘭姊是蘇翁義女，蘇翁爲侯紹所誤傷，死前將蘭姊，嫁與大哥，粧奩中有一寶物，大哥不知細底，先未過問，今日樊秋，忽令親之函前來，正強索間，不料侯紹因誤傷至友，心中難安，力任託孤重，暗中保護蘭姊，探知樊秋來意，乘其無備，給了他一點顏色，將人引走，蘭姊恐侯紹制不住樊秋，早晚仍有隱患，甚是愁慮，作爲大長兄出面，求他相助，他雖不知我母女在此，蘭姊身世來歷，却極明白，論那方面，也無坐視之理，此公著名手狠，近年雖聽說他立志不輕傷人，以減殺孽，但他生就疾惡如仇的天性，任做什事，都要做徹，從不肯留尾巴，這一來，連何異都不用找，我母女蹤跡，不更隱祕了麼，舜民大喜，不禁又勾起結識曉星的初念，忙整衣冠，正要往見堯民，依言商託，忽聽下人回事，說魏師爺到，舜民心想良夫和曉星最好，連日忙於酬應賓客，因曉星不見外人，未便約請，也忘了詢問歸未，今日獨自前來，定是曉星回轉，約往相晤無疑，等趕向前廳，與良夫見面一問，不禁

大失所望，原來曉星前三日，便自回轉，經堯民魏錢三人一說，也因舜民應酬無暇，打算過一二日，客去清閑，才行相見，已然約定明午，由堯民在園中設筵，爲乃弟引見，並專人將何異，也請了來，一同快聚，不料早起曉星偶出閒遊，適才回園，告知良夫說現有要事，必須即時啓行，歸期至多十日，不特明午之約，祇好改期，此事還關聯着何異，回時定約同來，此時恐他也不能赴約等語，舜民一問，祇剛走不多一會，如與江氏母女說話時趕去，還可見面，好生悔恨，良夫走後，入內告知江氏母女，小妹道，真是湊巧，看這神氣，何老前輩，也會不來，還是小妹自找他去吧，江母道，曉星此行既說與他有關，不定在家與否，曉星剛走不久，要去即刻動身，萬一他去，早點趕回，好打別的主意，你到何家，曉星在彼自難隱瞞，如若不遇，可告何叔請對曉星暫時不要提我母女之事好了，小妹應諾，舜民使命使女傳話，準備轎馬，小妹道，要坐轎子，至快明晚才能趕回，那如何行，這條路，要經過幾處人煙頗密的村鎮，又在白日，路上急跑，也驚耳目，改了男裝，戴上一頂斗笠，騎馬尚可，但馬却要好馬，這時走，不過想早到些時，如無好馬，轉不如黃昏起身，由我加急趕行，往返得快呢，舜民道，這個容易，大舍姪生長北方，最愛騎馬，聽說頗有幾匹好的，妹子且自裝扮，我就命人將馬牽到花園後門，那裏是片竹林，又當山崖之下，地最幽僻，妹子由此起身，豈不是好，小妹聞言大喜，舜民隨命使女傳話，趕急

照辦，兩家相隔本近，不多一會，便由一親信僕人，將馬牽到後園門外，小妹也把平日準備下的一身半舊男裝，和一頂寬邊軟笠換好，和江母商量幾句，隨即起身，舜民夫妻三人，送到門口，說明途徑方向，小妹接鞭攏馬，朝三人舉手含笑道，大哥大嫂蘭姊，請回去吧，牽來那馬，甚是神駿高大，顧盼桀驁，處妻剛答妹子當心，早去早回，也沒見小妹怎樣動作，眼一花，人已脚尖踏蹬，穩貼貼落在馬上，跟着馬頭一歪，四蹄亂動，繞林跑去，鞭絲帽影，出沒林中，晃眼。見三人仍回原處，虞妻道，剛才老爺祇說馬要越快越好，不怕性劣，這定是大姪常說的青玉驄了，連馬夫都不敢騎他跑長路，小妹竟和騎熟了似的，先祇知他有本事，想不到一個紅圍幼女，會騎得比大房家的馬夫都好，蘭妹本事我已見過，一定也會騎了，蘭珍道，我因從小便隨義父，隱居江邊，水裏到還去得，馬上功夫，却未練過，騎許能騎，看小妹騎得那麼穩熟，決不是因會武功，便自能騎，定有傳授無疑，我也是頭回看到呢，江母笑道，小妹爲報父仇，苦就下得多了，這還是他三四年前練的，自己養不起馬，祇好虛練，從沒騎過，今年每遇夜靜無人之時，把福生的馬，借來騎過幾次，你都不在跟前，所以沒有見過，什麼都得在行，如遇武功氣力，雖能將馬制服，馬却要受傷了，舜民便問福生，是否上次借馬，給自己回船的漢子，江母點頭，舜民便問此人，與伯母可有瓜葛，還有蘭妹來時，均在何處，江答母道，福生姓王，原是富陽富家

子弟，好武好騎，不務正業。吃一般下等江湖架騙，家業蕩盡，祇落了兩騎，捨不得出賣的好馬，賃給人騎，以爲度日，那裏雖是江鄉水國，因他那馬，又穩又快，他多遠的路都應，又會一點拳棒，人更忠實可靠，賃價多貴，也願祇他皮氣古怪，照例祇一匹受雇，如不投機，再多給價，也是不應，因此得罪惡人，又看上兩馬，從鄰縣約來幾名打手，暗中埋伏，一人假作遊山，將他誘到無人之處，動手刼奪，二馬均經教練，能識主意，雖然連蹄帶咬，掙脫韁索逃去，他却吃人撲下馬來，寡不敵衆，眼看危急，恰值小妹因我病後想吃諸葛菜，往後山挑取，路遇不平，將惡人全數制倒，救了他命，由此他便執意要拜師，小妹自是不肯，後被磨得無法，才把他引進到給蘭姑挑行李的醉鬼奚醒門下，奚醒與何異是同門師兄弟，與先夫聞名，却不相識，我母女近年才與他認識，奚何二人以前，在江湖上都有醉鬼之名，但是一貧一富，相差懸遠，何異爲人機智，善於營連，歸隱不久，日益富厚，奚醒好酒，既甚於何異，性情又極古怪固執，一醉之後，百事不問，錢更和他是仇人，祇一有錢，非即時花得精光不舒服，非其人，從不妄取分文，常時鬧得衣食不周，只酒不缺，從不在意，每日以酒爲命，自得其樂，他祇知我母女，是江湖舊家，身世來歷，都不知道，他的事情，我母女却所深知，半瓢與他，也是故交，他一沒錢買酒，便尋半瓢，和我母女來借，我兩家雖非富有，幾杯酒錢，尙湊得出，但他揮手千金，從無吝色，多

的却供給不起，每次祇是小女賣魚所得，分潤一些，從無不給之時，彼此處得交情頗深，他也知我多病，得錢不易，渡日艱難，屢想尋些錢來補報，無如天生奇怪皮氣，無錢時，不管閒事，也碰不上要錢的人，祇錢一到手，首先買醉，醉後總遇上有人爲難，幾句話一說，錢便出手，不等見着本人，錢已散光，徒呼負負了，論他本領，也不在何異以下，一則日前出遊未歸，尋他不易，二則他那嘴太敞，容易走漏，來時挑那寶物，小女做了不少手脚包紮，假說是半瓢貽給愛女的黃金，並還先將他灌醉，才得瞞過，現時此寶，連侯紹，都當是蘭珍陪奩之物，如找他相助，雖他不知細底，難免傳揚到仇人耳中，露出馬脚，便我母女此來，都沒對他明說呢，舜民聞言，也就不再提說，夫妻三人，陪伴江母，到了傍晚，小妹忽然越牆飛入，說是途中遇事耽擱，預計騎馬回得較晚，且易被人覺查，因此步行趕回，馬由何家，明日派人送來，今日之事，已另有人解圍，祇蹤跡難免由此顯露罷了，行止曾與何異熟商，據聞目前仇人，已然發覺前事，偵騎四出，必欲得而甘心，那裏也難免不被尋到，除却這裏，祇何家可以安身，但他那裏，最容易被人想到，算來祇有住在舜民家中較妥，一則華門世族，從不與江湖上人來往，祇要深居簡出，仇人念不及此，二則小妹來時，爲防萬一，不特行蹤隱秘，還令義僕陳英，借往江西訪人之便，故佈疑陣，至不濟也引得仇人，緩上一步，祇劉家知道寶物在此，是否深悉細底，均有後患，但已

有人相助預防，當可無害等語，三人聞言，甚是高興，飯後問起詳情，才知小妹走到離村十幾里的上官塘，因知村上人烟稠密，意欲由左側山中小徑，繞越過去，路本不熟，行時匆忙，舜民語焉不詳，那條山徑，偏又荒涼冷僻。岔口甚多，一個不留神，將路走錯，岔向螺螄灣，繞馳了兩回，仍然回到原地，四面野草繁茂，落葉蕭蕭，更無人跡，後來心急無法，瞥見左側有一危崖，甚是高峻，意欲登高查看途向，將馬繫在樹上，攀援上去一看，認出所行之路，是個倒退死地，自己一入山，便把路走錯，祇有往回退走，回到山口，才能上路，欲速反緩，好生煩燥，趕急縱下，尋路退出，不料繫馬之處，正蟠着一條，七八尺長的烏梢蛇，馬一啃草，將他驚動，昂頭欲咬，幸馬靈警，繮繩又是活扣，瞥見有蛇，抖脫繩扣，撥頭飛跑，蛇也在後，昂首急追，小妹援至半崖望見，連忙縱落，取出身藏暗器燕尾梭，飛步趕上，由後面照准蛇的七寸打去，蛇頭立即飛起老高，撞落山石之上，蛇身也竄出兩丈來遠，才行止住，那馬驚駭之餘，依舊絕塵飛駛，小妹本來一縱便可追上，因見馬行之處，正是去路，心想馬多識途，自己不必疾馳，左就由此走出，隨他跑跑也好，跑了一段，方覺途向與崖上所見，彷彿不差，那馬條地將頭一偏，往路側樹林中竄去，小妹方始心急，清叱一聲，跟蹤追入，馬本繮脫口馳，入林不遠，便吃樹岔絆住，祇管奮蹄噴沫，苦掙未脫，小妹已自趕到，將他制服，匆匆整理好馬繮肚索，正待上路，忽聽前

面大樹後，呼呼亂響，勢甚勁急，連樹枝也跟着擺動，遠處樹上枝葉，却是靜靜的，小妹行家，一聽便知有兩能手，在彼惡鬥，不禁心動，忙把馬拉到遠處，裝着人已離林，然後施展輕功，趕將回去，隱身樹後，探頭往外一看，樹前乃是一塊畝許方圓的空地，四面都是合抱不搖的松杉，動手兩人，正是小鐵猴侯紹，和鐵扇子樊秋，兩下都未用兵刃，各憑一雙鐵掌，施展平生絕技，一聲不響，在那裏拚命一般苦鬥，二鐵相遇，俱是能者，祇管竄前躍後，似兩團灰色影子，在場中滾來迸去，神速如飛，腳底連一點聲音都沒有。那抬手動足之間，却是呼呼亂響，尤其二人掌風過處，祇離樹一近，樹上枝葉，便即震撼搖動，刀削也似，紛紛墜落，煞是驚人，小妹見二人功力悉敵，高下難分，不禁起了同仇敵愾之念，暗忖事真湊巧，侯紹此時一心一意，保護蘭珍，不負死友，義俠端的可取，如暗中助他一臂，將樊秋除掉，免去何家之行，豈不省事，雖然樊秋罪不致死，這等行徑，也欠光明，但爲父仇，免露形跡，使舜民多受虛驚，也就說不得了，但自己不願與侯紹見面，事後那有不見之理，方想侯紹目力不濟，精於聞聲下手，認人非隔近不能真切，下手之後，不與接近說話，又是男裝，也許瞞過，想到這裏，因適在虞家，樊秋中了自己暗器，並未顯出受傷之狀，安心想打他的要害，剛把手伸到兜囊以內，侯紹忽向樊秋說道，你這幾下手法，想要贏我，那還早呢，久聞你仗着一把破扇子，在江湖上吹大氣，叫你要上一回，

你又不肯，樊秋怒道，我向來行事光明磊落，你不取出兵器，我也祇憑雙手，誰似你這無恥鼠賊，暗算計人，早晚自會要你這瞎賊好看，我如取出鐵扇子時，你早沒命了，話剛說完，便聽左近，有人接口道，姓樊的，你那把破扇子，還在你身上麼，告化子早沒了蛇耍，還吹大氣呢，樊秋聞言大驚，一邊動着手，抽空一摸身上，果然自己珍若拱璧，多年來仗以成名，刻不去身的，這把鐵扇子，早已不知去向，這才想起從虞家，追趕侯紹不知去向，嗣往溪澗，洗滌身上穢氣，剛剛洗完，侯紹忽然出現，兩下動手時，因侯紹未帶兵力，爲他言語所激，將鐵扇子收起，打不一會，侯紹又說溪旁隣近官道，要打，須尋僻靜之處，說完，撒腿先跑，自己隨後追趕，趕到此地，不想林內，奔出一個小孩，對撞了一下，自己還恐將小孩撞傷，不甚過意，當時忙着追敵，什麼也顧不得，誰知中了敵人道兒，扇子必在對撞時，被小孩乘便盜走，自己昔年曾有神偷之名，却爲小孩所算，大白日裏，隨身兵器，會失了盜，別的不說，這人先丟不起，怎不急怒交加，百忙中偷眼一看，前面老松樹後，似有兩條人影，一晃不見，料是敵人同黨，忙向侯紹怒喝道，無恥瞎賊，先時鬼鬼祟祟，施放冷箭，這時又埋伏同黨，盜我寶扇，你到底有多少同黨，是好的，都滾出來，看樊某祇一人雙手，懼你不懼，侯紹也沒想到他在追趕自己的功夫，會失了盜，聞言也頗驚異，隨說道，天那有這樣的笨賊，連自己一把破扇子，都保不住，還自說嘴，真

不怕寒蟲，你侯四太爺，生平走到那裏，都是單人獨騎，永遠沒搭過伴，天下高人甚多，像你這樣，拿斗量，都數不過來，你偏目空一切，滿嘴放着邪屁，現世丟人，還不是你吹大氣，吹出來的，四太爺那有什麼同黨，樊秋罵道，瞎賊，還說沒有同黨，滴才在虞家，遣你這瞎賊時，那枝冷箭，莫非是那主人放的麼，侯紹道，放你娘的屁，四太爺的話，你偏不信，盜你破扇子的這位朋友，想必沒走，即便他是我的朋友，我事先也沒和他見過，你不會磕兩個頭，請出來，問個真假，連我也見識見識，樊秋未及答話，便聽先說話人，接口道，樊老四，說得對，他的確事前沒見過我，因你口出狂言，我師姪當你真有本領想要開眼，先打算等你把侯老四打倒，我和你比劃幾下，他好偷學兩招，你兩個老打不完年輕娃兒，性子急，才把你扇子盜去，誰想你一點也不知道，他覺出你沒什么意思，一賭氣，把扇子交給我，就走了，我也等得不耐煩，打算走吧，又想你仗着這把破扇子，在江湖上，跳了好些年，吃飯仗門面的玩藝，要是因爲丟失，一氣上了吊，我師姪豈不造了大孽，有心還你，才提醒你一聲，你人還沒見，硬說我是侯老四的同黨，這不是笑話麼，想要扇子，容易，我看你也贏不了侯老四，他也是個有種的人，既敢拿屎盆子打你，事情沒完，你請他走，他都不幹，你不會跟他商量一下，暫且停手，等跟我要回這塊門面招牌，再回來尋他，見個高下，省得一心掛兩頭，乾生氣，幾千里跑出來，想謀奪人家孤苦女兒的東

西，煞非易易，要氣壞了回去，豈不罪過，樊秋一聽這片話，真是又刻毒，又挖苦，比起侯紹，還可惡可恨，無奈勁敵當前，絆住身子，兩下雖說着話，却打了個風雨不透，枉氣得怒火填胸，祇是分身不得，還口亂罵，又失了自己身分，祇得強忍忿恨，怒喝道，你這滑賊，欺我與人對敵，不能分身，信口胡噴，算何好漢，是好的，報上名來，此時由你說嘴，我除了瞎賊，自會尋你算帳，侯紹因那人，口音甚生，喊自己侯老四，說話老氣橫秋，心中也有點不快，左就和樊秋打個平手，難佔上風，想看來人，是何路數，忙接口道，姓樊的，不用發急，說狠話，我先寬你一步，你向人家，取那破扇子去如何，樊秋聞言，正中心意，喝道好了，少時再見，兩手一封面門，縱出圈去，侯紹也自收招停手，再往那發話之處看時，樹上空空，那有人影，樊秋高喝，滑賊休走，朝前追去，侯紹見那人，身法如此神速，越想見識，也跟蹤拔步追趕，小妹自那人一發話，便知侯紹有能手相助，把暗器停發，暗中仔細查看，先覺人在樹後，祇看不見，後來又見枝頭人影一晃，便不再現，等侯紹話完，方見一條瘦小人影，由樹側飛起，轉瞬不知去向，好生驚訝，有心追看個水落石出，自己又不願顯露行蹤，坐下還有一匹馬，是個累贅，騎馬決追不上，聽盜扇人口氣，雖似幫着侯紹，但與樊秋無什仇怨，未必便下毒手，反正早晚要去拜望何異，仍以尋他爲是，樊秋如爲人所殺，免却後患，自然快意，否則今晚侯紹必與蘭珍相晤，自知

究裏，此時既有外人在場，形跡還是隱秘些好，便不再追，回身尋馬，又繞了兩個山環，才尋到適才的山岔口，歸上正途，這幾下裏一耽擱，不覺多延了個把時辰，趕到白燕峯，業已斜陽滿山，炊煙四起，尙幸後山，祇有姜何兩家隱居，路上又遇見何家一個佃工，沒費什事，便自尋着，當卽下馬，煩下人入內通稟，自稱是何異世交後輩，姓關，由遠道來此，還給別人帶來一件緊要東西，必須見着主人面交，何家下人，多半都是江湖眼，看出來人，必有所爲，不是無故登門，知道主人隱居多年，不再出問世事，假說主人出遊未歸，尊客如有什事，不妨把話留下，或是示知寓所，家主回來，再派人相請，小妹方覺失望，忽見裏面，跑出一個清俊小童，一見小妹，便笑道，少爺請裏面坐吧，下人恐前言不符，忙插口道，烟兄弟，我已對客人說，家主不在家，請改日來呢，小童使個眼色答道，老太爺剛回來，叫我來看，有客就請呢，說罷，便領小妹往裏走，更不多言，直領到後院靜室之中，請客落坐，獻完了茶，才行退出，小妹見何家院宇闊深，陳設精雅，證以平日所聞，方覺此老真會享受，一個白髮矮叟，已掀簾而入，見面便含淚道，想不到賢姪女，劫後遺孤，居然尙在人間，令堂老夫人還康健吧，小妹本沒見過何異，一聽所說，竟是深知自家底細，不由大驚，連忙拜倒行禮，何異喚起落坐，寒宣之後，互述了一些經過，何異聽小妹說明來意，又聽小妹，寄居虞家，乃堯民之弟，也是一個有俠氣的正人君子，越發

高興，便對小妹妹道，我與令先君，知己患難之交，當年我兩次大難，全仗解救，熱腸高義，終生不忘，近年我對外人聲言，隱居終老，不再與聞外事，實因那年，爲了令先君之事，間關赴難，強弱不敵，幾遭挫折，當時仗一朋友，居間解免，他與那賊至好，我又承那賊容讓，死裏逃生，並免屈辱，始終以貴客之禮相待，無顏再談報仇之事，又聽說令堂，與賢姪女，俱已遇難仙逝，無可奈何，祇得歸隱山林，滿擬把你世哥，教練成材，代我完此一段公案，偏他本質太差，又尋不到勝過我的名師，極自用功，苦少進境，前月蒙好友，給他一件兵刃，方覺有一線之望，不料賢姪女，奉母永康，居然無恙，又這等臥心嘗胆，苦心孤詣，故人有女，可見天道不夢夢，令我喜極，至於賢姪女今日之事，我已得信，有一能手，暗中相助，此人本領，高我十倍，本來無須我去，一則想向令堂請安，二則賢姪女既來尋我，義不容辭，不論用着與否，均須一往，三則令居停長兄堯民，與我原有前約，今早還專人到此，也須前往相聚，去是必去，不過我今日還有一個約會，有些耽擱，今晚恐難相見了，樊秋尙有一同夥，隨後趕來，人比樊秋，還要蠻野，更有能人仗腰，雖然無妨，居停主人，一家文弱，終恐虛驚，賢姪女將門之女，定非弱者，騎馬容易被入覺查，仍以步行速歸爲宜，此事至多三兩日，即可了結，以後祇管住在虞家，即便被那賊聞風尋來，也自有人擋他，不必多慮，堯民學識器度，迥異庸流，聽賢姪女之言，舜民似乎

不在乃兄以下，我以後必也交成朋友，常時來往，真有什事，總可商量，請轉答令堂放心，並代問安，天已不早，我不多留，等到虞家相見，再行細談吧，小妹本想詢問曉星是否來過，和他近況，因何異催走，料有原故，不及細說，匆匆辭出，將馬交給何異，明日着人與虞家送去，自己運用輕功，步行趕回，見着舜民一問，且喜無事發生，鐵扇子樊秋，並未再來，吃完夜飯，小妹蘭珍，算計侯紹，必來送信，便請舜民，宿在正房，自和江母，捨了園中居至，同住蘭珍臥室裏間藏寶室內，靜聽消息，並作萬一之備，到了二更過去，仍無動靜，小妹因白天，除侯紹外，又多出一個能手，當時沒有尾隨，不知結果如何，聽何異之言，敵我兩方，俱還有人，雖說無妨，終恐事情鬧大，累及舜民夫妻受驚，問心不安，那能人既肯爲已出力，必是昔年父執世交，偏何異藏頭露尾，不曾明說，很想得知一點細底，久等候紹不來，和蘭珍一商量，知道本村不當往來官道，雖無旅店，可是西市口，和巨集，兩大鎮，離此不過五里，人烟繁富，客舍林立，附近還有幾處野廟，暗忖自己既居在此，地理形勢，總須熟悉，即與侯紹來了，自己也不見面，何不乘着月夜，前往一探，便和江母說明，帶上兵刃暗器，由虞家越牆而出，到了外面一看，野風蕭蕭，吹袂生涼，人家村舍，田畝畦圃，都沈浸在月光影裏，白如鋪霜，到處靜悄悄的，景甚幽寂，看不出有什朕兆，想往西市口大鎮上，微聞犬吠之聲，由左側野地裏，隱隱傳來，乍聽似乎

很急，叫不幾聲，忽然止住，附近村犬，聞聲驚起，到紛紛應和起來，知道兩個大鎮，一在村南，一在村北，這狗叫之聲，却在西北，深夜犬吠，照例一起百和，這時遠近相應，怎原叫處，到會沒了聲息，不禁心中一動，加以犬聲大作，恐驚村人出視，便施展起陸地飛行的功夫，逕由野地樹林中，往犬吠之處跑去，沿途俱是果林竹林，並無人家，一口氣跑出好幾里，方覺無什意思，意欲回走，一回身，猛見來路左側，還有一座小山，來時吃樹林遮住，這時出林回顧，才得發現，暗笑真個粗心，連山都沒有看見，適才犬吠之聲，明明在此，如若有事，必在近山一帶，便往那山跑去，行抵山前，仍無朕兆，等覓路上，繞過山腹，剛往山那面一探頭，便見後山坡上，有一座廟宇，廟基不廣，牆頂頗有坍塌之處，廟前却有三畝方圓一片平地，稀落落種着十幾株松杉之類的大樹，蓬蒿野草，隨地雜生，倚崖而建，左右地形，斜削陡峭，惟獨廟前却極平整，近坡腳一帶，還有兩段石級磴道，想見昔日香火，必尚不差，心想野草這高，廟中十九無人住持，這類無主野廟，最是江湖上人，往來寄居之所，相隔虞家又近，來賊許藏身在此，也說不定，小妹來路，是橫着山腰的一條仄徑，危崖突出，草樹繁茂，正當廟前右側，中隔一條山溝，兩邊差不多高，如往廟內探看，否則便由崖際揉升，攀援橫渡，到達廟後，居高臨下，雖便窺探，但是沿途沒有大樹隱蔽，月光正照山上，也容易被人發現，正定去取，忽發現坡下，還有一所

茅舍，和兩畝菜畦，菜畦盡頭，便是上廟石級，路中心蹠腿翻臥着一條大狗，看神氣似已死去，想起適才犬聲，略吠卽止，不禁心動，止住脚步，隱身樹後，往坡上仔細觀查，松濤吟風，清輝四徹，萬籟蕭寥，並無人跡，越看越覺那狗奇怪，便往溝中縱落，奔向狗前一看，全身不見傷痕，一摸額骨，已然碎裂，分明竄起急咬，吃人用重手法打死，皮毛不損，頭骨由裏陷裂，傷處不過二指，此人硬功之強，可想而知，越加驚疑，細查地上，還有兩三處溼泥脚印，天色連晴，算計那人，不知何處涉水而來，剛上坡去，時還未久，便捨了茅舍，沿着石級，掩身而上，到了廟外，見廟前一邊各有一塊方整青石，左右不遠有一老松，虬幹蟠伸，清陰在地，景殊清幽，石旁還有兩把竹凳，相相對列，更料廟內有人無疑，方欲入內探看，微聞廟內有人咳嗽之聲，忙往老松後一掩，身剛立定，猛瞥見一條黑影，自牆內飛鳥疾墮，縱落面前，定睛一看，乃是一個鬚髮花白的老者，穿着一身粗布衣服，身材不高，獮鼻鵝眼，闊口掀唇，兩粒眼珠，灼灼有光，貌相詭異，一望而知不是江湖上尋常人物，那老頭手裏拿着一疊荷葉包，一大瓶酒，一個粗碗，兩雙竹筷，和一篋盤生煎饅頭，一齊全放石上，將包打開，裏面盡是由鎮上買來的薰魚薰蝦油鷄白肚醬鴨醬汁肉之類的酒飯菜，又從身上掏出兩大紙包豆腐干和長生果肉，通放青石上面，將酒斟上滿碗，端起一呷，就去了多半，隨手撈起整隻醬鴨撕下一腿，放在口邊，一陣亂啃，晃眼

剩了一根空骨，又抓起一把果肉，滿塞口裏，嘴皮亂動，喳喳直響，跟着又抓了兩個饅頭，同塞口內，方始坐下，一樣跟一樣，酒菜饅頭，接連不斷，大嚼起來，小妹見那些東西，便七八個人，也吃不完，他却狼吞虎嚥，吃得那麼難看，直似餓瘋了一樣，正在暗中好笑，忽聽坡下，有人微噫了一聲，老頭一手端着酒碗，一手拿着半邊油鷄，剛一偏頭，見一條人影，飛駛而來，轉眼到達，正是日間所見鐵扇子樊秋，跑到石前，舉手爲禮，老頭祇看了看，仍吃他的，並未起身答睬，樊秋逕往對面竹凳上坐下，問道，那廝可曾來麼，老頭道，你先不要忙，這樣好酒好菜，且吃了再說，樊秋笑道，你這老饞癆，傍晚吃了一桌整席，這歇又餓得這種樣子，你有夠的時候沒有，老頭一面大啃鷄骨，斷斷續續的答道，小樊，你曉得什物事，人生於世，吃穿二字，吃比起穿來，更要實惠得多，我老葛生平別無所好，惟獨一飲一食，大有考究，尤其今晚這酒，是醉鬼祝二，分給我的，說是白燕峯老何家中陳酒，難得這好月色，有這種好酒湊趣，爲找下酒菜，我足跑了好幾十里，才得買到，能空放過去麼，這時候，我什麼都顧不得，豆腐干和果肉同吃，名叫素火腿，別有風味，你先跟着吃完，再說的好，說時，扔了手中鷄骨，又把豆腐干和果肉，塞口咀嚼，自不則聲，樊秋隨把竹筷拿起檢菜，跟着吃喝起來，小妹聽老頭自稱老葛，說酒是醉鬼祝二所送，心便一動，暗忖醉鬼，前月間曾說，要往友家賀喜，還借了自己兩吊錢去，舜民

乃兄堯民，歸途往何家投宿，主人正辦喜事，白燕峯姓何的，祇何異一家，他又好酒善製，此酒必是他取來無疑，醉鬼嗜酒如命，有多少也須吃完，怎會留到此時，還肯送人，這姓葛的老頭，必有來歷，祇母親平日所說，江湖上有名之士，偏無此姓，醉鬼既是剛去不久，以他爲從好友那裏討來的美酒，留送給他，可見交情甚深，聽語氣，醉鬼還是剛去不久，以他爲人，怎會和樊秋這類人，如此親密，好生不解，正尋思間，樊秋忽問老頭道，我剛上坡時，看見一條死狗，看那傷勢，分明是你做的事，一隻畜生，也侵犯不到你，何苦下此毒手，老頭鵠眼一翻，答道，我先並無心弄死他，自從酒樓分手，遇見醉鬼，給了我一瓶酒，沿途買了些酒菜，回到廟裏放下，忽然想起，日落前，縣城裏，還定做了一百個生煎饅頭，沒等做好，便吃一小鬼，將我銀袋偷去，追了一陣，沒追上，便遇見你，錢已先付了去，到時舖家已早打烊，却有一個堂倌，托住這一竹盤新出鍋的熟饅頭，恭恭敬敬對我說，日裏和我先要錢的堂倌是個替工，有眼無珠，認不出人，適才你那朋友回頭，說這是他故意開你玩笑，你老人家，並非誑吃的壞人，還是一位大財主哩，知你准回，怕你老年人，吃冷饅頭隔食，鬧秋後痢，代你給了加倍的錢，把冷饅頭，散給窮人，重新升火，加料另製一盤，在此等候，剛出鍋不久，不信你摸，還是熱的，日裏多多對不住，請你老人

家，不要見怪等語，我一問他說那朋友，又是日裏小鬼，我跑了這多年，真頭一回被人吃，還是一個毛頭小鬼，怎不有氣，不便深說，接過饅頭就走，心想小鬼，必還跟在後面，假作不經意，又去夜酒担上，買了豆腐乾長生果，往回路走，暗中留神查看，這時城外人家，多已息燈，快要走到，果見小鬼，在樹後探頭，我已氣極，縱起就追，小鬼腿跑頗快，繞着樹木人家，連逃帶躲，追了一會，瞥見小鬼，藏在人家牆外，一叢小樹後面，因他人小鬼大，甚是滑溜，裝作未見，仍往前趕，等追過頭去，暗便神龍掉首，驚燕斜飛的身法，倏地倒縱回去，滿擬相隔不過兩丈，這一下，任他身法多快，也跑不脫，誰知又上了他一個大當，小鬼竟是安心惡鬧，算出我要由此追他，早安排下一個同樣大小的假皮人在彼，底下是個上蓋稻草的大糞坑，我去勢本猛，非掉在坑裏小可，還算臨變機智，往下落時，見小鬼低頭蹲伏，一點不動，心剛起疑，還沒想到稻草下是糞坑，等腳踏地，往下虛沉，同時小鬼替身，也被看破，方知不妙，趕緊提氣，向上一個側翻，雖未沉底，兩脚已然沾了好些，積年糞水，到還沒什臭氣，如換別人，定要全身墜落，灌滿一嘴了，這還不算，等我起身要走，又將鄉下人驚動起來，說我是賊，我不願欺負老實人，分辯了一會才走，再找小鬼，那有影子，隨在附近坡脚小溪中，將鞋襪脫去，連脚洗淨，穿上溼鞋，正往廟走，那狗不聲不響，從山石後，竄出來就咬，我已將他抓起甩開，那畜生偏不識向

率性連叫帶咬，撲上身來，本就有氣，順手給他一下，不想用錯勁頭，將他打死，我知坡脚下，住着一個聾老婆，和一個寡婦兒媳，明早給他幾兩，也就完了，本想把鞋烤乾再出來，等我回廟一看，小鬼非但把日裏偷去的錢包送還，還給我弄了一雙，新緞子雙梁鞋，我一生慣好戲弄人，不料會在此，遇見定頭貨，還是一個十二三歲的毛頭娃兒，真叫人又好笑，又好氣，其實那小鬼，我真喜歡，算計他必有來路，定是受人指使，和我來開玩笑，許還就在附近藏起，看我哈哈，我現時一半等你，一半等他，越想越有意思，氣到沒有了，便捉到手，也決不與他一般見識，不過我的脾氣，你知道的，祇要有人，佔了我的上風，我當時沒撈過本來，那怕手操必勝之權，對方本領，多不如我，也是一走了事，不再過問，今晚不能將這小鬼擒住，天一亮，我就走了，樊秋聞言，驚道，我知你和空空兒一樣，一擊不中，便不再擊，但不是這等說法，一則你今日與那小畜生，祇是無心遇上，他又鬼頭賊腦，沒有出面，與我們的事無關，二則你若大年紀，一世英名，從無人敢捋虎鬚，却吃一個乳臭小兒欺侮，就此拉倒，說出去，太已丟人，何說事關重大，希世奇珍，非比尋常，這樣罷手，也未免可惜呢，老頭道，我素來說一句，算一句，休說身外之物，那怕與人拿命來賭，祇一輸，便算數，決不更改，照例有什過節，都是當日找回，除非來人躲開，那是不算，我心裏既知小鬼，必在附近，天明前找不回來場面，仍還厚臉在此，

那算什麼人物呢，休看他滑溜，我吃完酒，祇一伸手，便能擒住，真要被他跑了，那是活該，樊秋道，其實你不幫忙，我不過多費點力氣，也沒要緊，不過你人丟得太不值罷了，如若人家摸準你的性情，故意使這一手，叫那小畜生，偷偷摸摸，乘你不留神，開個玩笑，事完藏起，叫你無從捉摸，等你走了，再來說嘴，又當如何，你說時，我已四外看過，這地方如藏有人，未必能逃我的雙目，祇恐未必在此，靜等你上當吧，老頭冷笑道，爲人不能虧心，我心裏的話，也得照辦，要論目力，你還差得遠呢，我說在此，一定在此，樊秋忽似省悟，朝小妹藏樹，看了一眼道，既然在此，還不早些擒住，我也看看他，是什麼東西下的，祇恐未必如你所料吧，小妹見狀，已看出樊秋疑心松後有人，故激老頭，早些下手，雖然藝高胆大，也自心驚，方自盤算，如被誤會，如何應付，老頭冷笑一聲，倏的站起，朝古松看了一眼道，你不要忙，等我嚼完這點鷄骨頭，自會當場出彩，樊秋已自明白，知道老頭向例不要人助，意欲再激幾句，剛說小鬼如在，我早替你拿下了，老頭未及答話，猛聽對面一株枯樹上，有人發話道，你也配，憑你那雙狗眼，休說是我，再多兩個，也看不見，樊秋看那株枯松，粗逾兩抱，枝葉早已凋零，稀落落祇剩幾株老幹，橫斜盤曲，槎枒如戟，旁邊並立着兩株大杉樹，濃陰繁密，恰將枯樹，遮了一半，枝空無陰，不能藏人，語聲又明白樹梢上發出，心疑聽錯，人在附近杉樹上藏住，正在仰視，喝罵何方

鼠輩，如此大胆，陰影裏枯樹上，一株短幹，忽然無故墜落，竟是個小孩影子，原來那小孩，借着隣樹蔭蔽，和枯樹形勢，假作半段幹枯，早已藏身樹上，好些時了，這一來，休說小妹覺着奇怪，便老頭也覺小孩胆大聰明，所以所爲，大出意料之外，又是好笑，又是好氣，心想給他一點苦吃，隨手在石上抓起一把長生果肉，剛笑罵了一聲小鬼，往外一揚，小孩機警非常，似早防到老頭有這一下，身才着地，便往樹後一閃，十幾粒果肉，全打在枯樹幹上，小妹聽那響聲沈着，知道老頭內功，一定超羣，好生駭異，忽聽小孩叫道，老頭子，聽你說話像人，不像姓樊的，那麼沒有骨頭，又見你東張西望的，我明在你對面樹上，却看不見，恐你奈何不了東瓜，又去奈何葫蘆，尋別人的晦氣，才出來和你見面，你還倚老賣老，吹大氣呢，怎也和姓樊的一樣厚臉，沒說一句話，就想暗算人麼，是好的，請我吃點酒菜，談上幾句，再鬥他一個高低，莫被我這小孩，把你吃蹙，也還還我饅頭新鞋的情，大家客客氣氣多好，說時，樊秋幾番想要縱起，俱吃老頭搖手止住，嗣聽小孩嘲罵自己，實忍不住氣憤，怒喝乳臭小兒，也敢放肆，我非管教你一頓不可，說罷便往樹後縱去，小孩更是滑溜，由樹後一閃身，兩腳點地，輕輕一縱，便落到老頭面前，手指樊秋道，憑你這樣人，勝了你我也不光榮，我不和你一般見識，你們想兩打一隨便好了，小孩動作輕靈，小妹遠看，祇是一條瘦小黑影，落地便閃入樹後，勢絕迅速，沒有看清，這時

落在石前，小妹才看出小孩頭上，戴有一付面具，也是黑的，連頭包沒，祇露出一雙灼灼有光的眼睛，氣定神閒，站在當地，直沒把強敵，放在眼裏，知道兩人俱極利害，便樊秋也是成名多年的能手，老頭雖還未知是誰，看那神氣，必更在樊秋以上，他却嘲笑從容，沒把強敵，放在眼裏，因聽所說語氣，分明早知自己，藏身松後，恐老頭起疑看破，妄下辣手，特爲自己解圍而來，日裏舜民曾說，曉星救護堯民時，有一師姪同行，外號黑摩勒，十有八九是他，他與老頭，如此廝纏，定奉曉星之命行事，自己萬難袖手旁觀，正自尋思，說時遲，那時快，樊秋二次又復追縱過來，小孩仍說他的，神色自如，竟連理也未理，樊秋怒罵畜生，剛要伸手，老頭條地站起，圓睜起兩隻鷓眼，把手一擋道，沒你的事，各自吃你的去吧，樊秋知道老頭習性，再如硬來，說翻就翻，祇得忿忿歸坐，指着小孩怒罵道，小畜生，少時再和你算帳，連你家大人，都休想我容讓，小孩吃吃笑道，姓樊的，不就是你麼，怎這樣不要面皮，你忘記日裏，我取你的那把唱蓮花落的破扇子麼，比時要你的好看，不是和破扇子一樣嗎，我師叔看你猴急得可憐，硬和我要去，賞還了你，還有好臉，在此說嘴，你看這位饒老頭，就比你強得多，人家真懂過節，說話算數，你既和他在齊，也該學點樣，免得自己丟了大人，還叫你朋友，臉上無光，那是何苦，樊秋氣極，反無話說，暗付日裏盜扇，竟是小賊所爲，看他神情動作，的是受過高人傳授，不過小小

年紀，如此刁惡，無論如何，也容讓他不得，今日已然丟了好幾次人，如連這小鬼，都鬥不過，異日何顏再混，老饞鬼常說，跑了多半世，老想尋一個刁鑽古怪和他一般的徒弟，多少年來，從未尋上，那怪脾氣的人被小鬼吃斃，會不動火，就許看中，也說不定，這小鬼欺人太甚，少時如見不行，不問青紅皂白，便硬下辣手，管他身後是誰，再樹強敵，也說不得了，他這裏祇管胡思亂想，憤怒填胸，老頭仍是毫不介意神氣，笑嘻嘻望着小孩，把話說完，笑答道，小東西，你小小年紀，到真刻毒，你也挖苦得人夠了，不是嘴饞，想吃麼，可惜你晚下來一會，好的我啃完了，這還剩有不少醬豬肉，和吳肉豆干，生煎饅頭，也還有些，你且吃點再說如何，小孩道，老饞骨頭，誰吃你那剩的，肥肉我更是不吃，菜到帶得有，祇你這酒，沒處找去，我想向人討吃，老沒功夫，知道你還剩有半瓶，我已給你帶來，連菜都在樹上放着，等我取下來，用你的酒，就我的菜好了，老頭一聽，酒也被他盜來，暗忖出時，酒瓶尚在廟內，以後未離此地，小孩又是藏在對面樹上，稍有動作，萬無不見之理，正想不起，那酒如何被人盜走，小孩就地一縱，已往枯樹上飛去，小孩晃眼縱落，手裏提着兩荷包，一葫蘆酒，老頭見不是自己原瓶，欲言又止，揭開蓋，用鼻要聞，小孩把道，我嫌你醜，你不要聞，以爲不是你的酒麼，實告訴，你，你掉糞坑裏時，我便帶了這一隻風鷄，一隻醬鴨，跑到廟裏，將你那半瓶子酒，倒換

了水，才出來不久，你就跑來，無緣無故，打死了一條狗，進廟前，還東張西望，看看那裏藏得下人，預備少時出來一敵，手到擒拿，却沒想到，我會算計你看暗不看明，料遠不料近，假裝一株枯幹，懸在你對面樹上，我已釘了你一天，你連點影子，都不知道，到頭來，還是自己出現，你還有什麼說法，老頭哈哈大笑道，你這小鬼，也真算行，遣你那人，必知我生平心口如一，說一不二，既不願和我明鬥，傷了多年和氣，攔又攔我不住，這才把你支使出來，乘我不備，這麼一開玩笑，祇不被我破捉住，便可把我打發回去，適才我實算你藏在身後老松之下，沒想會在近處，我明知虞家藏寶，憑我這人，不能有此福分，即便到手，分來一半，也是留待異日，轉送與我有緣的人，天下事不可強求，現在總算被你吃整，雖然一伸手，就將你擒住，也不光顯，祇放心，轉告教你那人，此事不但不再過問，從此提都不提，你自在吃完回去吧，小孩聞言，立即滿面喜容答道，聽我師叔說起，老前輩的威望爲人，還自不信，果然話不虛傳，這才真是英雄行徑，我以後也要學樣呢，老頭笑道，你這小鬼，不用說我前倨後恭的假客氣，這不過你靈巧胆大，件事都快了一步，適才真要被我发现，我這隻手一動，你連塊整骨頭，都剩不回去，就是教你那人也都不能放過呢，說時，把手一伸，小妹見老頭右手上，多出兩個小手指頭，適才祇顧看見他吃得野相，竟未留神，猛的想起一人，不禁心中一驚，又聽小孩答道，老前輩，又料錯了，我今日所爲，

實無人教，並且來時，還有人再三攔阻呢，老頭略一尋思，忽然站起問道，是真的麼，你這小玩意，太討人歡喜了；剛說到此，樊秋素來量小，不能容物，睚眦必報，見小孩與老頭，越說越好，已然氣上加氣，嗣聽老頭自甘下風，未了果將小孩看上，不由怒從心起，恐底下再說出收徒的話，小孩奸滑非常，受人指使，摸準老頭脾氣而來，現已改倨爲恭，如再乘機兩下一湊合，等他拜了師父，處着老頭面子，更不好下手傷他，忙搶口道，老饞骨頭，你和這小鬼，今晚的過節，就這樣算完了麼，老頭道，那是自然，我自己大意失着，那還有什麼的，你自辦你的，我到明早就走了，樊秋道，你祇管走，我一人也辦得來，那沒什麼，祇是這小鬼太已可惡，他又是侯紹一黨，不能容他在我面前猖狂，你話說完，該我和他算帳了，小孩方要答言，老頭忙攔住，笑對樊秋道，樊老二，你當我護他麼，你看他大小，他還未必把你看在眼裏呢，不過事情總應有個分寸，他雖和你開玩笑，却沒和你交手，你在江湖上，跑了多少年，大小有個名頭，管他何人門下，你終比他年長得多，按理你應找他師長算帳才對，如若以大敵小，倚強鬥弱，勝之不武，不勝爲笑，小孩從旁搶口道，老前輩，我師父已然坐化，那姓侯的，更是不相識，現在祇有一位師叔，憑他十個，他也不是對手，本來我不值和他動手，因他專做以強凌弱的事，明知虞家，是個文弱好人，他會厚着臉皮，登門欺人，強討人家女人的陪奩，便是明例，他既想和我鬥，也讓他

碰一回釘子，知道小孩比大人，還不好欺，下次就老實了，樊秋聞言，氣得方要縱起，吃老頭舉手攔住道，等話說完，再打不遲，你忙什麼，他又不跑，樊秋憤憤重又歸坐，老頭道，你和他明打，大小懸殊，不好看相，你恨他，不是爲他日裏，偷你扇子而起麼。橋歸橋，路歸路，他偷你，你不會卽以其人之道，轉治其人之身，也去偷他，再不教他限定時期，再偷你一回，日裏你不經心，難道這回，也不經心嗎，過時沒有被他偷去，憑你按小賊處治，如再失盜，不問他用什方法到手，總算你本領不濟，連自己貼身東西，都保不住，那還與人再動什手，祇可認輸罷了，樊秋明知老頭偏向小孩，知自己手辣，怕有傷害，心中氣忿，吃話僵住，又說不上不算來，猶笑答道，你主意到想得不錯，不過你這老饞骨頭，最是善變，隨心而欲，做事沒有一定，小賊偷我，你幫他不幫，老頭道，他有人幫沒有，不管，我是中人，怎能幫他下手呢，樊秋怒道，好了，那就教小鬼，從今日起，一日夜間，再盜我這把鐵扇子好了，但是一節，如被偷去，我萬事皆休，不再留此，如小賊偷時，被我擒住，那休怪我手狠，你說他人小，我却願意會他家大人是誰，扇子在我身上，祇你不暗中助他，不問他有多少黨羽，只管都來，盜去就算，並不限定他一個，小地方要答話，祇自己一人，無須幫手，老頭使了個眼色，搶口答道，這樣辦法很好，誰也不許再有改口，一言爲定好了，這時小孩因要飲食，把面具掀起，露出一張小大嘴，站在石

旁，一邊喝酒，撕鷄肺子下酒，把鷄鴨腿剩下，遞與老頭去吃，一邊往口裏亂塞饅頭，對於和強敵打賭一節，直沒放在心上，吃相也和老頭一樣，饞得難看，老頭見了，喜得直笑，邊吃邊說道，你這小鬼，不要過於自恃逞能，適才聽你所說，你那師父師叔，必是我的熟人，不知怎麼，會選到你這麼一個淘氣玩意，我就沒地方覓像你這種的寶貨，小孩道，你喜歡我麼，我師父已死，常時跟着師叔鬼混，他老人家，正嫌我呢，你要願意，把你那正反七十二解，形分太乙掌法，傳授給我，練完就跟你當幾年徒弟去，除了每天陪你玩，還供你好酒好菜吃，你看如何，老頭道，我早算計你有這心思，偏要擠我露出口風才說，真鬼透了，我收徒弟，不重儀式，以後行事，必樣樣得合我的心才行，還有我一生，沒收過徒弟，既收，當然不能受人欺負，今晚你偏和人打賭在先，休看我和樊老二，日裏中了你的道兒，那是萬沒留心你一個小孩，會有這麼靈巧，如真動手，你再加幾個，也是白饒，我一頭子不說，和你打賭的樊老二，便不好惹，他會用鐵扇子，點人穴道，又會內功，練成勁氣，還會用鐵豆打人，你去偷他身邊東西，越在十步左右，越容易被他打中要害，雖然有法子破，日裏你已偷過，知道偷他時最好對面下手，不問成功與否，須往右縱，他這右手，功夫不到家，是他短處，至少也傷不了你，這事總歸太難，我又說過，不能幫你，你如盜不成功，我是收你不收呢，小孩道，憑他這樣草包，沒有不成之理，他的毛病

短處，我全知道，你不用借話指點，免他生氣，說你偏向。樊秋聽這老少二人，一吹一唱，一個明幫暗助，指點預防，一個學了乖去，還不承情，覺着小鬼固然可惡。老頭也太不講交情，有心翻臉，又覺許多不便，更恐老頭拿話，繞住自己，無事生非，越聽越有氣，實在不願再坐下去，忿然作色道，扇子現在我腰間掛着，小賊你看清了，莫要白學些乖，到頭仍把一條小狗命送掉。累這無兒無女的老饒骨頭，沒有接代的人，斷了香烟。我自去廟中安睡，看你這一日夜間，顯行鬼門鬼道，說罷，不俟二人答言，雖坐接連兩縱，便到廟前，再縱身一躍，越牆而去，小孩嚼着滿嘴東西，未暇回答。笑問老頭道，老人家你看我逗得他有趣麼，老頭道，你休得意，他因今日，連次吃筵，一半吃你盜扇的虧，不然候紹就不死他手，也必重傷無疑，把你二人，恨入骨髓，他手太黑，你難於近身，這把破扇子，看你如何盜法，你一個小孩子，和他這樣成名人物相敵，敗了都有面子，何況你在事前，已佔上風，他吹大氣，再妙不過，你怎還想說滿話呢，小孩道，我聽去世老恩師常說，事在人爲，天底下什麼艱難，都有法想，我守定他這句話，不是一天了，任他手黑，我定將他扇子，盜到手內。此時雖沒打好主意，不是還有一對時嗎，老頭道，放屁，你盜不來，我這徒弟，怎麼收法，這般大意，如何成功，還有黃昏時，他和我說，日裏和小鐵猴，打得正緊，忽聽有人，在旁邊樹上答話，僅見人影一晃，隨即停打追去，追出老遠，

祇見着一張紙條，說師姪又將扇子要去，須得玩夠，才還，叫他今晚，單人前往原門處取扇，并無具名，不但那人，沒有追上，候紹本在他後面尾追，不知何時他往，也沒了影，那是大人口音，再說脚程如此快法，決不是你，打時林中還有一騎馬人，也未尋到。適才他往林中赴約，我因遇一舊友，沒有同往，去到這時才回，扇雖在手，神氣沮喪，我正忙吃，沒有問他，你就來了，其實我不是虎頭蛇尾，中途變心，一則他近年交了許多下作江湖，改了人性，二則來時，他沒約我幫他奪人東西，祇請我助他，開石取寶，鑄成之後，各分一半，我還說虞家世族文弱，如若恃強奪取，我決不幹，他又說對方文人，留此無用，已託人先容，以別的珍寶相易，並非謀奪，我才來的，誰知他竟瞞頭蓋尾，話有虛實，候紹一出來爲難，沒得如願，又遇見別的高手，簡直無法下台，和我再三好說，請爲相助，本就不甚願意，又遇見醉鬼，說起虞家爲人和新娶之妾的來歷，自然更不肯再管這事了，借你一淘氣，恰好收風，他恨我無妨，你却必須小心，那說話人，想是你師叔了，適才我已想過，照他這等行徑，目前祇有兩人，能做得出，但這兩個人，一個是我舊友，他已多年，不再問事，並且聽說，人在西北諸省，按說不會在此，不過事情難說，看你身法家數，好些像他傳授呢，還有一人，這些年來，屢想和他相見，有人說他，也很想見我，祇沒機緣，老是彼此錯過，你且說說，這人是誰，你叫什麼名字，你的師父是誰，看我猜對沒有

小孩道：我到有個名姓，這幾天有點煩心的事，不想再用，如今把我外號當名字用，你叫我黑摩勒好了，至於我那師叔，向不許我對人說他名姓，說了他要打我，他本事又大，我怎麼掉花樣，也掉不過他，弄巧他這時候，就許在我身後頭站住，我破扇子還沒到手，師父拜得成拜不成，也不一定，先挨一頓冤枉打，那我太合不來，你一定要問，且把你猜的那兩人，先說我聽一聽，如猜得對，我便點頭，話不對我嘴裏出來，他就不高興，也不能打我了，老頭聞言，四外瞥了一眼，笑道：你這小玩意，到會搗鬼，你們這一套把戲，此時我已看透，還想掉搶花麼，我看幫助小鐵猴，和樊老二作對那人，不是丐仙呂瓊，便是司空曉星，知道我已受人之託，不願明鬥，摸準我的皮氣，合謀算計，等我不管閒事，對付樊老二一個，還不容易，弄巧連老醉鬼，都是你們一黨，那是準備弄翻了臉，出來做小花臉的，除此二人，別人既無如此本領，也不敢輕易就來惹我，祇有一樁奇怪，連我那麼素行不羈，想到就做的人，都不願欺壓良善，這兩人都都是正人君子，素不與官府紳富交往，虞家與他有什瓜葛，這般用盡心機，代爲出力，難道說因爲那是天材地寶，並世難逢，和樊老二一樣，見寶起意，連人家婦女的賄賂物事，都想據爲己有麼，尤其醉鬼，終日昏昏，一場糊塗，身外之物，一件不愛，這件東西，分到手裏，決無此恆心，和長歲月，去煉他，也這般跟着垂涎則甚，小妹早從話裏形貌上，辨出老頭是誰，先頗駭然，不料變得

這快，竟會把黑摩勒收爲門徒，又聽出曉星暗中相助，與何異之言吻合，方覺此老不出作梗，再有能人暗助，事無決妨，忽聽腦後有人低語道，趕快隨我，一同出去，大驚回顧，正是何異。同時又聽樹前哈哈大笑道，老饑鬼，吃了我的好酒，還要背後說人，可惜你今番被小孩吃斃，全料錯了，看你日後，還有什麼說嘴，小妹一聽語音，便知是醉鬼奚醒，因何異令他速出，不及細看，隨往前面走去，老頭本覺出，樹後有人，未及回看，奚醒便管斜刺裏，縱將過來一嘲笑，恰將何異小妹二人，縱跡掩過，老頭見樹後走出兩個生人，瞪着一雙鷓眼，方要張口，奚醒知他生疑，仍做不知，接說道，這位便是酒主人，杜仙山白燕峯的何老兄，同他姪女兒，你不是想到他家去麼，他適才與我相遇，聽你在此，要請到他家養一養酒量，約我一同踏月拜訪，我因有點別的耽擱，叫他慢慢走一步適才事完趕來，樊老二正和小黑拌嘴，我懶得見他，藏在一旁，本心想等老何到了再出來，不料你們說來說去說到我的頭上，我才出面，老何也到，老頭望着何異，剛把怪眼一翻，何異已搶前施禮道，久仰葛兄大名，今日才得拜識，幸會得很，老頭也轉了笑容，還禮道，何兄不瞞你說，起初我聽人說，你那出手雙絕的本領，久意想和你鬥上一鬥，老沒機會，後又聽說，你已入山隱居，也就罷了，今日遇見醉鬼，才知你還會釀這好的酒，把我癡頭勾起，你若不來，早晚之間，非去偷酒不可，你這一來，我倒不好意思了，奚醒笑道，老何你聽

聽，我說饑骨頭，自會尋上門來，你偏要引賊入室，這不是自招了麼，何異聽二人玩笑，也半莊半諧答道，葛兄素有神偷雅號，酒量食量，更是並世無雙，小弟不才，飲食一道，粗知料理，家藏陳酒，也還不少，葛兄如欲一過酒食之癮，便即日命駕，下榻舍間，作一平原之聚，聊盡區區東道，欲過偷癮，也請早賜光降，小弟定當厚固牆宇，率領家衆，日夕小心戒備，好讓兄台，施展神偷妙術，俾得一開眼界，不過心儀已久，不論以偷來，或以客來，均盼從速好了，老頭哈哈笑道，久聞何兄，快人快語，果然話不虛傳，祇是酒還沒吃你一杯，先說平原十日之聚，未免小氣一點，奚醒道，聽他呢，他說，恨不能和你賭飲十年酒，每日不醉無休，怎說十日，這是他近十年來，染了假斯文習氣，動不動拋文引典，酸上兩句，却吃你笑話了，何異方要答話，一眼瞥見小妹，站在身側，老頭正打量他，忙道，我祇願說話，還忘了給你引見，這便是七指遺魂，神偷葛鷹，葛老前輩，快些上前拜見，小妹聽那老頭，果是適才猜想那位名馳西南的七指神偷，連忙躬身施禮，喊了一聲葛老前輩，何異指着小妹道，此女姓江，乃我故人之女，本領資質，俱非庸流，尤其是他幼遭孤露，詔齡奉母，隱居江鄉，母又衰年多病，祇她孤身弱女，每日衝冒風濤，以奉甘旨，從無缺欠，孝行至性，實爲少見，適聽我說，老兄來此，久仰老前輩當世義俠，要想拜識，故此帶來，他還做得一手好菜，此次駕臨，定要精製幾樣奉敬呢，內行人眼裏

一看便透，葛鷹本看出小妹二目，精光湛然，英芒內蘊，氣質凝煉，有異尋常，分明上層內外武功，均有根底，可是聽何異這番說詞，從小奉侍病母，不曾離開，那有餘閒，尋求明師傳授，再一細加觀查，此女功候，竟比黑摩勒，還要深純，小小年紀，能到此境，定是家傳無疑，祇是近數十年，江湖有名之士，縱不盡識，也都知底，從沒聽說有這麼一個姓江的，好生驚奇，便問此女之父，叫什名字，奚醒故意搶答道，交淺不能言深，老何你先不許說，由他猜去，小妹不是還要做菜請他麼，等到你家，是做客人，是做賊，身分定了，再說不遲，小妹一想，何奚二人，明知自己住在虞家，事前不會商量，却代自己出口請客，這七指神偷，以前母親曾說過他與亡父，還有過一點小過節，父事母所深知，獨這一件，生前不知什事岔過，沒說結果如何，僅知他右手大拇指上，多出兩個枝指，武功絕倫，除亡父外，極少與之比肩，更精點穴，和用那怪手練成的掌法，能十步抓空，並打傷人的要害，生年好酒好吃，滑稽玩世，喜歡偷富濟貧，常和朋友以偷盜打賭爲戲，本領高強，皮氣古怪，每以喜怒爲好惡，隨心任性，不拘小節，手底更是又黑又準，最重先入之見，心以爲是，決不更改，稍一勉強含混，被他識破，翻臉便不認人，又生就一對靈耳，那怕睡夢之間，稍有動靜，便被聽出，仇敵越來越多，誰也不願多和他親近，母親因他利害，還詳說了他的形貌神情，命將來外間遇上時，格外留意，何異與亡父深交，有什過節

料必知道，這等說法，定有用意，醉鬼又說第二次，恐是點醒自己，不能再不答腔，隨接口道，小女子幼侍家母，學了幾樣粗肴野蔬，不過聊表敬意，那有何老世叔，家庖精美，但不知老前輩，何時命駕，也好當晚趕回，稟明家母趕往何老世叔府上，準備製辦，以免過於草率，更重不恭之罪，何異所說，原有深意，奚醒到是聽出話裏有因，才隨聲附和，何異見小妹慧心領悟，心中暗喜，葛鷹笑道，我常說，好資質女子難得，何況已有一半成就的小孩，不想一夜之間，竟會遇見兩個，我知宴無好宴，吃人嘴軟，這黑頭小鬼，受人指使，把我耍了個不亦樂乎，末了却拜我爲師，如非三年前，受那死狗暗算，將我雙耳震壞，也沒這糟，現在樊老二那把破扇子，尙未盜來，如盜不成，我算是白吃了虧，連徒弟都沒收成，這個小姑娘，心裏靈使，都由眼睛，隱隱現出，保不定你們又是打我什麼主意，可是我生平，偏愛像他兩個這樣的小孩，見時我已心許，且不管這裏頭有什故事，我一準等這小鬼事完，不問盜成與否，定去白燕峯何家，先做些日子酒客，走前再大偷一回，過過我的偷癮如何，黑摩勒原裝不識何異，人來仍吃他的，並未理睬，聽到末句，忽然喜跳道，這酒是何家製的，我聽你說過，好吃極了，不論如何師父總要帶我同去，你做客，我幫着吃，做賊，我也幫偷，你看如何，葛鷹笑道，呸，不要臉，這時就喊師父，你扇子到手了麼，黑摩勒胸中，已有成竹，料定可以盜來，笑道，這有何難，你不用忙，酒已下肚

，再等我吃完這半隻醬鴨，肚皮吃飽，走還廟去，手到拿來，但是是一件我有我的手法，這次偷人東西，你們都在廟外頭等，不許進去，一則省得這廝，說你想收徒弟，暗中幫我，二則免得被這兩個老頭子，學了乖去，還讓那廝說我人多，奚醒哈哈笑道，老鬼你收那小鬼，油腔滑調，和你一樣調皮，真像是一個爐裏鑄出來的，沒二樣貨，這倒不錯，幾時我也收個小醉鬼，接接我的衣鉢，葛鷹沒有答理，瞪着一雙怪眼，朝黑摩勒看了又看，正色說道，說歸說，做歸做，當着外人，你話莫說太滿，你如盜他不來，雖說年紀小，不要緊，到底不好落場呢，黑摩勒道，師父祇管放心，你在這裏，至多等到天亮，我如不把這廝破扇子盜來，你說你不收我做徒弟，我從此也不再見人了，不過扇子到手，他要追出來，不認帳，我却不願和他這樣不要面皮人相打呢，葛鷹道，那是自然，祇扇子一沾你手，便算他輸，底下都有我呢，他定在廟裏練內功，未必想到，你敢當時一人下手，立竿見影，看是繁難，或者還有機會，試一試去也好，反正要到明天夜裏，盜不成，你算輸，去試試看也好，黑摩勒隨把手中鴨骨，往草地裏一扔道，如若我不出來，不到天亮，誰也不要走去，把我戲法弄破，盜不來破扇子，却莫怪我，葛鷹笑道，樊老二真要把你弄死，我也饒鬆不了他，依你就是，黑摩勒道，我如被害，祇能怨我沒有本事，你說這話，豈不又叫他說你偏心，奚醒道，小鬼頭，此時由你說嘴，到了天亮，要不成功，我們都等在此地，看

你有什面孔，出來見人，黑摩勒道，進也不要緊，我師還沒正經拜，可是他拿話繞人的本事，我已經學會，盜不出來，自有一番交代，反正有你酒吃，你等着吧，說完，仍把面具帶上，縱身越牆而入，奚醒笑對葛鷹道，這小鬼頭，頑皮透頂，你將來不好好管教，留心給你現世呢，葛鷹把眼一瞪道，沒這種事，因為舉動說話像我，才喜歡他呢，實告訴你，今天在酒館才一見面，我就把他看中了意，便今晚盜不成功，我也收他做徒弟，不過不許再管這閒事罷了，奚醒道，你向來做事，心口如一，小鬼頭有什好處，你這樣看重，連爲他瞞心昧己，都願意呢，葛鷹道，你那知道，樊老二這次的約我幫忙，本就是當時利用，沒安好心，此寶目前，祇有我和寒山老尼，能開取錘鍊，因寒山老尼，精於劍術，難請，人又正派，連我都不肯強奪好人東西，何況是他，又不相識，無法請教，此外還有一人，也能勉強開煉，與樊老二到是相好，這廝偏出了名的心黑，遇上便宜，六親不認，實在無法，才找的我，起初怕我不來，一意苦纏，說得滿好，等我答應，漸漸露出私心，意欲煉成之後，借着我會說過，我非此寶主人，得後無此心功力，去長日習練，如作防身，又用他不着，分得來，也是留待有緣，這一番話，變方設計，和我掉搶花，我已不大高興，後來他往金華劉家搗鬼，我料他對我所說，不實不盡，暗中跟去，一查考，才知那劉家父子，爲富不仁，俱是衣冠禽獸，勾通狗盜金鵬白鳳娃夫妻，想拿至親虞某送禮，不想被隱

居富春江邊，化名蘇半瓢的獨叟吳尙看破，他和虞某，新交至好，暗將狗盜圖記摘去，狗子金庭玉。本和他有仇，慫恿侯紹埋伏中途，老吳受了辣手暗算，不久身死，侯紹吃了目力不濟的虧，誤殺好友，悔恨已極，逼着狗盜夫妻，從優埋葬，老吳隱居，原爲撫一幼女，那情節也和侯紹傷他，大同小異，誤傷好友全家，意欲以此滅孽補過，不想仍遭同樣報應，他素稱神算，不知怎的竟未算出狗盜夫妻，爲恐天門三老得信，不肯干休，來爲老吳復仇，害怕都來不及，怎還敢來尋他義女的晦氣，祇恨事由劉家狗子而起，喊去責罵了一頓，都是你這酒鬼，醉後胡說，被樊老二聽去，知道此女，已奉老吳遺命，嫁給虞某，粧奩中藏有此寶，先把我約定，再去恐嚇狗子，逼他寫信，向虞某詐索強取，我素不肯欺壓良善，何況又是故人給養女之物，當時便改了主意，祇是心中奇怪，此寶另有主人，與我還舊交。後來爲人所害奪去，我因雙方，都是朋友，死者全家喪盡，沒有後人，無從暗助爲力，心雖不忿，未使出頭，爲防他請我開石取寶，特命人尋我幾次，俱都未去，聞他得寶以後，無處尋找良工，我又堅決不去，遲延至今，已有多年，不曾聽人提說，怎麼無緣無故，到了老吳手裏，想藉便看看真假，故意叫樊老二先來，另約地點相見，不料侯紹受人之託，忠人之事，早探明他的行逕，埋伏在彼，給樊老二吃了一點苦頭，當時丟醜，我原意由樊老二自去胡鬧，我自往街上買醉，等他將寶取來，看出是假，奚落他一場，如

若是真，再繞着灣，原封送回，才端起酒杯，便與小鬼相遇，葛鷹滔滔不絕，正往下說得起勁，忽聽一聲師父，黑摩勒已在廟牆頭上現身，晃眼縱落，笑嘻嘻跑來，手裏拿的，正是那把鐵扇子，連去帶來，共總不過吃頓飯的功夫，這一來，休說小妹看了驚異，連葛鷹也都萬想不到，會盜得如此神速，鵝眼圓瞪，未及發話，醉鬼奚醒，已先笑道，老頭，你總算有眼力，先收他做了徒弟，頂多叫人說是青出於藍，不致再有別的笑話，要不了的話，你那神偷的好招牌，今夜就算倒了，葛鷹道，放屁，除開樊老二，甘心送上，這裏頭必還有別的隱情，憑小鬼一人，看他那麼機警聰明，不是沒望，決沒這麼容易，你當樊老二是好吃的麼，黑摩勒暗忖，這老頭果然利害，師叔再三勸我拜他爲師，到是不算冤枉，這事必須如此答法，才沒褒貶，便笑答道，師父不必追問，剛才我不說麼，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做賊不是什麼體面事，紙老虎戳穿，一錢不直，不管我是怎麼偷來的，反正我從樊老二腰間親手解下，就算成功，不信你找樊老二問去，定要追問詳情，法不傳六耳，沒人時再說好了，葛鷹一聽黑摩勒，竟由樊老二身畔，親手解下，知無虛假，又是喜歡，又是驚奇，何奚二人，原知司空曉星，暗中相助，先未覺異，及聽這種說法，也是暗中驚讚不已，葛鷹剛誇了一句好徒弟，你真行，忽見廟牆上，又是人影一晃，隨聽怒喝畜生小賊，快納命來，聲隨人到，箭一般直向黑摩勒立處撲來，隔老遠便將雙手伸出，帶起

虎虎風聲，眼看抓到，小妹見來人，正是樊秋，兩下相隔十來丈，一縱卽至。縱時用飛鷹攫兔的身法，身子往下一矮，足登廟牆，頭前腳後，雙手微拳，臨快到達，倏地掌心向外，左右平分，由外轉內，畫一圓圈，收向前胸，將力運足，再化成神龍探爪之勢，向前發出，這等極惡毒的掌法，非內外功到了上乘地步，不能施爲，看氣，真力已用了足夠九成，常人挨着一點，固然筋斷骨折，萬無生理，便被那掌風擊中，輕則身受重傷，成廢，重則也必震傷內腑，也難倖免，不是深仇宿恨，急怒攻心，怎會下此毒手，樊秋一面情急拚命，黑摩勒竟似沒怎在意，暗道不好，剛想施展暗器，何異在旁，已有覺查，忙使眼色止住，說時遲，那時快，就在小妹同仇敵愾，心念微動，這瞬息之間，猛聽葛鷹厲聲喝道，樊老二，真正不要面孔麼，同時又是一個聲隨人起，這次却是改進爲退，葛鷹雙手迎頭，往外一推，樊秋撲近黑摩勒頭上，尙有數尺高遠，腳還沒有沾地，竟在半懸中，倒震出去三丈來遠，落於就地，怒氣沖沖，指着老少二人喝罵道，這事我不認輸，扇子還我，叫這小賊畜生，二次再偷，輸了，我從此不在人前出面，如若不然，任你老饞鬼，怎麼誰贖，我也取他狗命，葛鷹本覺黑摩勒，盜得太易，必有原因，笑道，天底下也有你這樣厚臉皮的人，且把你那篇歪理，說出來我聽一聽，當着衆人，祇講得通也行，難得你這箇年紀，多少也有過一點名頭，輸了賴帳，還用辣手傷人，真正混帳透頂，樊秋怒道，老

饑鬼，少要口裏不乾不淨，你這種反覆無常的小人，本來不值和你多說，你問小鬼，他可惡不，黑摩勒笑嘻嘻道，你還好意思說哩，我和你有什客氣頭，反正破扇子，是我親自自由你腰帶上解下來，並沒假手他人，你也親眼看見，再想抵賴，一則情理上，講不過去，二則我也沒有這多功夫，和無賴糾纏，虧你先前還說，讓我找幫手，祇盜去就算數，怎又厚臉抵賴起來，實告訴你，今晚認輸一走，是你便宜，我那幫手，本領比我勝強十倍，如要和他較量，你再饒上十個，也是白送，破扇子是你一生招牌，先說的話算數，你就認輸拿走，此時不拿，我要他無用，明早就當路拾交官了，樊秋怒火頭上，一出來便把話說錯，答不出個理來，自己縱橫江湖數十年，何曾受過這等奚落，聞言不禁羞惱成怒，暴喝一聲，又要撲上，葛鷹早聽出樊秋，雖吃了冤枉虧，扇子確是黑摩勒，親手盜下，見他話答不出，又想傷人，如何能容，立即乘機變臉，把雙鷄眼一瞪，厲聲喝道，樊老二，且莫妄動，先前我原說，他盜來扇子，我才收他爲徒，比時祇做中人，兩下均無偏袒，他進廟以前，說是一進去，便手到拿來，我還不信，誰知果然如此容易，他便假手於人，你也不能不算，何況親手自取，他既功，便是我的徒弟，打算欺他，從此休想，你如不服，來來來，你有什麼本領，祇管和我施展好了，樊秋氣得把牙一挫道，小鬼畜生，欺人太甚，我不殺他，情理難容，你這老賊，雖狗往裏咬，但此次是我約來，如若和你動手，顯我量

小，我錯把瘋狗，當人用，祇好自認眼瞎。老賊不必逞能，暫時我先讓你一步，明早離開此地，再如相遇，便是仇敵，我自會尋你這老賊小賊，一齊算帳，我失陪了，說罷，怒氣冲冲，轉身就走。黑摩勒知他敵不過葛鷹，自找台階，高喊道，樊老英雄，慢走一步，你這把仗他成名的鐵扇子，還沒帶去呢，放在這裏，沒人照管，被別人拾去，我們不賠啊，樊秋祇做不聽見，頭也未回，竟自走去，葛鷹道，他已氣得夠受的了，你這小娃家，怎如此尖酸刻薄，一絲不讓，黑摩勒道，我一點也不刻薄，不然，方才就要他命了，憑他那點本領，就想欺人，還差得遠呢，誰還怕他不成，葛鷹道，樊老二比我雖差一籌，目前也沒幾個，能佔他的上風，據你說，好似當面親手解下，難道他是死人麼，黑摩勒道，沒對你老人家說，法不傳六耳麼，拜師之後，沒人時，自會對你老人家實說，忙什麼，葛鷹笑罵了一句，淘氣小鬼，更不再往下追問，何異知他受了司空曉星叮囑，不便明言，看了小妹一眼，對着葛鷹笑道，樊秋今晚不但吃虧受氣，因他急怒太過，連言談舉止都失身分，我們不知盜得這快，也沒避開，明早回味，必然省悟，此人素來好強任性，對賢師徒，雖恨切了骨，虞家到不致再有擾害了，小妹明知何異，借話點醒自己放心，也將頭微點，何異又接說道，今晚好月色，難得老兄新收弟子，今高足又如此爭氣，破廟荒涼，何妨即時移寓舍間，先謀一長夜之飲，明晚再由小弟設筵，與賢師徒作賀，就便行那拜師之禮，後日再

開幾罇陳酒，同嗜我江姪女的佳肴如何，奚醒首先拍手稱妙。黑摩勒也搶說道：「師父，我替你取那破包袱去，那半瓶假酒，和破鞋，不要了吧，」葛鷹笑罵混帳東西，黑摩勒笑嘻嘻，越牆而入，何異笑道：「有其師必有其徒，頭天認師父，便當人揪你頭皮，這小頑意忒刁鑽，你這師父不好當呢，」葛鷹道：「不勞費心，我正要他這樣，才開心呢，」黑摩勒去有盞茶時光，方把包袱取回，說是適才吃多，拉了泡屎，何異算計曉星，必然還在廟內，便對小徒弟道：「我四人走了，你見令堂，代我請安，後天你到我家，宴請葛老前輩，再見吧。」小徒弟連忙應了，當下五人分作兩路，一同起身，行時何異故讓葛鷹居前，手指古廟，朝小徒弟打了一個手式，小徒弟會意，遙望四人去遠，重又反回，因為圖近，由橫裏路上，相隔廟前，約有四五丈長，便聽兩人問答之聲，閃身樹後一看，廟前老松下，忽然多了兩人，一個中年，一個長身老者，銀鬚飄蕭，貌相奇古，宛如圖畫中人一般，看神氣好似新由廟中走出，緊跟着廟牆內，又先後縱出一個小孩，也和黑摩勒一樣打扮，如非頭上面具，搭向腦後，露出本來面目，幾疑黑摩勒，重又回轉，心方奇怪，小孩忽向二人，低聲說了兩句，老者說：「喚他來吧，」語聲才住，小孩倏地反身一躍，便到了自己身前，幾乎嚇了一跳，因自己正祕行藏，雖知三人，決非敵黨，但不欲多見生人，以為小孩，有事他往，忙往樹右一閃，待要閃開，誰知小孩一落地，便站住不動，朝樹後喚道：「姊姊快出來，我是

蘭珍姊姊多年不見，乳名丑兒的兄弟，不是外人，我師父蕭隱君，和司空師叔，喊你過去說話呢。小妹一聽，小孩是蘭珍之弟。那中年人竟是司空曉星，尤其蕭隱君，久聞大名，從未得見，居然在此相逢，還給自己出力，怎不喜出望外，忙即走出，笑問道，你就是蘭姊的令弟麼，他你不是一天了，小孩把怪眼一翻道，那個自然，不是爲他，我還在黃山，不來呢，祇他被仇人嫁給人家做小老婆。太沒有出息了，要跟我學，今生不討老婆，他也不出嫁，尋一好女師父，學本事多好，師父喊你，快走吧，小妹見他，長得一張又凹又扁的臉，短鼻如山，却往橫長。又寬又厚，闊口嘻唇，偏長着上下兩排白細整齊的牙齒，圓額墳起，濃眉高凹，幾乎簇成一字，眉下緊接着一雙暴眼，偏是白多黑少，碧睛如豆，說起話來，滴溜溜亂轉，身材尤爲矮小，端的又醜又怪，再聽說話，也是怪聲怪氣，雜亂無章，心中好笑，見他已然催走先行，隨走隨答道，令姊此事，也有苦衷，況且虞家仍是按禮娶妻，未以側室相待呢，小孩又翻眼睛，回臉答道，人家已有老婆，還說不是做小，你告訴他，要想見我，自來這裏，我不能上門，去認這家做親戚，小妹因將走到二老面前，不願再多爭辯，含糊應了，先開口叫了聲司空世叔，正要下拜行禮。曉星搶攔道，姪女莫忙，這位老人家，便是三十年前，名滿天下，人稱乾坤八掌地行仙，後來隱居黃山天都始信兩峯的陶元曜，陶老世伯，與令尊生平莫逆之交，這次特爲你事而來，快先上前

拜見，小妹聞言大喜，忙向二人，相次行禮拜見，起立恭身問道，姪女常聽人說，黃山天都峯，隱有一位姓蕭的老前輩，始信峯頂，也結有茅蓬，陶世伯可與這位老前輩，同在一齊麼，司空曉星道，豈但一齊，那便是他的化身呢，你陶世伯，自從得了一部玄門煉魔祕籍，便即改姓爲蕭，隱名避世，移居黃山，連令尊和我那樣好友，先都不知他的踪跡，不料世緣未了，情出不得已，入山不幾年，又管了幾次閑事，舊名雖隱，新名又復大著，因他有姓無名，江湖上都稱他做蕭隱君，其實是二實一，本心遷地爲良，偏又難捨黃山松雲之勝，遷延至今，惹下好些牽纏，他隱退時，你還未生，定不深悉，歸問令堂，自知細底，當年令尊遇害，如我二人，有一在側，也不致鬧得那麼糟法，後來我們得信，已然無及，這多年來，並非忘却死友，視若路人，一則令堂應變，智計過人，更有志節，立志撫孤，使親女手刃父仇，寧可十年薪胆，受盡苦辛，不向外人求助。不特仇敵爲他所愚，連我二人，和天門三老，都把傳言，信以爲真，心想令尊身後無人，對方與我諸人，也有一點交誼，又非庸手，獨往既難制其死命，約同下手，一則以衆凌寡，不是我輩所爲，他如認低服罪，更難遽下毒手，你陶世伯心腸最熱，爲此籌思多年，恰巧他去年，路過天門三老中的馬野塵，發現他昔年所收的一個徒弟，並非兪家醜子，實是令尊骨血，此事祇可問你義姊蘭珍，醜兒親母，是否名叫添香，難產將亡，由馬野塵，用延命丹保全，生子以後，便

閉居高樓，不再見人，後來自盡的，便得知端倪了，虞家有一表弟，名叫周鼎，也是你陶世伯的門下，我本不知你事，因化名蘇半瓢的吳獨叟，爲侯紹誤殺，暗護遺孤，日前無心相遇，我疑他要往虞家鬧鬼，暗中監查了幾天，覺他行徑難測，又遇醉鬼奚醒，追問出一點真情，正遇樊秋，投函詐寶，暗助了侯紹一臂，隨往何家，恰值你陶世叔在彼，才得全知，姪女便去，我知那老偷兒，生平從不輸氣，甚是難纏，又有別的瓜葛，不願和他明鬥，主意還沒打好，我師姪黑摩勒，竟和他路上相遇，見他在酒店裏，開人玩笑，看出是個有本領的能手，心中不服，乘機將他銀袋盜來，見我一說，我知他闖禍，本意叫他送還，繼一想這樣，老偷兒仍未必干休，莫如率性叫他跌翻在小孩手裏，此人有一古怪脾氣，當時不能找回面子，那怕別處遇上，你死我活，所行的事，立即作罷，對手又是一個未成年的小孩，如被吃驚，真是哭笑不得，明日必走無疑，他一走，剩下樊秋，就好辦了，可是老偷兒一雙鬼手，利害非常，人丟太大，稍一疏忽，命便來保。於是想到他那功夫，正對黑摩勒的路數，事後如乘他無法下台，面子難堪之際，拜他爲師。十九應允，於是教了黑摩勒一番話，命其夜來前往，他先說世上，除他師父，和我而外，決不再向別人低頭，後經勸說，已然應允，安心想學人家本領了，依然把人家戲耍了個不亦樂乎，我沒想到他如此逞強任性，會當時就走，等我按時趕到，他已露面，和樊秋打賭盜扇了，我看

出老偷兒，愛他已極。拜師說，已有成議，才放了心。這小孩真正胆大包天，淘氣透頂，未從拜師，幾乎把師父送到糞坑裏去，那樊秋那樣強敵，竟敢公然和人定約，盜取貼身之物，總算運氣太好，一方是化敵爲師，從此學得不少祕傳，一方又遇見陶兄師徒到來，暗中相助，處處都佔了上風，可是樊秋決不甘心吃虧，此仇非報不可，第一是尋小鐵猴，第二是老偷兒師徒，更有你那藏珍，是他多年夢想之物，寧肯丟人捨臉，自壞品行，受人唾罵，也必要弄到手裏才算，照他今日那樣氣急敗壞不要臉的行徑，說不定假作負氣他去，等事稍冷，使人料他仇未報前，不會再來，突然乘機篡奪，此番不是明搶，就是暗盜，寶物雖重，却難不到他，固然令堂與姪女，俱非庸流，未必不是對手，但也除不了他，失寶自是不好，動上手再被逃走，傳說出去，踪跡定被仇人知曉，也是不妥，樊秋至今不知蕭隱君，就是當年的陶元曜，以爲目前祇有兩人，能夠開鑄，此事正好借重小鐵猴，用魚目混珠之計，由我做一假字帖，代蘭珍編造些先人得寶根由，尋塊假石，貼在上面，令小鐵猴盜去，尋一深山古洞藏好。故意顯些踪跡，在他眼裏，再把虞家失竊之事傳出，看是如何，再作計較，好在他二人深仇早結，不這麼作，也是一樣，無什相干，你那對頭，近來聲勢浩大，手有名劍，加以同黨能手甚多，要報父仇，非將石中金精取出，煉成寶劍，難望成功，放在虞家，除啓外人覬覦，日夕操心，別無用處，最好拜托你陶老世

叔，帶往黃山開出，用水火磨煉，鑄成利器，再交還你。方是善策，適才我已和儘說過，相約同來，想等事完，再對你兄弟丑兒，把他出身來歷說明，令往尋你，來此相見，不想你竟在此，那老偷兒手辣心狠，何等利害，你祇顧樹後窺探出神，立得那近，祇被稍一留神，聽出鼻息，你再疎忽，定遭毒手，尙幸你何世叔趕來，看出是你，將機就計，引出相見，令你請客，還有用意，到時務必前去才好，小妹聽那老者，竟是當年乾坤八掌地行仙陶元曜，曾聽母親說過，他與曉星，俱是亡父至交，父親在日，曾有金精至寶，如能鑄成刀劍，便是干將莫邪一類的利器，可惜陶元曜，隱名避世，不知去向，無法開取之言，難得這般巧合，尤其自己平日打算父仇報後，奉母百年，便即出家，祇爲本門無後，想起愁急，父親會有棄兒，寄養蘭珍本身之父家中，更是萬想不到事，此事平日雖聽母親說過，但知父親死前，年壽已高，生具異稟，精力過人，大耋修齡，竟如壯夫，生。乃是三次續弦，父親老年，忽然生子，因三娶尙無子嗣，膝前祇己一女，屢欲納妾，俱爲母親所阻，又有一點懼內，不願爲此相爭，又得番僧延嗣之藥，於是暗中置了幾處外家，不久便爲仇人所害，生前惟恐母知，就有兒子寄養友家，也不肯說，死時事起倉卒，母女二人俱不在側，自更無從知曉，陶世叔既由天門三老口中，查出真情，自不會假，這一來，把晝夜在懷的兩樁心事，同時如願相償，怎不喜出望外，等曉星把話說完，立即拜謝應諾，陶元曜

隨喚丑兒過來，丑兒正在一旁發怔，聞言應聲走近，說道：師父，你不是說我爹是被吳尙老賊害死的麼，怎麼又是江家兒子呢，陶元曜笑道，我是遠新近才知細底，本想把他兩姊妹喚來，對面明說，恰好你姊來此，事已商定，我就無須再見蘭珍了，你生身之父，也爲仇人所殺，但非吳尙，另有一人，因你性情太暴，學養尙差，此時不能明說，你母姊現因避禍隱藏，指江爲姓，你也相從姓江好了，想我初收你時，年才四歲，正在頑皮，我愛你資質，帶往黃山，問你名字，說叫丑兒，常居山中，並未取名，由我喊到如今，再不幾年，你便出山，與你姊同報父仇，還有你那嫡母，衰年多病，此後不斷探看母姊；往來黃山永康兩地，難免不見外人，仍用乳名，聽之不雅，現在賜你一個單名，叫作江明，此中曾有一點用意，先不說他，至於你那以前出身，可同你姊到虞家去問蘭珍，如他此時年幼，不深悉，天門三老家中，尙有他家一個舊僕，異日前往一問，自知究竟，江明喜道：我說憑我丑兒的姊妹，怎會受仇人撫養，認仇爲父，還嫁人做小呢，這一來，那吳尙與我無干，也不去翻他死人骨頭了，但我親爹的仇人是誰，師父怎不說呢，陶元曜正色說道，這個不比吳尙，還能看我情面，人也還好，你去尋他，遇上就沒了命，你本領尙差，怎能去得，如未到說時，不但不對你說，以後還不許你向你母姊盤問，我不知你真實細底時，曾再三對你說，吳某事出誤會，一時失手，並非故意，爲此心過失，棄家撫孤，力

圖補過，以對死友，用心尙是君子，況且你父，原有致死之道，臨危還有遺囑，不許家人戚友報仇。此紙尙在吳某手裏，此仇難報，你當面應允，如今人已死去，適才自吐心事，竟還要翻他的屍骨，固然真相已明，不會再有此舉，論起居心，終是違我教訓，還有吳某生平，精於占算，雖然自身的事，依舊脫不出一個數字，可是他那星卜之術，的確其驗如神，他因算出蘭珍命賦小星，又思接延女家嗣續，費了許多機謀，才作成這門親事，臨了自己，竟以身殉。臨死仍心心念念，爲故人之女打算，要給侯紹以託孤之任，對於自己死生恩怨，全不置念，用心可謂良苦，你那義姊蘭珍，受他多年撫養，愛逾親生，到此地步，自然唯命是從，還有什話可說。況且虞某又極感恩知德，並未以側室之禮相待，有似英皇，無分正嫡，是你的親姊，又有什不體面處，你却一口一個小老婆，不屑與之相見，殊不知你雖非他父所生，汝母從小，就受他家恩養，後來聞你父死殉節，又以優禮厚葬，你自出生，便在他家寄養，也有幾年父子情分，平日隨我山中讀書，爲年不少，怎氣質仍如幼稚，言行一點不假思索，此後再如任意胡行，一定逐出門牆，不要你了，江明急道，師父不要生氣，徒兒下次改過，不敢這樣了，陶元曜道，念你初犯，不來怪你，小妹年紀，不過比你長兩三月，你二人同具至性異稟，得天獨厚，祇管你文武兩門，都能將就，但你久處山中，習於粗野，既沒他心細，也不似他從小流離，艱苦備嘗，更事得多，論名

分，他又是你長姊，以後除我以外，務要遵從母姊教誨，天已將明，侯紹少時到此，我二人對他還有話說，可隨你姊，同往虞家見母，你姊越牆先進，你等明透，自己叩門請見，小妹到家，便把藏珍取出，晚來放在屋外，我自有人往取，虞家儘可安居，即被仇人知道，你司空叔如不在此，連往黃山送信，我自有的處，小妹姊弟，一一領命，隨即拜辭起身，走到路上，小妹一旦得了這麼有本領的兄弟，又是喜歡，又是親熱，滿肚皮話，不知從那裏說起，仰視星月已隱，天色轉暗，曉風一肌，似有欲雨之狀，知道再不一會，田家人起，因弟新來，不願他一人門外久候，想陪他說一會話，便和江明，抄小路繞到虞家後門，竹林隱秘之處，邊走邊談，漸漸說到昨晚盜扇之事，原來昨晚黑摩勒，祇是一股子勇壯之氣，與樊秋打賭時，心中尚無一定主見，口裏說笑，暗中盤算，忽見奚醒何異江小妹出現，暗忖奚何二人既到，司空師叔，必來無疑，回臉一看，果見司空曉星，隱身樹後，用手朝廟一指，隨即飛身入內，這時葛鷹，正在打量何江二人，毫未覺查，黑摩勒見曉星，要他進廟，知道今晚盜扇之事，十九成功，後來奚醒用話一引，乘機起身，那廟外觀地方不大，內裏却有三層殿房，因是鄉民報賽之所，管廟人因地太僻靜，平日又有鬧鬼風說，雖不住在廟內，每年也來打掃兩次，後兩層並不殘破，內偏殿還設有牀榻几案，樊秋以前，曾經來過，因當地離虞家頗近，又極隱僻，用作下榻之所，決無人知，便和葛鷹定

約，在此落腳，同住偏殿之中，黑摩勒適才戲耍鳶鷹，已然入內兩次，知道地頭，本想會見曉星之後，再行下手，不料身才落地，瞥見外大殿拐角上，一條人影，閃了一閃，順使道往裏跑去，身法快極，黑摩勒眼尖，看出那人，身材比自己高不了許多，脚程迅速，一點聲音俱無，最奇怪是，也穿着一身黑，頭戴面具，和自己打份得一般無二，好生驚奇，連忙拔步追去，一直追進後殿，並無踪影，曉星也不知在那裏，因右偏殿，便是敵人臥處，輕輕蹙過，隔窗眼往裏看，樊秋坐在榻上，長衣已脫，尙未倒臥，鐵扇子插在腰間板帶上面，兩手反掌朝下，分按兩膝，微微顫動，滿面怒容，時作猶笑，好似憤恨已極，如旁人看去，不過見尋常閒坐，黑摩勒受過高明傳授，一見便知敵人正在運用內功，將全身真力，聚於兩掌，準備傷人性命，照此情形，休說進前無幸，便隔着窗戶，被他發覺，吃他用百步打空真力，打中要害，也是不死必傷，可是這種功夫，最爲難練，運氣時，火候稍一不純，氣與力失了勻稱，或是遇見行家，冷不防照準穴道一點，便能將氣閉住，不等解救，無法動轉，自己漫說無此本領，就有此本領，敵人背牆而坐，室祇一門一窗，如何近身，知道利害，屏着氣息，在窗外偷看了一會，樊秋似料鳶鷹，不會令黑摩勒，當時就來犯險，祇管運用功夫，準備一擊立斃，並未防到，來得這快，自信過甚，以爲萬無敗理，始終側臉向窗，一點也沒留意回看，黑摩勒見無法下手，來時又吹了大氣，方欲再尋

曉星，猛覺頭頸被人彈了一下，不禁大驚，回頭一看，身後無人，適才所見黑衣小孩，又在往二進便道拐角上出現，閃了一閃，立即跑去，疾如電掣，一瞥即逝，黑摩勒追到二殿，又無踪跡，暗忖師叔平日雖喜遊戲三昧，對我却極莊嚴，祇管親若父子，輕易不假辭色，今晚關係甚大，決不會在這要緊關頭，來此相戲，再說身材又矮，許多不像，如是外人，師叔已先進廟，不會不知，怎能容他向我作梗，況且此人，不像大人，脚程比我還快，除却得過本門中真傳，從小練起，還生一具絕好資質，那有這等本領，我這身打扮，不是那裏學來，莫非荒山古廟，真個有鬼不成，且追且想，不覺追到頭層外牆，又縱向殿頂，四下瞭望，除後偏殿，敵人居室，隱隱有燭光，由窗上逐出外，別無跡兆，心中納悶，師叔明明令我入廟，怎會不見，祇得縱落，坐在大殿石欄上，打這盜扇主意，尋思了一會，知道敵人，恨已切骨，此去如不能手到成功，必爲所傷無疑，有那一日夜功夫，老虎也有打盹時候，守定了他，不會一點時機沒有，偏又好勝，對人吹了大氣，時候過久，便盜得成功，也欠光鮮，何況無法下手，方自尋思發急，忽又瞥見，適遇黑衣小孩，在殿角便道上出現，將手一招，如飛往後殿跑去，黑摩勒暗罵，這厮又來引我，今番不管你是人是鬼，好歹總要叫你嚐嚐滋味，念頭一轉，縱起便追，心還怕追他不上，轉到二殿，又隱去，誰知今番對方反恐他不肯窮追，竟未中途隱退，一晃小孩轉向後殿，黑摩勒因後

偏殿，住有仇人，回手先取出兵刃暗器，以防不測，稍停了停，容到追進後殿天井中，眼看前面小孩，已立在偏殿門外，二次回手，招了一下，輕悄悄躡身而入，黑摩勒疑是仇敵黨羽，先還不敢冒失前進，在便道轉角上，立了一會，不聽動靜，忍不住縱向窗外，試探着往裏一看，樊秋已側臉向外臥倒，身子看去似乎發僵，滿臉俱是恨急，那黑衣小孩，站在床前，不時偏頭外望，後來覺出黑摩勒，在外窺探，隨指窗外，和樊秋身旁鐵扇，打了一陣手式，意似說：敵人已無能為，要黑摩勒乘機入內盜扇，比完隨即退出，也沒見他出門，便即無踪，黑摩勒雖看出樊秋，似被人點了啞穴僵倒，因事突兀，真假不定，仍疑小孩是樊秋黨羽，恐中誘敵之計，在外躊躇，約有半盞茶時，小孩好似明白黑摩勒的心意，二次又復進房，走到樊秋面前，竟作了一個惡劇，先似打算解中小衣，想了想，回手抄起黑摩勒盜換葛鷹的那瓶酒水，微掀面具，含了一滿口，輕悄悄放下酒瓶，將身微俯，一鼓腮幫，噴了樊秋一臉，重又比了回手式，縱將出去，樊秋受人捉弄，不聲不動，直似失了知覺一般，經此一來，黑摩勒方始大悟，知道小孩有心助己，不知用什方法，將樊秋制倒，特意將鐵扇子，留給自己，親手盜取，以符適才打賭定約之言，還恐多疑，又將自己引來，加以指點，平日以為師父臨去遺言，說自己生具異質，並世少有，異日再隨司空師叔，加以深造，小一輩人裏，當無敵手，常時想起自負，除師叔外，什麼人物，也看不上。

眼裏，想不到今晚，遇見一個年歲相仿的小孩，本領會高出己上，拾人唾餘，自覺這般到手，面上無光，方在尋思，委決不下，猛聽耳際有人，悄聲說道，黑師兄，還不快點進去，我師父不願傷他，還要解救過來呢。老偷兒還等着你，時候久了，如何能行，黑摩勒聞聲回顧，見來人，正是那小孩，身量比自己高不了半頭，身法靈巧，矯健已極，來到身後，竟未覺查，好生慚愧，等他說完，方要比手式，與他一同入內，小孩一縱身，已到了二殿便道拐角上，黑摩勒無法，心想他喊我師兄，總算沒在外人面前丟臉。知道時機緊迫，稍縱即逝，也就不再遲疑，逕由正門跑進，走到樊秋面前，將扇取下，因知樊秋真氣岔入腰穴，五官四肢，全失效用，反正結怨，樂得說他兩句便宜話，扇子到手，大聲喝道，姓樊的，破扇子我是取走了，此時取你性命。易如反掌，我不肯無傷生，識進退的，天亮各自走吧，說完一回頭，見黑衣小孩，又在身後站定，不住揮手催走，黑摩勒很想與他親近，又要拉他，小孩將手一搖，指了指榻上，知是等己走後，解救樊秋，反付樊秋本領不弱，將他制倒，已是難極，對面解救，他又和我一樣打扮，醒來豈肯干休，這個我到要看他如何下手，隨比手式，約小孩外間相見，小孩也比手式，說當日不行，日後自會尋他，黑摩勒隨即退出，伏身窗側偷覷，小孩略待了一會，約摸人已出廟，一縱身，抓住房頂椽角，將上面碎磚，取下一塊，隨即縱落，全神注定樊秋，右手指朝他胸脇間微微

一點，同時將碎磚拋落，意似防樊秋暴起動手，緊跟着再一縱身，朝樊秋所臥牆壁上飛去，兩手一抓，兩腿一拳，回臉望下，竟和猿猴一般，粘在牆上，繼見樊秋，祇將兩腳徐伸，仍是口眼均閉，沒有暴起，更不怠慢，手足並用，就牆壁上一撐，便輕輕縱落門外，隨即跑出，黑摩勒忙迎上去，小孩見他未走，附耳低喝道，還不快走，留神這廝追出拚命呢，說罷，先跑，黑摩勒才想起樊秋，受制時久，現正調氣，否則早已追出，忙往外跑，小孩在前，回手一擺，逕往二層偏殿縱去，黑摩勒料他必還有事，不便追躡，決計先行出廟交代，剛見葛鷹，說不幾句，樊秋便自追出，樊秋氣量偏狹，睚眦之怨必報，從沒受過人的當面奚落，把黑摩勒，恨入骨髓，打賭進廟以後，本心還想暗出窺伺，繼一想，老葛素來說話算數，此次約他相助，本就勉強，又不合藏頭露尾，中間還拿話繞他，全都看破，傍晚時，聽他口氣，已恐中變，果然這樣，果敢這樣，祇恨他不願意，應當早說，不該臨時撒台，這老賊耳目最靈，自己行動，未必瞞他得過，祇到明晚，扇子不被盜去，他縱心愛小賊，也是徒然，此時雖護小賊，不能公然相助，露出形跡，暗出窺伺，吃他看破，保不講些歪理，有了藉口，反而不美，祇得中止，心料黑摩勒，受了指點，來必乘機，不會即時下手，就他年幼無知，胆大冒失，葛鷹知道自己利害，也必勸阻，獨個兒斜臥榻上，暗忖成名半生，今日竟跌倒在一個小孩手裏，真叫人惡氣難消，憑自己本願，除非老賊相助

前來，屬子在身，決盜不去，可見小賊點點年紀，竟有這好資質功力，對頭已做定，不乘此時除他，日後再得到人傳授，成了勁敵，不但除他爲難，一世都是短處，越想越恨，反正閒着無事，決計施展輕易不用的辣手，把全身真勁氣，調勻爲一，運於兩掌，等敵人一照面，祇在十五六步以內，便用劈空掌法，將他打死，至多再招老賊一個不快，人已死去，師還未拜，於他面子無關，料他無可如何，誰知這類掌法，氣力相輔而行，不是內家正宗功夫，運用不易，樊秋生平，少遇敵手，近幾年聲威大著，越發驕傲自大，又未遇着深仇大敵，久已不會運用，及至想起再練，盛怒之下，功夫竟欠純熟，其實就這樣，敵人已吃不住，樊秋偏是心辣手狠，試練了一回，覺出氣與力，往往差上一點，不能十分勻稱，任意所爲，尙嫌一擊不能致命，反正無事，便將盛氣平抑，打算運用純熟，一發立斃，滿以爲所練氣功，以前還有幾人能破，目前有的久已不知下落，有的遠隔萬里，便神偷葛鷹，功夫高過自己，也祇能敵而不能破，況他也無來此暗算之理，至於小賊，來便送死，決無他慮，再說，也無如此眼力，正在志得心安，黑摩勒來到窗外窺伺，已被覺查，因恐葛鷹，隨在身後，隔窗打去，一擊不死，對頭是個小孩，又有葛鷹祖護，至多認輸，不能再下毒手，致他死命，略爲躊躇，黑摩勒被江明引走，樊秋那知尅星甚多，還當敵人想什方法，就快下手，正在聚精會神，靜等施展毒手，不料司空曉星，和乾坤八掌地行

仙陶元曜師徒，已有安排，黑摩勒追趕江明一離開，陶元曜便進了偏殿，行家眼裏祇一照面便看出樊秋，氣走腰間，在紐絲穴，正是要緊所在，氣一閉住，人立僵倒，口眼緊閉，不能轉動，忙用真力，照准穴道，隔空一指，樊秋猛覺真氣一岔，將氣閉住，一着急，人便隨着歪倒，五官四肢，多失效用，祇心裏明白，乾着急無計可施，直等黑摩勒，將扇盜走，江明遵奉師命，如法施爲，將他救轉，始終不知，中人暗算，還當是久未練習，將氣運左，岔入要穴，全仗屋頂墜下碎磚，巧將啞穴擊開，才得復原，想用毒手傷人，反到作成仇敵，容容易易，檢了現成便宜，並且還遭戲侮，不知用什辦法，洒了自己一臉，小賊適在外面飲酒，那水正帶酒味，弄巧還許是尿，也說不定，如何不刻骨刊心的痛恨，偏生岔氣時久，恐受內傷，不敢驟然暴起，還須閉目寧神，使本身真氣，調勻歸元，方能動作，此中利害，樊秋原早想起，所以醒時，並未發動，容到樊秋強捺忿氣，徐徐伸動四肢，將真氣歸原，活動好了血脈，睜眼一看，扇子已被敵人盜走，跑沒了影，這才發動無明怒火，追出拚命，氣急敗壞，人已糊塗，祇知痛恨仇敵，言行不暇思索，張口便錯，吃葛鷹和黑摩勒，師徒二人，一個挖苦，一個逞強出頭，話既答不上來，動武又非敵手，急怒攻心中，猛一轉念，君子報仇，三年不晚，小賊扇子到手，老賊成了他的師父，如何肯容自己下手，今夜人已丟到了家，此仇已不止小賊一人，如不找回場面，一世英名，全都

喪盡，適才老賊，已有逞強反臉之勢，再不見機退去，決無倖理，牙齒一挫，略爲交代，逕自一怒而去，由此與葛鷹師徒，結下深仇不提，至於江明，爲何要學黑摩勒的打扮，原因司空曉星，近十餘年，在古蘭陵原籍隱居，除偶出遊山外，日常靜坐，研習內功，極少與聞外事，近年聞得黃山，有一姓蕭的隱名異人，在天都峯頂，結茅修道，疑是昔年舊友，前往尋訪，一見面，竟是多年未晤的乾坤八掌地行仙陶元曜，并見着申林江明周鼎，三個新收的徒弟，比時江明，還叫丑兒，生相既怪，資質又好，曉星甚覺器重，漸漸談起黑摩勒的身世行逕，說二人一黑一白，各有長處，不過黑摩勒，比較機智一些，人生緣份，如幾年前，江一聽黑摩勒，小小年紀，已然出道，有了聲名，十分欽羨，魔着師父，照黑摩勒的衣容面具，做了一身，意欲學樣，祇是無從施展身手，常時穿了黑衣，在山中跑來跑去，心想和黑摩勒相見，交個朋友，已非早，這日陶元曜，想起獨叟吳尙，誤傷至友以後的行逕，甚是嗟嘆，又聞他帶了義女蘭珍，化名蘇半飄，隱居富春江邊，知他是天門三老生死之交，江一生具至性，異日下山，必報父仇，遲早鬧出事來，死者行爲，原多不合，吳尙爲人正直俠氣，且是無心之失，事後補過，如此苦心孤詣，情有可原，打算帶了江明，往見天門三老，如能設法，解却這場恩怨，固是佳事，萬一此子陽奉陰違，拚受師責，將來仍往尋仇，人子之道，理應如此，打過招呼，日後也有許多便宜，江明志

切父仇，已是十年薪胆，夢寐不忘，巴不得有此一行，祇管嘴裏遵奉師命，百依百隨，心中却有一定主意，那怕把小命送掉，也非報却此仇不可，及至到了天門島，才知吳尙，已於日前死去，陶元曜背人向三老，提起此來用意，無心中打聽出江明竟是生平至好的遺孤，蘭珍乃他義姊，已然嫁與永康紳富，甚是心喜，因要測看江明心志，當時並未對他說，在天門島盤桓了些日，又聽人說，蘭珍有一姓江的義妹，韶齡弱質，奉母江干，現正寄居蘭珍夫家，細問母女二人年歲神情，條地想起一事，當下別了三老，前往永康追訪，就便使江明姊弟相見，說明前情，巧遇曉星，得知小妹母女來歷，和那塊寶石，故人有此佳兒佳女，更喜神物，未落仇手，便和曉星計議，決計將寶石，取往山中，代爲鑄造利器，並解樊秋之厄，江明祇聽說黑摩勒在此，喜出望外，還不知道個中細底，特意穿上那身同樣的行頭，老早便要前往，曉星雖料黑摩勒，初出犢兒不怕虎，難免不鬧點花樣，却想不到會如此胆大妄爲，竟把這位將要拜門的老師，戲耍了個不亦樂乎，如非葛鷹皮氣古怪，期愛太過，差點沒把小命一條送掉，以爲時候尙早，又加好友相逢，有許多話說，晚去了一步，到時正遇見黑摩勒，打賭完畢，樊秋剛剛負氣入廟，曉星知道葛鷹耳目甚靈，憑自己和陶元曜的本領，隱身在旁窺他，雖不致於覺查，江明畢竟功力尙淺，沒上坡前，便命繞向廟內等候，囑咐行跡務要隱祕，無論遇見什人，不許妄動，如不遵命，以後便永

在山中，不許出外走動了，江明進廟時，恰值樊秋縱入，因是生性直率，又不似黑摩勒，沒有管頭，在外日久，放縱已慣，到是聽話，沒敢招惹，樊秋的神情動作，却被看明，知道這是極利害的氣功，心想此人有何深仇，如此用功準備，看了一會，不見別的動靜，師父師叔老不進廟，黑摩勒不知在此無有，忍不住偷偷繞出廟側，遙望前面大樹下，坐着一老一小，相對說笑食飲，那小的正和自己同樣打扮，好生歡喜，方想偷偷整進前去，看個明白，陶元曜和曉星的初意，是想樊葛二人，真非奪取寶物不可，便先禮後兵，出面強阻，及至到後，看出葛鷹此來，並非本意，又和黑摩勒，成了師徒，祇剩樊秋一人，足好對付，樂得省下這場仇怨，正想樊秋不是庸手，葛鷹意雖偏袒，並非露出相助口風，黑摩勒口出狂言，看事太易，一回首，瞥見江明在廟牆邊探頭，恐被葛鷹覺查，又恐有事，一面搖手示阻，忙即趕去，行時稍快，葛鷹竟些微覺出有異，未即回廟，無巧不巧，奚何小妹三人，先後趕到出現，葛鷹顧此失彼，幾面都被岔過，又在酒興將發之際，略為懷疑，也就罷了，曉星深知樊秋本領，事前既然說明，不比日裏，一個胆大心靈，一個氣急，祇顧追人，對方又是小孩，驟出不意，一撞便到了手，憑黑摩勒一人，此扇決盜不來，但他話出如風，無法收轉，再陶元曜師徒，已打手式，一同縱入廟內，便乘葛鷹何異二人，對談之際，走出樹外，朝黑摩勒，打個手式，命他隨後趕來，也往廟內縱去，陶江二人，正

在廟牆內相候，見面說起樊秋情形，曉星聞言大驚，幸是自己在，否則黑摩勒扇盜不成，小孩和前輩成名人物打賭，還不十分丟臉，人却非死必傷無疑，爲想挫他銳氣，使其知道天下能人甚多，便小輩中，勝過他的，也有人在，因知陶元曜不願江明速成，教時專紮根基，各種拳法器械，雖較黑摩勒稍有遜色，氣功輕功，却比黑摩勒勝強一籌，加以從小生長黃山，居於險峻之地，攀援縱躍，成了習慣，端的身輕飛鳥，捷於猿猴，商量停妥，便教了江明一種作法，由江明把黑摩勒，引到樊秋窗下，看個艱難，如不知進退，再用劈空掌警覺，引向前殿，這裏陶元曜，乘空下去，制住樊秋，江明重到前面，二次引進，盜給他看，却不真盜，讓他學樣，檢個便宜，丟個大人，在同樣年歲的外人手裏，並囑事成，不要即時與他相見，等到明午，曉星數說過後，他自再三請見之時再見，江明心地忠厚，不敢違逆尊長之命，惟恐明日相見，掃了好友面子，使他不好意思，所以百忙中抽空私告黑摩勒，說師父立等救轉樊秋覆命，不能延緩，先安個根，準備明日見時，全盤托出，推在師長身上，不是自己有意賣弄，以免有礙交情，誰知惺惺相惜，黑摩勒因此一來，不但沒有忌恨之心，反到自愧弗如，兩下聲應氣求，彼此傾心，由此互相引重，成了生死患難之交，不但交情深厚，有勝同胞，連言行動作，都是互相模仿，技藝切磋更無庸說，又都愛滑稽戲弄，捷於神鬼，不可端倪，日後黑衣雙俠之名，威震大江南北，不深知

底的人，真辨不出是二是一，此是後話不提，姊弟二人，在俞家後園竹林內，聚談了片時，小妹見天色業已大亮，便囑江明稍候，自己擇一隱僻牆角，縱身入內。蘭珍因小妹徹夜未歸，雖是智勇雙全，武藝高強，終不放心，幾次要想追出查探，畢竟江母持重，長於料事，力說女兒爲人，決無差錯，況還有曉星何異等人在此，他們做事，都不先說，此時不歸，定是遇見他們，有什事故發生，必須小妹在彼，否則小妹聰明機警，行藏極祕，終日關心老母，稍有不合，連面都不會露，早已見機抽身，怎會落在人手，舜民世家大族，你總算是一個主母，新婚不久，誰不認得，深更半夜，潛踪私行，休說遇見本家戚友，無法自圓其說，便遇見本村鄉民人等，也滋物議，這冤枉怎當得起，真要遇見勁敵，出什差錯，小妹不行，你去也是白饒，仍以聽天由命爲是，蘭珍見江母如此說法，祇得罷了，二人誰也不肯去睡，坐待到了天明，蘭珍知小妹素孝，決不在外久延，使老母家中懸念，却不料小妹，忽然得了一個有本領的親兄弟，此後不特本門嗣續有人，並還得一個有力的幫手，共報父仇。同時那多年夢想開鑄，苦無良工善法的寶石藏珍，也有了告成之望，再見江明，天性篤厚，甚是親熱，一時得意忘形，疼愛兄弟，恐他新來，人地生疎，枯守無聊，以爲天已快亮，也不忙在這片時之間，祇顧姊弟二人，談話高興出了神，却不想出來時久，當早又是陰天，這一耽擱，累得老母和蘭珍，多着了好些時急，蘭珍急得無法，裏

和舜民去說，命人飛馬與何異送信探詢，江母縐着眉頭，方說無須，小妹倏地飛身縱入，見室中殘燭未滅，老母蘭珍對坐燈側，愁容遽斂，忽然想起，自己疎忽，累母憂急，一肚皮高興話，立時堵了回去，脫口說了句，女兒該死，剛要認錯，一轉念，又覺爲慰母心，仍以先報喜信爲是，忙撲到江母懷中，改口說道，恭喜阿娘，我家有了後了，小妹原是狂喜奔入，及見老母愁急之狀，歡喜中，添了兩分悔恨，恨不能把滿腹中的話，全倒出來，博母歡心，轉鬧了個語無倫次，江母聽他一進門，先說自己該死，跟着道喜，說我家有後，自家祇此一女，別無親了，女兒又是喜容滿面，不禁起了驚疑，方一沉吟，小妹見母聞言，並無喜容，面色轉板，也不想自己喜極忘形，口不擇言，事情還沒說出絲毫頭緒，以爲乃母，仍不願聞父親外室所生之子，這新得的愛弟，怎好領來見面，念頭一左，祇顧愁急，尋思善處之道，更不再往下開口，還是蘭珍，聽他沒頭沒腦，語多可疑，十分驚異，見母女二人，不再開口，忍不住問道，妹妹，你那麼聰明人，怎說話沒點頭緒，你去了這一整夜，倒底有什喜事，室無外人，快點從頭明說呀，小妹聞言，猛想起所說話頭不對，心裏的事，母親如何知道，不禁好笑道，我真該死，昨晚事情，直似喜從天降，喜歡得我話都不會說了，阿娘不曉得，我昨晚遇見爹爹生前，在外面生的一個兄弟，還是乾坤八掌地行仙陶老世叔的得意門徒，年紀祇比我小兩個多月，本領却比我還好，豈不是喜事

麼，江母不等說完，便驚喜道，真有這事麼，你父昔年，常借訪友出外，一去就是三月五月，他那幾個好友，我都有數，問起來，一處未去，有人向我密報，他在外面設有側室，鬧過兩次，他始終沒說真話，你父雖服梵僧毒藥，不是不能生子，也許有子在外，祇是他行得太祕，連地方都不知曉，無從訪起，這些年來，想過便自拉倒，不料果有此事，你既相見，怎不領來見我，小妹聞言，又想起天已不早，江明尚在竹林守候，忙答明弟隨我來了，阿娘且等一等，隨喊蘭姊，快去告訴大哥，叫他去至廳房等候，少時有一小孩尋我，領他進來，他沒衣服，我找我那男裝去，隨說隨取日裏所着男裝，剛往外走，正遇虞妻早起，聽蘭珍房內丫頭去說，江老太太和新太太昨晚一夜未睡，江小姐未在房內，不知何往，新太太似有發愁神氣，虞妻原知小妹昨日之行，尚不算是有頭緒，一聽小妹夜出未歸，疑心尋賊出事，不禁大驚，恐舜民知道憂急，把丫頭數說了幾句，囑咐不許再對人說，那丫頭名喚春雲，原是虞妻貼身愛婢，十分聰明向上，蘭珍愛他伶俐，自己家務事，又欠明曉，特意要去使用，以備遇事諮詢，免有不週之處，春雲竟從上次隨往杭州的女僕口中，打探出新太太，是女中英俠，本領高強，羨慕已極，幾次背人苦求蘭珍，教他武藝，蘭珍恐招聲氣，不認自己會武，春雲偏是立志堅誠，終不死心，及至江氏母女到來，知道小妹本領，更勝蘭珍，益發心動，要想求着太太，把自己撥去服侍江母，以便伺機求學，又恐

兩位主母見怪不尤，沒奈何祇得對江氏母女，特獻慇懃，盡力服侍，以博歡心，爲異日開口地步，所以昨晚蘭珍，祇管假託夜談，命僕婢們先睡，他仍悄悄守在房外，以備夜間用茶用點，有什差遣，好顯他勤謹，小妹外出未歸，以及江母蘭珍，相對愁急，全被暗中偷看了去，小孩子性情，惟恐小妹走失，少了師父，一天明，忙去上房報信，不料却吃了一鼻子灰，虞妻持家有道，起身最早，剛梳洗完畢，正等舜民，往書房寫完兩張例字回來，好去蘭珍房內，看望江氏母女，同進早點，聞報立即趕來，見小妹正由房內走出，這才一塊石頭落地，方欲詢問，昨晚是否外出，小妹已先開口，笑喊大嫂，請房裏坐，妹子到花園取東西，有一點要緊事，辦完馬上就回來，如今昨晚的事，已然轉憂爲喜，我還有事奉託，請問蘭姊好了，說罷，不等答言，匆匆走去，虞妻覺小妹，雖比蘭珍美秀得多，因他平日，老是父仇母病，時刻在念，憂多樂少，性情又近剛烈，言笑不苟，不似蘭珍笑口常開，撫媚柔婉，總嫌他過於冷豔，不是福相，這時見他，星波明淨，玉頰春生，滿面喜容，自然流露，宛如初日芙蓉，含露臨波，容光照人，竟是相識以來，初次得見，背影又是那麼婀娜輕健，遊龍驚鴻之喻，差堪比擬，不禁看得呆了，心想這個好妹妹，生得真美，便畫兒上，也挑不出這樣人來，將來不知誰人，有此大福，娶了去呢，蘭珍聽小妹在喚大嫂，忙趕出來，見虞妻正望着小妹後影出神，笑喊姊姊怎不進來，站在門外作什，小妹才

回，江伯母和妹子三人，都未睡呢，虞妻一聽，春雲所說，果然是真，又漸引起驚疑，回顧身側無人，悄悄昨晚事情怎樣，蘭珍笑道，小妹夢想不到，會無心中，遇見他多年未見有本領的好兄弟，高興得了不得，昨晚經過，照他口氣神情來看，大約很好，此刻小妹給他兄弟，往後園門外，去送衣服，要由前門，來見老爺，叫我告訴姊姊，請老爺到前面時候，等下人回報，把他兄弟領來，拜見江伯母，別的細情，還沒顧得說，忙着就往外跑，姊姊來得正好，請到房裏少坐，便向老爺，去說一聲吧，虞妻笑道，你到會偷懶，支使姊姊，我因聽說小妹一夜未回，急得心裏亂跳，又不便喊人扶我回來，獨個兒跑到這裏，蒼苔露滑，差點沒跌一交，老爺現在書房寫字，靜等江伯母小妹，梳洗好了，派人請他，來此時候。同用點心，你不會去喊他麼，你走路，聽說比馬還快，偏支使我這無用的人，我自陪江伯母閒話，你自家到書房，去對他說吧，蘭珍笑道，好姊姊，娘姨丫頭，因小妹要出去，我已隔夜招呼，昨晚談天，今日起晏早，不喊不許進來，妹子熬了一整夜，直到這時，頭不梳臉不洗，像什樣子，怎好出去見人，這裏到書房，要由便道穿出去，一點不遠，這事不能叫丫頭去說，還是好姊姊，辛苦一趟吧，虞妻笑道，你到會說，自己丈夫，不洗臉礙什，你頭又沒亂，有什樣子，不好見他，書房祇有一個十二歲的書童伺候，老爺愛清淨，別的下人，不喊又不進去，怕的什麼，我走不動，你快去，我這裏喚人，與你們

打面湯水，同時傳話，等開點心，等你說完回來，梳洗完，正好老爺陪了客人進來多好，蘭珍笑道，我不曉得書房裏，祇一個小書童，別的男下人不會進去，既是這樣，我就去吧，說罷，含笑自去，虞妻隨進房內，見了江母，寒暄之後，便喚下人，進房服侍，春雲脚大，早由別路繞回，在後房聽信，聞呼卽至，並把別的婢媪喚來，虞妻一一安排，一會小妹趕回，說江明隨身帶有衣服，去時已然換好，現在正往前門求見去了，說時，蘭珍也自趕回，小妹這才說起，昨晚姊弟相逢經過，蘭珍驚訝道，這話果然有邊，比時我年尙幼小，不知詳情，祇知他是父親過的兄弟，從血胞裏抱來，便交給寄居我家的天姑娘喂養，那天姑娘原有丈夫，頭兩年還住我家後園以內，自從帶了我兄弟，便改住樓上，終年不下樓門一步，食用東西，是都用繩籃縋上，帶沒兩年，不知怎的，忽然痛哭了幾天，便上吊死了，天姑娘有一次病得要死，由姓馬的，將他治好，都是有的，我還奇怪，怎有姓天的人，原來他的名字，有個添字，我父親爲人嚴厲，房子又多，我由一個乳娘，一個小丫頭帶着，輕易不許到後園去，下人們都怕我父親，誰也不敢多口，不久便遭家難，雖然不甚清楚，就我所知，却與陶世老前輩之言，諸多相合，此事料無差錯了，更可喜是，那塊寶石，當義父臨危之時，再三叮嚀，此乃天材地寶，曠世奇珍，如能將他鑄成寶劍，小妹要報父仇，易如反掌，我又遭此飛災，命在旦夕，不能爲他物色異人開鑄，我死之後，可隨時

提醒小妹，務要隨時小心，隱秘行藏，否則不但仇人知道，必來加害，便被各派中能手知道，也不肯放過，定出全力，巧取強奪，我們爲此，常時想起愁煩，既恐日久洩露，寶落人手，又無處尋找良工，即便找到，外人也放心不下，難得遇見陶老前輩，這樣朋友至交，又有這大本領，從此免却許多耽心，不消兩三年功夫，便有神物利器，爲小妹報仇之需，我雖有弟，變成無弟，妹子却是無弟變成有弟，我兩姊妹，情逾骨肉，他弟卽我弟，我弟卽他弟，分什麼彼此，豈不是夢想不到的喜事麼，正談說間，春雲來報，說老爺同江少爺來了，蘭珍笑道，我祇顧說話，臉還未洗呢，我到後房，梳洗完畢，再來，小妹一把拉住道，蘭姊，怎麼出閣不幾天，就有許多做作，明弟待不一會，還要走，這又不是外人，在這裏梳洗，不是一樣，說時，舜民已領江明走進，衆人見江明，生得那般醜怪瘦小，都覺可笑，小妹忙拉他到江母面前，說道，這就是阿娘，話未說完，江明早撲地拜倒，江母行家，看出他人雖瘦小，筋骨堅實，行動矯健，知是從小受了高明傳授，功力不在小妹以下，想起去世丈夫，不禁悲傷交集，一面伸手相扶，口喊乖兒，兩眼眶早忍不住，撲簌簌落下淚來，小妹知老母想起前事傷心，也自悲苦，忍淚勸慰道，有這好一個兄弟，以後光大門庭，繼述先人之志，還難過作什麼，江母當着一屋的人，不便深說，勉強把淚止住，先命小妹代爲引見諸人，然後拉着江明的手，溫言問道，你陶老恩師，司空世叔，俱是你父

親生死患難之交，祇爲你父晚年，被梵僧的妖言所愚，誤習邪道，他二人苦勸多日，後以絕交相挾，你父口應心違，不肯聽信，才致分離，自他二人去後，你父越發鬧得不像，終於身敗名裂，死在仇人之手，以後多年，不通音信，我因你父在日，交遍天下，當世賢豪英俠，十九都有交情，死時身邊還隨有些日夕相聚的朋友，都怕仇敵利害，僅僅內中有一個姓秦的，嘴上能說，才保得全屍回轉，餘人竟是坐觀成敗，無一出手，死後多年，平日那多好友，除何異世叔外，竟沒聽說，有一人爲他報仇的，我還當他二人，看出你父，倒行逆施，事體將敗，借着強勸絕交，以便全身遠害呢，今早你姊姊回來說起，才知他二人，都是各具深心，不肯驟然下手，原有許多難處，我兒能得這等高人爲師，真乃莫大福氣，你父武功，幼得異人傳授，獨創一家，比時你姊尚幼，生平不肯收徒，祇我得了他一點真傳，我因當年驟遭大變，母女二人，顛沛流離，悲憤冤苦，曾於一夜之間，將頭髮急成半白，因此得了心痛之疾，又在棺中詐死悶臥，受了濕氣，百病叢生，時發時愈，幸蒙你虞家兄嫂，仗義周濟，買來貴藥，得以全活，如今又令寄居此間，視若一家，百般優禮厚待，處境舒適，用不着再和從先一樣，江邊打魚，衝冒風濤，也許還能多活幾年，你恩師知我細底，他命你以後從師省母，往來於黃山永康兩地，必是想我傳授你父心法，助你進益，見時可對他說，盛意我極心感，所說的話，無不遵辦，祇我尙想見他和曉星一面。

客居不便延賓，他也未必肯來這裏，可請定一地點，今晚我母女自去尋他好了，舜民最仰慕這類英俠隱逸之士，聞言忙插口道，陶老前輩，世外高人，平日要想見他，自是極難，且喜伯母在此，司空老先生，也正下榻家兄後園，地甚清靜，如因舍間駕臨不便，何防約他，同往家兄那裏，到時隨請伯母，同往相晤，使小姪乘此機緣，拜識一番，領點教益，豈不是好，江母心料陶元曜，不比曉星，與堯民是生死患難之交，未必肯來，但不好意思拒絕舜民盛意，便對江明道，這樣也好，你向師父致意，說虞氏昆仲，人極正直風雅，樂善好義，對他甚是仰望，亟欲一晤，後園幽靜，並無外人，曉星住已多日，如能在_此相見最好，主人情意殷殷，休要姑負，你師在此，不會久停，你也急於覆命，吃完早點，可速前去尋他，等定規了見面地點，看是如何，再作打算，舜民夫妻二人同聲說道，明弟新來，與伯母小妹，骨肉相逢，話還沒說幾句，怎便叫走，江母道，小孩此來，那能便放他走，自然要多聚些日，不過此時他師父，定還有好些話要吩咐，以後往來兩地，相聚日長，還是把正事辦完，再聚爲是，虞妻道，那麼至少也讓江弟多坐一會，吃完早飯再去吧，小妹道，舍弟此後，不免常時厚擾，也不在此一時，陶世叔行期甚速，再說家母和蘭姊，都沒有睡，與其熬着精神相聚，還不如任他先走，等我們吃完早點，補上一覺，明弟也快回來了，舜民夫妻，祇可罷了，江明雖然心喜骨肉重逢，又得了小妹這樣英俠賢孝姊

姊，一面仍懸念着，與黑摩勒相見，又因師父昨晚，雖有兩地往來之言，並未說明，可以在此暫住，惟恐帶回山去，不知何時，方能再來，正在憂疑不定，聞言知道師父叫走，母姊也不放行，甚是高興，巴巴得早些回去，見師覆命之後，好去尋找黑摩勒會面，當即垂手應諾，舜民又和他談了一陣黃山風景，蘭珍也梳洗完畢，下人端上早點，江明自幼生長黃山，日以黃精野菜，山果粗糧爲食，後隨師父下山，吃了些尋常食物，已覺美味，幾曾見過這樣精美點心，再加熬夜之後，腹內空虛，吃得非常踴躍，小妹心疼愛弟，知道富貴人家，吃東西細緻，一天點心，有好幾道，數量却不甚多，見他吃得香甜，連照例多做的兩份，都快吃完，忙把自己一碗蓮心湯，和一碟燙麵餃，移將過去，笑道，明弟，想必餓了，我這裏還有一份，才吃了一點蓮心，今早格外高興，反吃不下了，一總照顧你吧，如還不夠，還有稀飯呢，祇是大哥和你，情如骨肉，想吃就要，無庸客氣，以後如有外客在坐，却要放斯文些呀，虞妻早已想到，江氏母女，和蘭珍，食量較大，從昨日起，便命廚子，一切多加預備，以防客人喜吃，隨時好添，適才聽說江明一會就走，除點心吩咐多做外，暗中又命春雲，告知廚司，加做了一樣湯麵，還未送到，見小妹推食與弟，忙攔道，小妹你吃你的，還有好些湯麵呢，小妹道，那我吃麵好了，明弟吃完要走，讓他先吃吧，蘭珍抿口笑道，就這點，他也不夠呀，這燙麵餃，做得特別好，你和明弟，分着吃吧，江

明嚙着一張醜嘴，笑道，姊姊，這燙麵餃，真好極了，祇是小些，再大一點，就好了，這甜湯也好吃，我等吃麵，你先吃吧，小妹撿起一個，入口一嘗，果然鮮腴細嫩，味美非常，便問是什餡子，這樣好吃，虞妻道，其實這是尋常點心，不過豬肉，筍丁，香蕈，蝦仁泥，四樣和成，廚子拌和得法罷了，那湯麵到還不錯，適才叫廚子再添一樣，他說湯已隔夜吊好，祇有這個快些，做麵以前，先用鷄鴨，隔鍋吊湯，撇去浮油，再用頂上口蘑，和瘦金腿腰峯布包吊浸在內，文火煨上些時，將渣棄去備用，借那火腿鹹味，不用點鹽，那麵也與外間不一樣，用雞蛋清和，不加滴水，趕得極薄，切成分許寬，四寸長條，先放滾水內，煮個半生，再放原湯煮熟，好使湯味，浸入麵裏，湯仍是清的，吃時另備四個小碟，看是一碗清湯麵，廚子却要費不少事，我夫妻並非省錢，因要糟塌不少東西，如是待客，也還可說，一個點心，何苦暴殄天物，輕易不叫他們做，本為伯母備中點用的，如吃得好，反正這次湯吊得多，再做祇消和麵，午後點心，仍吃這個好了，說時，春雲已用朱紅漆托盤，端進四個涼碟，放在八仙桌，撤出殘點，換過碗筷，另有小大姐，端進來一大碟鼓子湯麵，放在當中，虞妻蘭珍，分別忙用空碗，代江氏母子，將麵挑好，小妹見那冷盤，一是涼拌新笋，一是自製油菌，一是自製瓜鬆，一是白淡油鷄脯，雪白細磁鼓子裏，盛着淡紫色的清湯，麵是又白又細，一根是一根，鬆鬆的，溷在湯裏，還沒到嘴，便聞着

一盤子口蘑火腿交的香味，全沒有一點油膩，到口却是滑爽香腴，味美無比，正向江母誇好，江明已然一碗下肚，還吃了不少的菜，虞妻蘭珍，均都搶着給他挑麵，舀湯，小妹微笑道，明弟，這麵真好吃吧，莫說你初次出山，連我還是頭一回，吃到這樣好東西呢，江明噙着醜嘴笑道，大哥大嫂這裏，真好，將來我祇要能常做這些東西，與娘和姊姊同吃，就好了，不過地方，須在山裏，好與師父一齊，那地方也比這裏好些，江母嘆道，聽說仇人佔了我家，一切都和你父在日一樣，祇要你姊弟報得父仇，奪回家業，當年廚子，想還尚在，祇沒大哥這裏講究罷了，要說芙蓉坪故居，地雖沒黃山大，那裏風物，還不亞於天都始信之勝呢，江明先就盤問小妹，仇人姓名，和本身真姓，親父是誰，與舊日家鄉何在，小妹祇是緘口不言，一聽提起芙蓉坪，立即想起，在天門島時，好似聽師父和老三，也曾說過，立時勾起報仇心事，忙即追問，阿娘，芙蓉坪現在何處，小妹看了江母一眼，江母自知失言，便嘆道，這事早晚，必對你說，不過還不到時候，對你說了，無益有害，以後你往來兩地，祇可說作姓江，乃蕭隱君門下，新收弟子，別話休說，如不聽我言，便不孝了，江明急道，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娘不肯說，姊姊不肯明說，師父更連問都不許，一個人生在世上，連自己的真姓，和父母的姓名，都不知道，有什麼意思，真急死人，到底何年何月，才對我說實話呢，江母見他放碗不吃，滿臉俱是憤悲激烈之容，便慰

解他道，聽說我兒，在山中也常讀書，如何還這等暴性，可知子胥逃吳乞食，終於覆楚，勾賤臥薪嘗膽，遂致治吳麼，此時正是你兩姊弟，忍辱負重，增益其所不能，以待將來一舉復仇之際，如若不問輕重，徒仗血氣之勇，冒然行事，憑你二人，此時本領，決非仇人對手，倘有失閃，不特仇報不成，飲恨終古，我家祇此一線，也由此而斬，娘老無所依，還提不到，豈非大不孝麼，江明道，我也不說就去尋找仇人，不過藏在心裏知道，又不洩露於外，怎麼說不得呢，江母故意作色道，我兒讀書，應知明理，怎不聽娘話呢，此時不尋仇人，問他何用，如尋仇人，無異送死，年青人血氣方剛，口頭不穩，稍洩機密，便成大錯，那能說呢，我兒想知此事，祇等你恩師，將寶石取去，鑄成兵刃，有了尅敵制勝之具，便娘不說，你師父也會對你說的，這麵還有不少，大哥大嫂這裏，無庸客氣，儘量吃飽，快走，早去早回，趕來吃夜飯吧，如有閒空，也補上一覺，雖說年青人，不怕熬，終是睡足的好，江明想起父仇，心中悲憤已極，那裏還能多嚙，恐被衆人看破，便把剩的半碗，兩口吃完，站起說道，我已吃飽，謝謝大哥大嫂，叫人領我出去，我要走了，舜民見他天真豪爽，又是高人弟子，甚是敬愛，知是卽回，不再強留，便說道，我送明弟去吧，我已招呼門上，再來時，逕入後園，無庸等下人們通報了，見着令師，和令師叔，務必代爲致意，老伯母和令姊們，還要歇息，我尋家兄，託他再向令師叔，代向令師致意，想必

不致見拒吧，說罷，江明便向江母衆人辭別，由舜民送了出去，江明去後，舜民自去尋找堯民代約曉星陶何三人一聚不提，江明走後，虞妻蘭珍，便請江氏母女安歇，小妹道，我少時還要往白雁峯，何世叔家去呢，蘭珍道，我聽義父說過，那七指神偷，皮氣古怪，不是什麼好相與，小妹此時，已有陶和司空兩位老前輩相助，這等人不與他打交道也好，小妹笑道，這到說得好，一旦做了官家太太，連江湖上過節，都全忘了，休說何世叔，一番好心，此行必有用意，便是外人，我們答應了他，怎好不去呢，個把夜不睡，算得什麼，虞妻道，那麼你要去，也等吃了午飯，此時不過辰刻，少睡一會，也有時候，飯後再走，正好，小妹道，何世叔要叫妹子做菜請客，晚去如何來得及，江母道，聞說何世叔，家庖甚是精美，這祇是一種假門頭，去到那裏，他給你備好，不過叫你應個名兒，當真要你親手下廚房去做麼，大嫂再三留你，飯後走，也無妨呢，小妹道，我昨日來去匆匆，連世孀都未請見，今日再去得忙，成什禮數，況且何世叔，昨晚和我細說，想必還有一番囑咐，早去的好，娘和蘭姊先睡吧，昨日的馬，不知何家，送還這裏沒有，我仍男裝去，大嫂派人去問一聲，如未送來，再借一匹快馬，有麼，虞妻應諾，正要喚人往堯民家中去問，春雲入報，說大老爺接了白雁峯何家來信，說司空老爺，也在那裏，並送還一匹馬，說請這裏江大少爺，速騎此馬前往，門上因見老爺，剛把江少爺送走，正回報他，恰巧老爺出門

撞見，說江少爺少時還回來，也許要用此馬，囑咐牽往後園門外，繫在樹上等候，老爺本要回來自說，走到穿堂，遇見春雲，叫與大小姐，說一聲，小妹聞言喜道，司一世叔，既知此事，必關重要無疑，來信明是催我速往，決非明弟，所以說江大少爺，否則明弟要什麼騎，事不宜遲，就此去吧，虞妻便請江母和蘭珍安歇，自送小妹，換了男裝，遣走園丁，親帶春雲送出，叮囑早回，看小妹上馬，經過竹林，自回料理家務去訖，小妹上馬，繞出前街，仍擇山僻小路，往白雁峯馳去，快馬熟路，無什耽擱，自然更快，不消多時，到了白雁峯前，眼看溪橋在望，正要放馬趕去，忽見路側樹林內，閃出二人，攔住馬問道，尊客可是江少爺麼，家主人命我在此迎接，說少爺到時，休走前門，請由後園門進去，家小主人，和少奶奶，在那裏相候，有話說哩，小妹一聽，知有原故，下馬答道，既然這樣，好在不遠，那我這馬也不必騎，就煩引路，走了去吧，二人答道，這樣更好，便分一人，將馬往來路上牽去，另一人引了小妹，由村外繞行，過了另一溪橋，又行一箭多地，穿出樹林，方是何家後園，那地方正當白雁峯下，到處山石嶙峋，黛色參天，甚是幽靜，小妹正在暗算，忽聽前面，有一女子口音，說道，這就是麼，我接他去，抬頭一看，聲隨人到，緊跟着由前面繞過竹林內，飛步走來，一個長身玉立容貌英秀的布衣少婦，走近身前，先立定脚，向小妹仔細看了一眼，引小妹同來的人，剛說得這便是我家的，底下

少字，不曾出口，少婦已滿面春風，搶上去，一把拉住小妹的手，首先說道，你就是江家阿妹麼，想了我一夜一天了，快快裏面去吧，你的菜蔬，我都代你做好了，說時少婦身旁，又趕來一個英俊少年，向小妹躬手道，愚兄何璟，這是內人，家母現在後園相候，世妹請園裏坐吧，說時，把手一擺，引路人便自退去，小妹知是何異子媳二人，忙喊世哥世嫂，爲禮稱謝，何璟之妻姜氏，原是將門之女，昨日傍晚，因聽翁姑說起，小妹賢孝英俠，仰慕已極，渴欲相晤，及見小妹生得那麼美秀，越發喜愛，一面寒暄，並肩攜手，同往園內走進，贊不絕口，小妹反被他說得不好意思，沒法還口，進門以後，小妹見那花園，就着原有山石林泉，佈置而成，雖沒虞家花園，房舍精美，陳設華麗，而形勝天然，別有一種幽趣，暗忖常聽娘說，芙蓉坪故園，經阿爹四十多年，慘淡經營，幾乎把整座山林，包在園內，所有景物，都經名手籌計，各有妙處，這些年來，又經仇人，加意修繕，想必比這兩園，還好得多，祇不知能否在這三年內，報了父仇，奉母還鄉，使老母略享晚年之福呢，正尋思間，姜氏已領小妹走到一所，四面修竹環繞的精舍以內，何璟搶先入報，何異之妻劉氏，早在裏面相候，聞報便接了出來，小妹口稱世嬪，忙卽下拜，劉氏一把拉住他道，賢姪女遠來不易，自家人，何須如此禮數，請到裏面坐談吧，姜氏也從旁代勸道，這裏也不是行禮所在，進房裏去，再說吧，小妹祇得住了，隨至裏面，重又拜謝。

並說昨日來去匆匆，因世叔催行，未得與世孀世哥世嫂請安，還請諒，隨着又向何璟夫妻行禮，姜氏笑道，聞得妹妹巾幗英雄，人極豪爽，怎會有這許多禮數，小妹道，長輩世交，理應如此，妹子命生不辰，幼遭孤露，避仇流亡，奉母荒江，原是無法，多蒙謬獎，已是慚愧，巾幗英雄，更當不起，嫂嫂家傳絕藝，學有淵源，異日少不得還望多多指教呢，姜氏笑道，對對，不知誰能教誰，且等過日再看吧，反正不許藏私就是，說時見何璟在側未去，又回眸佯噴道，阿爹老早，就望江家妹妹早來，你也不說一聲去，等在這裏作什，何璟笑道，我是想聽世妹還有什話說沒有，聽完再去，姜氏道，你這人怎這樣笨，阿爹和錢伯伯在一起，你又能調開來說，不過暗中打個招呼，就妹妹有什話說，你也沒法帶去，還不快走，何璟笑應去，小妹細看姜氏，星眸流動，鳳目含威，生相言動，雖然明艷俊爽，但是當着婆婆，和初次見面的外人，隨便呼叱丈夫，毫無顧忌，似乎少差，神采也過於飛揚，比起蘭珍靜婉端淑，大不相同，心方動念，姜氏隨把乃翁之意說出，小妹一聽，原是何異昨晚陪同七指神偷葛鷹，回轉白雁峯時，中途黑摩勒，惦記和曉星江明等人相見，便說自己要回取衣物，還要補睡，葛鷹本知他有人指使，此去分明覆命，便笑道，小鬼頭，少在我面前掉搶花，我因沒有傳人，愛你資質，起意收你爲徒，你說現在沒有師父，祇要是真，我不問你以前來歷，和你身後人那是誰，你向那人覆命，原本應該，

也不攔你，此時沒有正式拜師受我規條，便此去不回，也是無礙，可是異日拜師受教之後，却錯不得一點規條，如因見我什事隨便，欺心犯上，或是犯家規，你這條小命，就活不成了，叫你那人，定是你的尊長，去時可和他商量，拜我爲師，值與不值，不值便罷，決不勉強，從此無須見我，如值的話，有未了事，祇辦完再來，並不限定今日要回，好在我還在何家，盤桓幾天，何日均可，要是有心戲侮，莫要怪我心辣手狠，葛鷹貌帶獷惡，這一正色說話，兩隻鷄眼，灼灼放光，瞪合之間，威芒四射，迥非初見時，嘻嘻哈哈，隨便神氣，適才驚走敵人時，黑摩勒已看此老真實本領，心中已起了敬慕，見狀不禁凜然，忙也改容，恭身答道，一日爲師，終身爲父，弟子已然誠敬拜師，怎敢欺心犯上，但我師叔，從來不願人知，不則今晚早已出場，弟子所爲，並非受他指使，不過事情，他是知道，既拜你老人家爲師，理應向他明言，才是正理，他素說師父本領高強，一定心喜，此外弟子還要尋一新交好友，少不得有多半日耽擱，師父不問我以來歷，免得弟子隱瞞不好，說又不便，再好沒有，弟子至遲不過今晚，必定回轉了，說罷拜辭而去，葛鷹聞言甚喜，笑對何異道，這小鬼頭，真個聰明，膽子更大得出奇，你看他回倨後恭，立時改樣，多麼心靈，不是我吹，如經我再加傳授，小輩中恐尋不出幾個呢，何異自免不了奉承幾句，抵家以後，便託辭進內，喊來何環，寫一紙柬，命將昨馬送回，請棄民代尋小

妹，防他託辭不來，還說曉星在此，其實何異，深知小妹仇人，與葛鷹昔年頗是交好，終因二人意志不投，語言失和，葛鷹拂袖而去，已有多年，不曾來往，可是那仇人，仍想拉他一齊，屢次命人往訪，道歉邀約，也不知葛鷹，是否成心不見來人，或是外出相左，俱未遇上，小妹此時乘機待以前輩之禮，給他一個整面，異日不但少却一個強敵，弄巧還有許多借助之處，黑摩勒又拜他爲師，就此結納，下一閒着，再好沒有，便乘葛鷹好酒口饑，這一點短處，假說小妹，烹調精美，因敬仰他的本領爲人，要親自下廚操作，借何家客館，恭恭敬敬，款待他一頓，一面命人去喚小妹，暗囑何妻，指點廚司，拋去陳套，照家常做法，備下十來樣菜，再把自家最拿手名貴的菜，添配兩樣，不重形式，務求味美，作爲小妹親製敬客，並命人出村迎接，小妹到時，改由後園門走進，由何妻把話教好，告以機宜，聽請再出相見，吩咐停當，然後自出陪客，到了前面一看，葛鷹已酒氣薰薰，倒臥客榻之上，何異也是一夜未睡，暗囑二童守侍，客人一醒，立即來報，自往別屋，睡了一會，醒來天已傍午，去看葛鷹，尙還未醒，便在旁坐，觀書守候，小妹未到以前，已命人入內，問過兩次了，小妹聽何氏婆媳，說完一事，便笑問道，世叔如此關切，感激萬分，既催早來，敢莫是要姪女承名，做干飯麼，姜氏笑道，那位賊伯伯，原知妹妹家不在此，又是一夜未睡走的，如做午宴，到不像了，你不知道，阿爺平時不顯，祇一遇上點

事，便是星飛火急，適才兩次命人入問，乃是見妹妹昨晚詞色，略帶遲疑，怕你看不起賊伯伯，萬一不來，豈非弄巧成拙，早知不來，好再專人催請，告以利害，說不定還是派我去接呢，此時賊伯伯剛醒，因不知妹妹何時才到，裏面午飯已開，祇我夫妻，算計妹妹必來，恐無人陪，特意先吃點點心，等妹妹來了，一同吃呢，果然被我算準，等你世哥回來就吃吧，隨說隨喚使女，傳話廚房，準備開飯，小妹未及開口道謝，姜氏又插口搶說道，好在妹妹請客的菜，早已備齊，時候還早，阿娘快睡午覺，樂得我兩姊妹，清清靜靜，多談一會，以後你如看得起我，務必常來呀，小妹笑答，以後自然要常來請安討教的，祇是世伯世嬸世嫂，這般厚待，太不敢當了，姜氏妙目一轉，似嗔非嗔的笑道，妹妹，我這人素來爽直性情，阿娘都知道，要是我欽佩喜歡的，他不理我，我偏要和他好，尋常人想我多和他說句話，都不行，討厭的，更不必說了，客氣的事，我是弄不來的，妹妹再要拿外人待我，一說話就有許多的客氣，我就不快活了，小妹幼遭孤露，母氏出身大家，從小規教頗嚴，祇管風塵寄跡，流轉江湖，對外雖然脫略形跡，落落大方，毫無尋常兒女的俗態，但到父執世交家中，室有長輩，應對禮節，自然仍守故家法度，姜氏那麼毫放不羈之狀，怎能相與同流，聞言起立，含笑答道，世嫂這等錯愛，妹子怎敢自己見外，不過情發於中，不由自己，既然世嫂不願妹子說出，以後銘諸於心，不再言謝好了，口裏說着話，

眼望何妻劉氏，對自己點了點頭，彷彿口角微動，看了姜氏一眼，又復止住，神氣是知道姜氏這樣脫略，乃姑心中也有一點不滿，方自暗笑，姜氏尙未覺查，隨手拍了小妹肩頭一下，笑道，算了算了，剛說不客氣，你這銘之於心，不更客氣麼，我沒法再說，肚皮有點發空，開飯罷，不等你世哥了，一言甫畢，何環已掀簾而入，姜氏笑問，你把暗號，遞到了麼，阿爹和賊伯伯，說什沒有，何環道，爹爹正和葛老先生賭酒呢，我陪了幾杯，裝閒話提起世妹，菜做得真好，葛老先生，當時便要嚐嚐味道，爹爹叫隨便拿兩樣去，我借因頭出來，恐葛老先生，住長了，廚司務不留心，做出與世妹同樣的菜，知道糟烘鷄，和風鴨腰，一個非娘和你隔夜自配作料，廚司務做不來，風鴨腰的數目不多，祇留供我爹一人下酒，一年難得待一次客，已吩咐廚房，把昨晚兩隻浸好作料的肥鴨和糟泥，取一隻先烘出去，給他享受了，劉氏笑道，這老頭子，真好口福，這兩樣菜，雖不值錢，他却沒處吃呢，我去睡一午覺再來，你夫妻陪了世妹吃飯，等我起來，再同去廚房，轉上一回，就沒事了，小妹恭謝，送出以後，跟着開飯，姜氏對於小妹，慇懃已極，飯後無事，姜氏又堅邀小妹過手，小妹推辭不掉，祇得勉強和他對敵，先比拳法，意存客氣，自然不肯全數施展，姜氏本領，雖出家傳，因是從小嬌慣，極爲自負，見小妹本領，和自己差不多，口說小妹客氣，不肯施展，心却高興，正在得意，喜形於色，畢竟旁觀者清，小妹一上場，何

環已聽父親說過他的來歷，和各家的傳授，早就留心，見他出手，雖似和愛妻不相上下，但是一方是極力討俏，打點起全付精神迎敵，一方却是氣定神閒，手眼身法步，無不從容，有時做出進攻神氣，暗賣破綻，讓對方略佔上風，最難是處處相讓，却犯假事，做得逼真，不由臨場人不相信他，便是自己如非胸有成見，逐處留心觀查，也看不出。

還珠樓主：大俠狄龍子	一	冊
還珠樓主：蜀山劍俠傳	五	冊
還珠樓主：青城十九俠	二	冊
還珠樓主：蠻荒俠隱	十	冊
還珠樓主：雲海爭奇記	五	冊
還珠樓主：邊塞英雄譜	一	冊
還珠樓主：冷魂峪	二	冊
還珠樓主：峨嵋七矮	三	冊
還珠樓主：柳湖俠隱	六	冊
還珠樓主：武當異人傳	一	冊
還珠樓主：黑孩兒	三	冊
還珠樓主：青門十四俠	三	冊
還珠樓主：虎爪山王	一	冊
還珠樓主：俠丐木尊者	一	冊

正氣書局出版

民國三十七年九月版

武俠長篇 雲海爭奇記 第四集

基本定價金圓

著者 還珠樓主
出版者 正氣書局

發行者 正氣書局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電報掛號 國內五三〇〇六六 國外 CHENCHIBCO

特約發行地址
 常州青年書店 蕪湖環球書局
 廣州興華書局 天津正心書局
 長沙興華書局 杭州武林書局
 開封明善書局 漢口青黎書局
 徐州新新書局
 紐約特約所 71 MOTT STREET, NEW YORK 13, N. Y.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版

定價

還珠樓主著

正氣書局印行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翻
印
必
究

版
權
所
有

109/8-30